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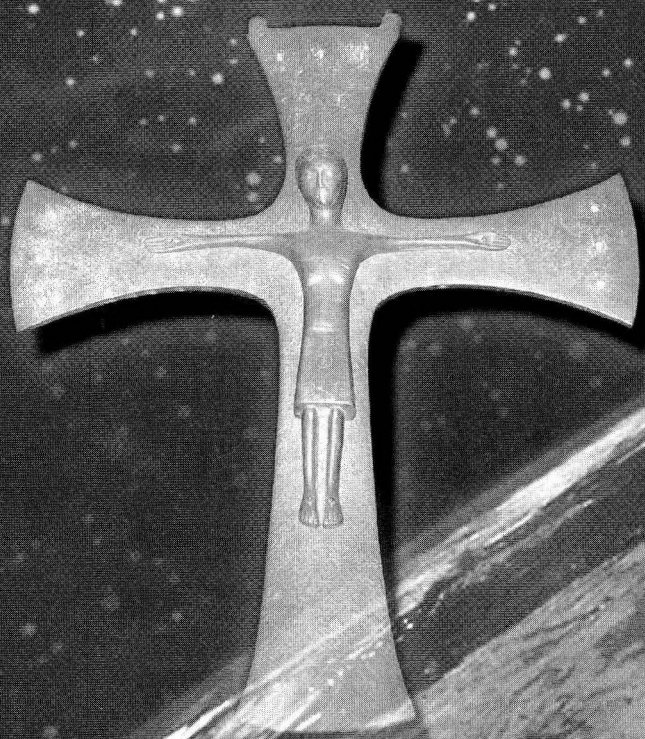
# 靈修發展中的 關鍵性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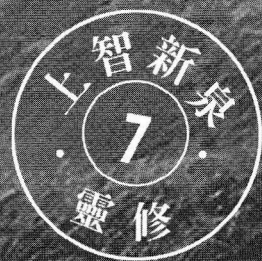
多默·基廷 著



# 靈修發展中的 關鍵性危機



多默·基廷 著  
上智新泉編輯小組  
上智出版社



Spring of Wisdom 7

# **Crisis of Faith, Crisis of Love**

*Thomas Keating*

Translated by

*Spring of Wisdom*

Copyright©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15 East 26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0, U.S.A

**Wisdom Press (Daughters of St. Paul)**

本書獻給所有

在靈修生活中起步的朋友  
修會中的初學生  
及  
社會上的平信徒

祝福你們平安渡過  
信德及愛德的雙重關鍵性危機  
成爲耶穌基督真正的門徒

# 「上智新泉叢書」序

「上智新泉叢書」是一群基督平信徒的合作成果，本編輯小組願意編纂這些成果，作為台灣教會邁向廿一世紀的里程碑。

平信徒是基督宗教一大寶藏，而真實的教會應是以平信徒為主體。目前平信徒當中不乏學有專精，在各行各業都有相當表現的人才。更難得的是，他們都有為主作見證、為教會奉獻的心意。平信徒這種心意履行了「普通司祭職」的使命。

是故，本編輯小組希望結合上述這些志同道合的平信徒，推動下列事工：

## 一、呈現本地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各種真實面貌

呈現本地基督徒或靈修見證，或在社會服務，或在神學研究等各種不同面貌，作為本地教會反省與改進的基礎。

## 二、促使基督信仰的本地化、生活化得以具體落實

基督信仰必須要與真實的生活結合，才能給廿一世紀的台灣注入福音的真精神。

## 三、培育以文字等方式為基督作見證的平信徒人才

文字等事工是基督信仰傳播的重要媒介，因此我們需要培養更多可以透過文字、音樂、影像等媒介，為主作見證的平信徒。

#### 四、促使「上智新泉叢書編輯基金」之籌募與運作

爲促進前述目的，尤其是培育人才，與出版福傳出版品，籌募相關的基金，並妥善運作，亦有所必要。

本編輯小組亦感謝上智出版社的慷慨協助，倘若沒有她們的熱心幫忙，我們的理念或許會胎死腹中。上智出版社的支持深深表達了「教會一家」的理念，對平信徒的事工也是極大的鼓舞。

我們也感謝您們的支持，也因爲您們，我們得以存在與發展。不過，本編輯小組更希望的是，我們不只是在心靈相遇，更可以「攜手同工」，爲前述目的而努力。

「上智新泉叢書」編輯小組 敬誌

#### 上智新泉叢書目錄

書名	作(譯)者
1 看，這個人—基督論文集	黃懷秋
2 跟隨耶穌：十架苦路聖經誦禱	新泉編輯小組
3 伴你讀「保祿」	黃懷秋
4 赤子心·孺慕情：小德蘭的福傳靈修	曾慶導著；萬致華譯
5 雅琴的故事：從受性侵害到度奉獻生活	惠蘭 口述；盧德 編寫
6 聖山沙漠之夜：隱修導師談耶穌禱文	盧德 編譯
7 靈修發展中的關鍵性危機	多默基廷 著；新泉小組 譯

# 目 錄

viii 編者的話

xi 原著者序

## 第壹部分 信德的關鍵性危機

3 發展與基督的新關係

8 加深交付的層次

14 缺乏天主臨在的感受

19 信德的淨化

24 耶穌的沉默

28 等待的時間

33 拉匝祿

39 瑪爾大與瑪利亞

42 信德關鍵性危機的目的

## **第貳部分 愛德的關鍵性危機**

- 49 偉大的信德推動偉大的愛德
- 54 靈性成長
- 59 靈性的感官
- 64 從望德到愛德的動向
- 69 寡婦的小錢幣
- 72 寡婦小錢幣的賞報
- 77 愛德危機的圓滿
- 83 若望：更大恩寵的象徵
- 89 拉匝祿：基督徒覺醒的標記

## **第參部分 門徒的塑成**

- 101 伯多祿：一位門徒的培訓過程



## 編者的話

從基督紀元第廿世紀中葉以來，「歸心祈禱」便成爲相當受歡迎的一種默觀祈禱。本書作者多默·基廷（Thomas Keating）神父是這個靈修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他是美籍熙篤會會士，曾任美東麻薩諸塞州 Spencer 地方的聖若瑟隱修院院長，後來轉往美國中西部科羅多拉州的 Snowmass 地方創建新的聖本篤隱修院，在那裡推廣這種默觀祈禱運動的核心組織。

基廷神父很有帶退省避靜的神恩。本書是他講解靈修生活必有進程的佳作。他不用傳統「煉路、明路、合路」的說法，卻說靈修生活若想達到高峰，必須突破「信德」及「愛德」兩重關鍵性的危機。換句話說，要先將自己原先有的人生經驗完全顛覆，以致失去原先賴以生存的全部安全感，這才能真正做到放棄一切，這才有可能踏踏實實地跟隨耶穌，與祂一塊走十字苦路，成爲祂的真實門徒。耶穌自己就是如此，祂曾很嚴肅地對門徒們說：

「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巢，但是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瑪八 20）

編者曾在 1980 年代初期，晉鐸前夕的一次退省避靜中，有幸讀了本書英文本的第二修訂版，並以本書的觀念作爲默想題材，這對筆者日後的修會生活及鐸職服事多所助益。

去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上，編者得知書源兄正在試譯本書英文本的第三修訂版。當下就立即向他約稿，準備編入「上智新泉叢書」第七號。現今教會鼓勵每一位平信徒，都能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及工作崗位上成為基督真實的門徒。當然，本書對決心度奉獻生活的男女會士，在觀念的革新上的確會有助益。但是，編者更盼望的是，能有更多願成為真實基督門徒的平信徒教友受到本書的啟發。

當今台灣各大修會陸陸續續都成立了自己的「第三會」，或稱「在俗○○會」。以依納爵靈修傳統為依歸的神父及修女們，也風行為平信徒帶領「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編者希望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對這股培訓平信徒成為基督真實門徒的風潮，能夠有所貢獻。

書源兄終於送來了譯稿，筆者流覽一遍，發現第三修訂版確實比第二修訂版精彩多了，對福音故事中人物心理的描寫更能直透人心。尤其最後一部分裡的伯多祿，他逐步成為真實門徒的心理轉折過程，寫得真是淋漓盡致，讓人拍案叫絕！編者在某種機緣促成下，今年試著與盧德姊妹在宗教系合開宗教心理學課程，若可能真想讓課堂中的基督徒同學們有機會讀讀本書，嘗試體會基督真實門徒皈依的心理因素。

書源兄的譯文在「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上，「忠於原文」的程度極強。尤其每一字、每一句都緊緊扣住英文的語法亦步亦趨，以致不太懂英文的中文讀者無法很快掌握作者想表達的精髓。「信」確實是夠「忠於原作者的本意」了；但要說到「達」與「雅」，就似乎缺了些什麼，並沒有把作者在描寫各場景時的思緒、情感，甚至幽默直接表達出來，這些對帶避靜的神師來說，是與做避靜的靈修者互動時最不可缺的要素了。

編者正苦思該如何潤飾譯文，適逢交往多年的靜怡修女來訪進行靈修談話，交談間她問及何謂「歸心祈禱」。跟她談了一些當代的默觀祈禱運動，並介紹幾本有關的書籍給她自行閱讀，同時也聊到了基廷神父，以及本書。既然有了中譯稿，她也有興趣先睹為快，一讀竟讀上了癮。編者打鐵趁熱，立即託她一邊繼續讀下去，一邊幫忙潤稿。靜怡修女是外文研究所畢業的文學碩士，中文底子還不錯，也曾經為我們翻譯過一些靈修作品，是天主派遣來擔任本譯文潤稿的最佳人選。

如今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靜怡修女潤飾的成果，不只文字精簡了（定稿較原譯文少了十多頁），而且書中的人物都活了起來。讀起來真像面對一位優秀的帶避靜神師，思路充滿智慧、語氣含有感情，時而透顯幽默、時而娓娓說理，讓人在與他互動時有笑、有淚，也有內心真正的悸動。

書源兄與靜怡修女為本譯本付出的心力相當令編者感動。現在編輯已近尾聲，希望付梓出版後會受到讀者喜歡。

## 原著者序

這是 *Crisis of Faith* 一書的再版，其實與首版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有很小一部分做了改變，為的是要把焦點更顯著地放在靈修發展的進程上而已，就像福音裡的安排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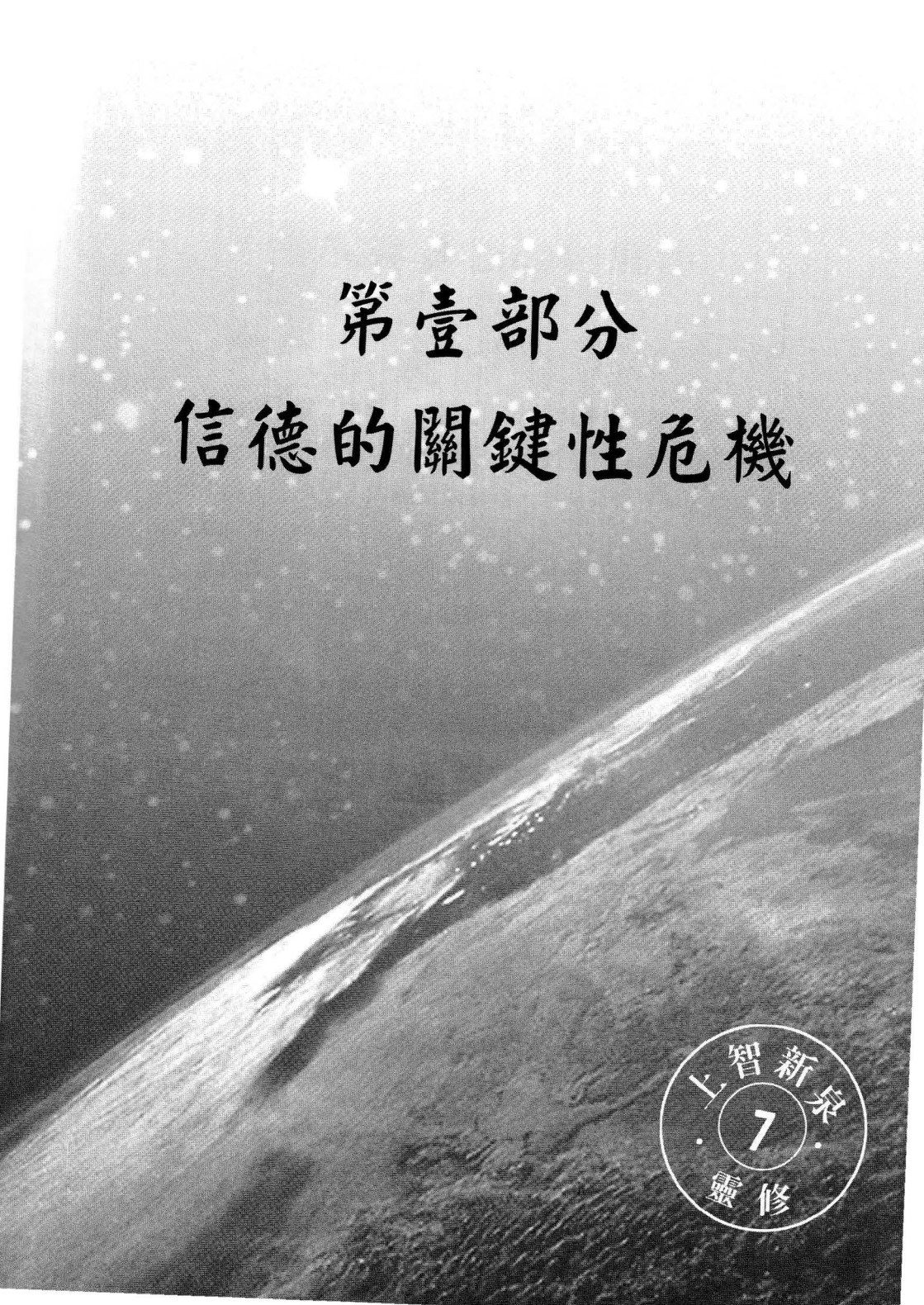
在我別的著作中，已經試著以現代的語言呈現幾個靈修旅程的典範；我也試著從心理學與人學發展的訓練過程，汲取並挖掘我們這時代基督徒默觀傳統的豐富性。這樣的傳統源自福音，並且此處所謂的旅程亦是主耶穌自己精心安排的。基督徒默觀傳統的豐富性，來自於數世紀以來按福音精神而生活的人們，默觀生活的傳統也因他們的洞見與楷模而更形豐富。

基督徒塑型轉化的過程，在此以「信德的關鍵性危機」與「愛德的關鍵性危機」來討論，這是根據後世的神秘作家，特別以聖十字若望作品《心靈的黑夜》作理論基礎。總體來說，雖然文字與圖像概念不同於《心靈的黑夜》，這是為強調一些特別的洞見或觀點，但是心靈轉化的進程大體上是一致的。

聖經經文的詮釋就好似猶太傳統的 *Midrash* 一樣，是無盡的；而聖經裡「靈修感」( *spiritual sense* ) 的概念，一再地被教父們使用，以便能有效地詮釋靈性成長的不同階段。我認為，一旦我們聆聽天主聖言的能力，因聖經誦禱 ( *Lectio Divina* ) 或默觀祈禱的習慣而強化時，這種說故事的傳統，就可以用來勾

勒出我們靈性旅程在福音地圖裡的位置。因為它在福音的場景中向我們顯示出靈性塑型轉化的進程。

多默·基廷



第壹部分  
信德的關鍵性危機



## 發展與基督的新關係

五旬節（聖神降臨節）是靈性成熟的慶節。對於這個節日，極少人能夠真正欣賞它及認識它。我們先要具備神學和禮儀方面的知識，並以個人的經驗做基礎，才能體會五旬節為靈性成長的意義。

靈性成長與人類生命的一般成長相似，如同每一個人從青少年期進入成年期時，都要通過一個關鍵性的危機。當一個孩子要轉變成青少年時，會有一些不尋常的改變；當他們轉入成年期時，更大的改變就會發生。

耶穌清楚地告訴我們，無論我們的本性如何成熟，要進入天主的國，就必須變得如同小孩一樣。可見，在恩寵的生命裡有一個成長的定律。

我們來思考一下宗徒們在提庇黎雅海邊的用餐經驗<sup>1</sup>。這是從耶穌復活到聖神降臨期間發生的衆多事件之一。在此，我們看到門徒們已趨向成熟。他們似乎經歷一種特恩，能將許多的經驗濃縮到幾日或數週之內。似乎只經過了短短的五十個日子，他們就從嬰孩期進入了靈性的成熟期。毫無疑問，這樣快速的進程有一個很好的原因。此後，基督徒的靈性成長若要成熟，至少要花上近五十年的工夫才行。

---

<sup>1</sup> 參：若廿一 1-14。

在上面提到的例子中，我們見到西滿伯多祿的挫敗。他向來都是以隨意輕鬆的態度對待耶穌，然而在此處，他跳下船，游到岸邊，濕淋淋地跑到耶穌身邊，我不知道他期待從主那裡聽到或接受什麼。但他開始靜靜地放鬆自己，當時沒有任何的催促，早餐已在主的掌握之中：「把你們剛才打的魚拿一些來吧」，於是伯多祿就去幫其他門徒將船拉上岸，並且數算魚的數量，總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這一定花了他們一段時間。

四周瀰漫著一種神秘的氛圍，無人敢問這位神秘人物「你是誰？」因為他們知道此人就是「主」，且被祂的臨在震懾住了。這樣的事件使他們逐漸明瞭有些事情已經開始不同。他們必須繼續保持靜默，讓主作祂想做的，讓祂掌握主導權。他們以前與主相處的人性模式，就是他們所慣常依賴的「可覺察的關係」（sensible relationship）已經結束了；因此，他們不知道該做什麼，因為他們尚未學會新方式與主溝通。

最後，主對他們說：「你們來吃早飯吧！」

他們圍坐在主為他們預備好的炭火旁，主完全知曉他們在一個漫漫長夜之後的困倦。主顯然關愛每一個人，卻與以往全然不同，因為他們無法像以前一樣與主自在地交談。這正是我們必須留意的重點。

在耶穌復活後，瑪麗德蓮也有相同的經驗。當主耶穌在墓園顯現給她時<sup>2</sup>。她投奔到耶穌的腳前，也許投入祂懷裡，但主對她說：

「別拉住我不放！難道妳不知道我已經從死者中復活？現在我們的關係已經有些不同了。我要升到我的父和

---

<sup>2</sup> 參：若廿 11~18。



你們的父那裡去，快去將此事告訴我的門徒。」

過去她曾擁有過的那種溫暖的人性關係，這時結束了。耶穌溫和地使她明瞭有些事情已經改變，她必須穩步地進到與主的另一個新關係裡，這關係是以靈性成長為基礎，是一全新的層次。這樣的成長，是復活的主賞賜給她的，也是主升天前所要完成的。

最後，質疑耶穌復活事實的多默<sup>3</sup>，在見到復活基督的肉身形態後，聽到主說：

「你若沒见到我而相信我，為你更好！因為你會有更多的喜樂！如果你能由衷地相信並接受我的復活，而非因為你能看到、能觸碰到現在的我而相信，你會成長更多。」

從耶穌復活到聖神降臨之間的五十天中，那些曾經在宗徒的靈性層面上所發生的事，也會在我們身上發生。在我們靈性成長的某些點上，耶穌要求我們調整自己，好進入與祂的新關係裡。這些轉變沒有太多徵兆，當它發生時，幾乎沒有人能覺察，但它確實逐漸地、緩慢地來到。然而因為我們心靈沉睡著，以至於不能實踐耶穌要求的調整，也不能進入與耶穌的新關係，我們忽視了耶穌新的要求。有些在祈禱中領受恩寵的人反而失去這恩寵，因為在這轉變的關鍵時刻，他們過於活躍而失去耐性，或是在進入新關係時，被阻礙絆倒了。

有些人不僅必須與耶穌進入新的關係，也必須與其他人進入新的關係。大多數的人在靈性生命的外圍建構了一些附屬物，通常包括我們對某人的強烈依賴。這個人可能是修會裡的長上、初學導師、牧者、德高望重、受人愛戴的告解神父、靈

---

<sup>3</sup> 參：若十九 19-25。

性上的神師，或任何一位朋友。從靈性成長的孩童期、青少年期，最後到成熟的年齡，在過程中，轉變是無法避免的。我們或許因為自己的盲目、無法接受好的指引，或者欠缺引導，或是接受一些不明智的建議，使我們在轉變的過程中不那麼成功。

有些人會在這種痛苦又困惑的情形下感到異常枯竭；在巨大的壓力下，他們為了脫免這信德黑夜的痛苦，內在的自我不得不尋求解脫或分心。神師應該能夠分辨出，究竟這人是因為自然的因素而陷入嚴重的沮喪中，還是正在跨越一個靈性成長的關鍵性危機，也就是說，天主聖神正在磨碎他們的錯誤價值觀。若人們所經驗到的是後者，但卻等閒視之，他們或許就會缺乏勇氣去面對這樣的轉變。但是只要他們能夠繼續祈禱，就能夠超越這個危機，進入一個自由與解放的新境界。這樣的勝利必須付出昂貴的代價，亦即接受某些事物的死亡。死亡在此處指的是：膚淺與自我中心的靈性生活及其所有關係。

有些人與長上、牧者或神師保持非常美好的關係，這關係卻非永久的。當他們被委任新身分和地位時，也因而多了一層新角度，判斷事物開始不同以往，於是原本密契的關係開始出現轉變，或是危機；這些人開始認為過去這些美好的關係已經完全走到盡頭。

事實上，此處我們必須意識到：舊的關係已經結束。天主願意讓舊的關係走到盡頭，並且要我們成長並成熟，向上攀登到一個新關係。在這個新的基礎上，生命的各方面都要成長。這需要很大的努力，甚至看起來不可能達成，但若我們總是能對恩寵保持忠實，天主就能啓示我們去完成它。

不幸地，多數人無法完成這樣的轉變。換句話說，他們滯留在這關鍵處。他們開始對整件事感到苦澀——這是心理學領域

的老問題—因為當他們開始成長時，總是覺得不對勁，畢竟在舊有的關係中，他們感受到美好與溫暖，例如：來自基督的神慰、得到長上完全的了解，或從神師處得到安慰與鼓勵等等。

天主對那些在靈性生命中，正準備穿越這種危機的人們，是極富同情心的。因為他們並不知曉在自己身上所發生的轉變是一種危機和契機。這時他們全神貫注於過去所愛的關係破碎了，不是專注在此時即將到來的靈性成長上。

那些將他人視爲有問題，並且拒絕成長的人，他們置身於何等悲慘的景況啊！面對這轉變的時刻，他們可能會永遠覺得酸苦，這就是發生在猶達斯身上的情形，因為他拒絕成長、拒絕繼續與基督進入到新且深的關係。

成長除了要求冒險之外，它本身還是一個很大的契機。假如我們看它的光明面，並且堅定地確認，那是進入新關係的必經之路，我們的「信德危機」將邀請我們更深入基督的內心。這樣的轉變會使那些我們向來依賴的人變爲不可及。成長，是變得獨立，但不是從每一人中獨立出來，而是從那些我們過於依賴的關係中獨立出來。因此，我們要完全依賴聖神，走向靈性的成熟。

## 加深交付的層次

基督因祂的苦難、死亡與復活，為我們贏得的新生命是動態的，日後必須成長而臻至成熟。因此，我們必須給予它足夠的空間成長。

這個新生命，並非在我們的本性能力上添加什麼，好像在閣樓上加蓋一間可愛的和室一樣。正好完全相反！新生命的成長，必須矗立在舊建築物原處。因此，這包含一個龐大的毀壞計畫；至少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更新。

假設你在華爾街上有塊地，且有一座老舊的房子座落其上。此時若你要買一塊新的土地，蓋棟新的房子在舊屋子旁邊，這勢必太昂貴。你應該做的是將舊屋子拆下，在原址蓋棟新的。

現在，在天主全部的創造中，我們僅擁有一塊小區域。在這區域上，天主賞賜我們全部的控制權與責任。這塊區域就是我們的存有。然而它只能容納一棟建築，我們必須選擇我們想建構的，或是天主想建構的房子。

我們在此論及的危機，不僅限於一兩個事件。這就好像進入青年期或成年期時，我們會有一連串的經驗發生，且是一個建構在另一個經驗之上。整個成長過程產生一個全新而穩固的生命層次。

靈性成熟的過程中，有兩個主要的關鍵性危機，其他的危

機將圍繞著它們發生。這兩個主要危機，就是信德與愛德的危機。當然，所有靈性上的德行<sup>1</sup>原是相互關聯的。當我們在某一德行上有所成長時，另一德行也將一併成長。因此，說有兩個不同的關鍵性危機，只不過是強調的重點不同：第一個危機強調「信德」的成長、淨化與堅固；第二個危機，則強調「愛德」的成長、淨化與加深。

現在，讓我們先討論「信德的危機」。

我們進入《若望福音》看以下的場景<sup>2</sup>：

耶穌正在往加納的路上。有一位從葛法翁來的王臣向耶穌懇求說：「請到我的住處，醫治我的兒子吧！」

耶穌似乎不太願意前去，就說：「除非你們看到神蹟和奇事，你們總是不信。」

然而，那王臣卻不顧一切地喊道：「主，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請祢下來吧！」

耶穌回應說：「去吧！你的兒子已經被醫好了。」就在那人回去的同時，福音很謹慎地把這個重點指了出來，即耶穌回應這位王臣的那一刻，熱病就從那小孩的身上退去了。

另一場景是發生在葛法翁<sup>3</sup>。有一位百夫長來到耶穌跟前，對祂說：「我的僕人生病了，且疼痛得厲害。」

耶穌回答說：「我現在就去醫治他！」這百夫長卻回答說：「喔不！只要祢說一句話，我的僕人就會痊癒了。因為我當不起祢到我的舍下來。」

---

<sup>1</sup> 編者按：原文 theological virtues，就指是信德、望德及愛德，這三大德行。

<sup>2</sup> 參：若四 46~54。

<sup>3</sup> 參：瑪八 5~15。

在這兩個例子當中，我們見到耶穌如何調整自己，來面對擁有不同信德程度的人。第一個人相信的是耶穌肉身臨在的能力，他的信德較微弱，需要耶穌肉身具體的臨在。他並未顯示出他的信德。其實，即使耶穌沒到他的住處，並且具體地覆手在他兒子身上，他的兒子仍會被治癒。這位王臣代表那些需要感受到主親身臨在的人。這樣的人需要主一次又一次地以這樣的方式來支持他們的信德。耶穌面對這些人時，祂的反應是什麼呢？祂拒絕到他們那裡去。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缺少主肉身具體的臨在，正可成為增加此人信德的機會。當這位王臣相信耶穌的話，回到葛法翁，發現每一件事情就如同耶穌所說的一樣時，他的信德就增進了。我再重複一次：當主的臨在感消失時，是祂要增加我們的信德，使我們單純地相信。相信主的方法沒有其他方式，只有相信。耶穌不願用「神蹟與奇事」來使人相信祂。換句話說，信德的考驗就在：感受不到祂的臨在或外在支持。

這是主放在王臣身上的信德危機，這試探獲得很大的成功。因為在那之後，王臣相信了。事實上，這位王臣的眷屬也都因著他信德的成長而獲得益處。

第二位百夫長的信德程度較高。他已經能夠單純地相信耶穌。因此耶穌願意與他一起到住處。耶穌給予他最大的方便，這使百夫長有此機會向耶穌表露他的高度信德。

事實上，耶穌相當地驚訝，也極為欣賞這位百夫長的信德表露。祂這樣呼喊道：「在全以色列中，我從未找到有這樣信德的人！」

然後祂告訴這位百夫長：「我親愛的朋友，因為你相信，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了。」

耶穌在這兩個福音故事中已經揭露了祂的奧秘，值得我們好好學習。主耶穌非常願意將祂的禮物賞賜我們。因為我們軟弱，個別的心理需求不同，所以祂必須小心且圓融地處理這贈予的過程。主只給予我們當下有能力接受的禮物。若我們以信德去回應祂，或由祂引導發生的事件，這就等於給主耶穌增加我們信德的機會。耶穌並未來到王臣兒子的身邊，因為在主處理王臣的渴望之前，他必須有更大的信德。

事實上，我們與福音裡的朋友並無太大的不同。我們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耶穌的一個個案，祂以我們現有的信德程度來回應我們。

信德的危機或契機，並不只是圍繞在我們與基督的關係上，也牽涉到我們所有的人際關係：與我們的鄰居、長上，以及那些我們試圖幫助的人們。

現在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有一個與福音中王臣相同靈性狀態的朋友，他對耶穌深具信德，對服事天主亦有極大的勇氣，可以說是一位模範基督徒。但是支撐他信德的，並非耶穌本身，而是他受耶穌安慰的經驗。他強烈地渴望再一次從禮儀中，特別是唱得極好的歌詠裡得到相同的安慰。

我們可以想像現在耶穌自言自語：「我想，此人的嬰孩階段已經夠了。讓我們來瞧瞧他是否能夠自我鍛練肌肉一會兒，並以自己的腳來走路。」因此，耶穌從他身上移去祂可親的臨在。

或許此時有個人為這個靈魂而言，是個極大的幫助。但是朋友的幫助過多了。於是耶穌又自言自語：

「我納悶他這麼做，究竟有多少服事我的成分；或者，這個人依賴他人要到什麼時候？他真的將信德放在我的身上嗎？很好，我要找出一些答案來。」

此時主可能會製造一些小裂痕。舉個例子，讓我們來看看一位年輕的會士在生活中面臨的一個服從危機：

長上要求這位年輕的會士做一些工作，但這些工作會中斷他原本已經安排好的計畫。他在原先自己安排的計畫中得到許多樂趣。他要的是一個安祥、寧靜和不需肩負責任的工作。所以他覺得這個新指派的工作威脅到他原本的舒適。因而開始向主呼喊道：「我小小的安樂窩受到威脅了！主，下來拯救我吧。」

但主卻回應說：「若非你有那些神慰，我倒懷疑你是否真的願意服事我？真正的信德是毫無阻攔的。」

這位年輕會士卻愈加大聲地呼喊說：「下來吧！下來吧！」  
耶穌回答他說：

「我不會在你的身邊，處理你現在的景況的。你只要相信一切都在我掌握中，每一件事情都會穩妥。平安地去做你該做的吧！」

於是年輕會士進退維谷地說：「我該相信天主嗎？我該說，天主！願祢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嗎？」

此時，就是信德的關鍵性危機和契機。

這樣的關鍵時刻不會只有一個，而是一連串的接踵而來。在最初十個考驗中，或許他會失敗八個。然而幸運的是，天主仍會不斷地詢問，不斷地回頭，不斷地引領他，像一位慈父教導他的小孩走路。每當小孩走幾小步跌倒了，祂就牽著他爬起來，再繼續走幾小步路。

福音故事中所描述的那位王臣，究竟有多少的勇氣與信德？當耶穌說：「很好，現在是外在的安慰與支持結束的時候了」，他是否會就此轉身，抖抖衣裳，直接走回葛法翁呢？

另有一個事件，可以再次作為天主行事風格的範例。這一



次，是那些與主極為親近的朋友的例子。我想到的是耶穌非常喜愛的伯達尼家族。

當時拉匝祿已經病入膏肓，瑪利亞與瑪爾大遣人傳達訊息給耶穌說：「主啊！懇求祢，祢所愛的朋友病了！」<sup>4</sup>

事實上，拉匝祿已經接近死亡，但他的兩位姊妹卻非常希望他能被治癒。然而，真正說起來，她們並未真正地要求耶穌任何事情，只是把問題放在主的跟前。她們相信耶穌肉身具體臨在的力量，顯然也單純地相信耶穌話語的能力，所以她們並未要求耶穌立即啓程。因為她們知道耶穌忙碌，不願意打擾祂。她們所表達的只是「問題就在這裡，祢來處理吧！」

福音敘述：「耶穌素愛瑪爾大及她的妹妹和拉匝祿」，但下一句卻奇怪地說：「當祂聽說拉匝祿病了，卻仍在原地逗留了兩天」。

事實上，有一個計畫正在耶穌的心中醞釀著。祂知道祂可以信賴這些特別的朋友們。祂看出這是個可以提升她們信德與愛德到一個全新層次的絕佳機會。或許主期待這樣的機會已有好長的一段時間了。祂愛她們，然而卻「逗留了兩天」，也就是說，祂有兩天不理會她們。

如果天主非常愛你，那你就別指望天主會在你最需要祂的時刻，去處理你的問題。相反地，祂不會出現在你困難的景況中，卻會超出你的想像，掌握全局。祂的心中對所有的事情都有計畫，卻假裝暫時對它們毫無興趣。當祂在困難的時刻不理會你時，那就是即將發生美妙事件的確切記號。當耶穌終於來到伯達尼時，祂從死者中復活了拉匝祿！

---

<sup>4</sup> 參：若十一 1-44。

## 缺乏天主臨在的感受

福音以清晰的語言和標記性的事件告訴我們，我們從聖洗中所領受的恩寵生命，如何從嬰孩成長為成年人。王臣的兒子與百夫長僕人的醫治是標記性的範例。它們向我們顯示了兩種不同信德深度者的性格，以及耶穌如何按照他們的信德程度，個別地處理他們的問題。讓我們再次依序審視這兩個事件。

王臣兒子被醫治的故事以這幾句話開始：「耶穌又來到加里肋亞的加納，即祂變水為酒的地方。」

這句話引出另一個事件—加納婚宴中變水為酒的奇蹟<sup>1</sup>。那是怎樣的事件？為何聖史若望要提及耶穌的第一個奇蹟，就好像醫治王臣的兒子是第二個奇蹟一樣？

若你回憶那個變水為酒的事件，你會發現問題在婚宴的酒上。酒用光了，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對此事至為關切，並告訴耶穌。耶穌在一陣躊躇之後，終於軟化，並將大量的水變成酒。

這是在《若望福音》中最具標記性的事件，其重點不同於其他的奇蹟。按照聖奧斯定的說法<sup>2</sup>，水象徵舊法律，酒則象徵新法律。福音就是新酒，因著耶穌母親的轉求，恩寵來到我們的身邊。

---

<sup>1</sup> 參：若二 1~11。

<sup>2</sup> 參：Homilies on St. John, Tract XLIX.

現在我們應注意的是：水變成酒，並非將水變成更好的水，而是將一物的實體轉變成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實體。具體來說，這就是第二個奇蹟的重點所在，也是為何聖若望要提及第一個奇蹟的原因。在這個事件中，有一人從他過去種種的平凡，轉變成一個極新、極好的人。加納奇蹟告訴我們：基督已經臨在，並轉化我們，把我們純人性方面的一切轉化成有天主性因素的了，水變成了酒，次要的變為更加重要的。我們不再是先前的我們，這就是我們付出的代價。

「所以，祂又來到了加里肋亞的加納，就是祂變水為酒的地方」<sup>3</sup>。現在，我們有個王臣兒子的圖像。他正躺在葛法翁的床上，害著熱病。他那焦急的父親，一聽說耶穌已經從猶太來到加里肋亞，就到外頭找尋耶穌，並懇求祂到家裡來醫治他的兒子，因為他的兒子快要死了。

「除非你們看到神蹟和奇事，你們總是不信。」耶穌這話實際上是斥責。「神蹟奇事」這句話含有諷刺意味。你可能覺得耶穌鄙視自己的神蹟。為那些不願甦醒、不願相信的人而言，他們著實應該忐忑不安，為什麼耶穌不愛自己的奇蹟？這一次毫無疑問地，耶穌計畫將人軟弱的信德轉變成一個全新的、充滿生氣的和堅強的信德。所以耶穌的反應是斷然地回絕。實際上耶穌想突顯出來的，是人在懇求態度上的差錯，也就是缺乏信德。

但是雖然耶穌拒絕他當下的要求，卻加增他的渴望。因此這個人繼續懇求：「主，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請祢下來吧！」

於是耶穌向他擔保說：「去吧！你的兒子活了。」

---

<sup>3</sup> 若四 46~54。

「那人信了耶穌向他所說的話，便走了。」在這過程中，王臣的信德往前進展了一步。

缺乏天主臨在的感受，是爲了加增我們的信德。少了這種缺乏明確臨在的考驗，我們會停留在與這位王臣一樣的膚淺階段。

我很好奇，這位王臣在他回家的路上想些什麼？這是他一生當中，第一次對於耶穌的話語有信心。直到那一刻之前，他只相信耶穌有一般人的能力。或許他曾經聽過耶穌在加納所行的奇蹟。現在，他相信耶穌無所不在的能力了。換句話說，他相信祂的天主性。

然而，相信耶穌的天主性是在失去祂肉身具體臨在的代價上達成的。我們可以想像，在王臣回家的路上一那是個很長的路程，且是個大熱天—他想起他的兒子仍躺在病床上。此時，許多痛苦的想法向他蜂擁而來：「事情真的會如耶穌所說的嗎？」「我的兒子真的已經被醫好了嗎？」我們可以想像，當他快要到家時，他的步伐與心跳是如何地倉促。

當他在路上遇到他的僕人時，他們說：「昨天第七時辰，熱就退了」。那實在是一段很長的路和心靈的黑夜，因爲一路上，他將其信念持續放在這個他相信是天主的人身上。

聖母瑪利亞告訴在加納婚宴中的僕役：「祂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吧！」這個王臣遵行了同樣的命令。如此一來，他的信德便從水被變爲酒了。

當他的僕人遇見他時，他仍在路上。無疑地，他們是奔跑去找他的，且迫不及待地向他喊叫說：「你的兒子已經好了！」

爲這個可憐的王臣而言，這是怎樣的時刻啊！他經驗到內在的歡躍。這樣的歡躍會來到每一位成功地穿越靈性關鍵性危

機的人身上。他努力了，相信了，也得著盼望了。這真是個既長又痛苦的考驗。但是這個考驗突然之間被取走了，每件事都已穩妥了下來。他成功了。內在的滿足於焉來到，超越其他任何的滿足，或許對王臣而言，這種內在的喜樂是生平第一次經歷。因為這一次，他站在天主的這一邊。

福音中用酒來做比喻很恰當，因為它包含真實的喜樂，像酒的甘醇，讓人從存有的最深處激起內在的喜樂，而且豐沛的酒讓人感到些許的醉意。

當王臣相信了，他的期待和寄託並未落空，他感到無比安慰。他確認耶穌就是真天主，並且他的家人也都相信了。他的信仰感染了家中其他的人。那家庭毫無疑問地將會有數不盡的歡樂、擁抱、親吻與哭泣。這是耶穌從猶太回到加里肋亞後，第二次印證自己的話。

第一次是什麼呢？第一次是祂將水轉變為酒。在這第二次奇蹟中，耶穌延伸了第一次奇蹟所預像的一將一個人軟弱的信德轉化成一個堅強又活潑的信德。然而，信德的代價是人在信德危機的關鍵時刻，放棄自己的渴望和判斷。王臣要的是主具體的臨在，這個念頭首先必須被取走。

在靈性成長的過程中，我們無法逃脫這種信德危機。這個事件教導我們，當耶穌將我們推向牆角，並取走任何我們需要的支持時，這不是個詛咒，而是召喚我們更新成長，轉換我們軟弱的信德。這是進入與耶穌重新結合的機會，讓我們在靈性成長上「划向深處」。

可悲的是，我們常錯過這樣的挑戰。我們常陷入對基督臨在的感受或其它支持我們信德需求的泥沼裡。若我們能放手，單純地信賴耶穌的話和祂的天主性，我們就會經驗到信德的轉

變。這是聖神的果實，也就是《若望福音》中的酒。

切記！聖神是個靈體，無法以感受或理性的方式來獲取。唯有讓舊的關係被取走，或被撕碎，我們才能讓聖神轉化我們的信德，不斷地重新體驗天主。

## 信德的淨化

耶穌拒絕了王臣，沒有到他家去為他兒子治病，這機會給王臣一個信德提升的機會。另一個例子中的百夫長，他的處境雖與王臣完全相同，他的僕人需要耶穌的醫治，但與王臣相反的，耶穌極願前去，並立即惠予他的懇求。耶穌如此做，給予百夫長表露高度信德的機會。同樣地，百夫長也給予了耶穌一個機會教導門徒，讓他們注意到如此不尋常的信德。

現在，我們來看看另一位擁有更大信德的例子。這幫助我們更加了解信德危機的意義與目的。

耶穌剛離開某處，退往提洛與漆冬一帶的地方，那是在以色列範圍之外的村莊。在那地區，來了一位客納罕的婦人<sup>1</sup>，她是一位外邦女子。在那神聖的時代中，外邦人並未擁有像以色列子女般的特恩。但不知為何，這位婦人卻對基督抱持信心，如同故事所揭露的，她的信德極不尋常。

她向耶穌懇求：「主，達味之子<sup>2</sup>，可憐我吧！我的女兒被魔鬼糾纏得好苦啊！」

福音接續描述說：「耶穌卻一句話也不回答她」。

---

<sup>1</sup> 參：瑪十五 21-28。

<sup>2</sup> 「達味之子」這個關乎默西亞的名銜，意謂著她相信耶穌就是默西亞。

一點回應也沒有！前述二人至少都得到答覆，但這婦人什麼也沒得到。

當你信德越大時，或許祈禱的回應就越遲緩。天主知道祂可以從容不迫、慢慢來解決你的問題（這樣的人只有少數），先去忙他人的事。在這時刻，你或許會認為你是所有人當中最不幸的。

這位婦人顯然並沒有因為耶穌的拒絕，而遭受太大的困擾，因為接下來她繼續求助於門徒。她為自己選些代求者，而且看來頗為順利。門徒們因著她的緣故，向耶穌說：「讓她滿足地回家吧！她一直在我們後面喊叫呢！」

我正試圖揭露一個有個性的靈魂，這靈魂正以信德祈求著耶穌，但未獲得絲毫回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耶穌的反應不只是靜默而已，還有冷漠！祂對門徒呼求的回應是：「我被派遣，只是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換句話說：「對於這婦人的要求，什麼也不必做！」

這與聖母在加納婚宴中所得到的回應相似。在加納婚宴中，酒用完了，一個窘困的景況即將發生。於是聖母把人們的需求擺在耶穌跟前。但耶穌卻抗議說：「我的時刻尚未來到。<sup>3</sup>」祂明顯地拒絕了。

但聖母卻完全接受。同一時間，她毫不猶豫地吩咐僕役說：「假如祂改變心意了，就去做祂所吩咐的吧！」

顯然，這位客納罕的婦人具有與聖母相似的信德。她清楚地了解耶穌說「不」的意思，就如同聖母所了解的一樣。但是這位婦人卻「自己前來並拜倒在地」。在某種程度上，她了解耶

---

<sup>3</sup> 若二 4。



耶穌說「不」的意思，但是她想：「若我更加謙卑自下，或許就能得到重新被傾聽的機會。」所以她伏拜在耶穌跟前，用盡一切方法，貶低自己。

接著，她懇求說：「主，幫幫我吧！」

即使是如你我這般心硬的人，在這樣的情景下，也會說：「好啦！沒有那麼糟的，或許我能為妳做些什麼。」

但是主卻依然固我，絲毫不顯露出任何同情、憐憫與人性慈愛的記號。祂只是說：「不」。

這可憐的婦人所得到的答覆只有沉默、冷落與拒絕。

耶穌這樣說：「拿兒女的餅扔給小狗，是不對的。」

這時的耶穌似乎是以審判的姿態，面對全然投奔祂腳前的婦人。因為主說了，祂不想拿餅丟給俯伏於地等待接受那餅的她。這樣看來，如果這不是斷然拒絕一個出身低微者，我們不知道耶穌還有什麼意思。

然而，耶穌知道祂正面對一個有著不尋常性格的婦人。漸漸地，主引領她從信德的一個尖峰到達另一個尖峰。請注意，主在此使用的方法是沉默、冷落、拒絕與羞辱。

對於這些輕蔑，這位婦人的反應是什麼呢？

她說：「是啊！主。祢是全然正確的，毫無疑問，把給兒女的餅丟給狗吃，的確不對。無論如何，沒有討論的餘地，我完全同意祢的想法。」她接受了這樣的羞辱。

在這些回答中，有一句令人振奮的話來自聖神的啟發，不是出自人的智慧。只有愛才能使人發出這樣的話。這位婦人完全接受羞辱，在地上擺出謙卑的姿態。耶穌拒絕她後，她這樣回應耶穌：

「主，每一件祢所說的事，都是真實的。但是，狗也

吃主人桌上掉下來的碎屑啊！」

這句話也很實在吧？換句話說：

「我並不是求我應得的食物，因為我知道我不配得什麼，也沒什麼是我應得的。但在小孩們吃過之後，難道沒有任何的碎屑留下嗎？給我那些碎屑如何呢？而且，我要求的不是那些祢丟給我的，而是那些不經意從桌上掉下來的碎屑。現在，我已俯伏於地了，或許我能找到一些碎屑。祢覺得如何呢？」

無疑地，這位婦人揣摩了耶穌對她的拒絕。她不是猶太人，沒有人教導過她，除非是受聖神的指引。但是，因著聖神的幫助，婦人征服了耶穌的心。

耶穌接下來默許了她的乞求！祂在自己的遊戲中踩了自己一腳，卻反而歡喜地喊道：「啊！婦人，妳的信德真大，就如妳所願望的，給妳成就吧！」

這種英勇的信德正是耶穌所期待的。假使祂立即同意婦人的要求，她的信德將永遠不會提升到如此的高度。靈性的成熟和信德的成長，除了這條路之外，沒有其他的路了。

然而，誰是那位「被魔鬼糾纏得很苦」的女兒呢？我們也許不該將她視為保祿所謂的「外在的人」<sup>4</sup>，即我們「存有的肉身部分」的象徵。不過，在我們走向天主的道路上，我們外在的肉身也時常被魔鬼折磨，特別是在危機時刻。

我們先前從天主所領受的，無論是溫柔、甘飴或其他，一瞬間都成了灰土。當我們越是懇求，似乎就越不被俯聽。當我們在塵土中匍伏得越低下，祂似乎就願意我們更低下。這讓我

---

<sup>4</sup> 格後四 16。

們發自內心呼喊「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沒有權利吃「孩子的食物」！事實上，對於恩寵，我們絲毫沒有任何功勞。更精確地說，我們必須勇敢地從對自我功績的自信，跨越到信賴天主的仁慈。當這位婦人了解自己沒有得到食物的權利時，她得到的已經不只是碎屑了，而是整個餐宴。這是信德關鍵性的本質與結局。

究竟有多少人可以在漫長的數週、數月，甚至是數年的祈禱中一無所獲呢？剛開始，我們的膝蓋謙卑了；然後是我們的手與膝蓋；最後是將我們的肚腹，連同我們的臉，一併俯伏在塵土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這過程中，不曾希望天主回應他們的祈禱，賞賜他們控制自己悖逆的本性，讓他們與基督結合呢？

客納罕的婦人就有這種深度的信德。她不將天主的任何拒絕視為真正的拒絕。她持續地以信德來祈禱。每當她嘗試得愈多，她放在耶穌身上的信賴就愈多，一直到她完成她的目的為止。

這是天主所期待的個性：無論祂如何對待你，你都能夠信賴祂的仁慈。只有偉大的信德方能參透那些明顯的拒絕，才能理解那些拒絕背後的愛，也才能將自己完全地委順於祂。

# 耶穌的沉默

讓我們再次回顧耶穌與客納罕婦人的對話，並由其中帶出另一向度。這個問題就是：穿越信德危機的成功秘訣是什麼？這個堅定的婦人在短短的時間內，就成功地穿越過她的危機。而我們無疑地得耗費數月或數週的時間，才能與自己達到這樣的妥協。

她從加納城外來到耶穌跟前，呼喊道：「達味之子，可憐我吧！因為我的女兒被魔鬼糾纏得好苦啊！」結果「耶穌卻一句話也不回答她。」

讓我們更進一步觀察這些句子。你會注意到，福音並未說耶穌沒有給予任何回應，也沒顯示祂說了「好」或「不好」，只是描述「一句話也不回答她」。

這就是說，耶穌的沉默和不回應就是祂給那位婦人的具體答案和回應了。

我們仔細聆聽這段對話，可以觀察到，婦人的性情逐步轉變。這個轉變，令人訝異地照亮了信德危機的通道，引領我們進入與天主的新關係中。

讓我們將這個事件轉換到我們日常經驗中。有一個人，耶穌正試圖將他從一個幼稚與自我中心的關係中拉出，進入一個更成熟、與天主更相稱的關係裡。此人信德脆弱，他的信德大

多建構在成就與成功的經驗基礎上。我們看待我們所有的行動，以是否成功為基礎來做判斷，如果我們努力了，最後卻沒有獲得相稱的果實，我們就會感到挫折。

假設我們閱讀聖書，每日祈禱一小時，或者花一兩年的時間學習神學或聖經，然後我們開始期待能看到一些成果。如果我們真以為，我們可以感受或理解靈性成長的成果，就會陷入極大的沮喪裡。隨著時間過去，當我們愈努力接近耶穌，祂似乎就愈加隱沒到書本或是聖體龕中。當我們呼求祂時，祂似乎總是「出門了」。

這就是客納罕婦人在自己身上所發現的實況。她來到耶穌跟前，以信德懇求祂。她懇求耶穌的，向來是耶穌慷慨賜給他人的恩惠，但耶穌此時卻沉默了。為祈禱而言，沉默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回答。

讓我們更進一步看看他們的對話。這位婦人開始在門徒們身上下工夫，以至於最後門徒向耶穌抱怨：「主啊！為了大家好，讓這婦人滿足地回家吧！她在我們後面一直喊叫呢！她讓我們無法安寧。」

再一次，耶穌的答案不是「好」或「不好」，而是令人難以理解的陳述：「我被派遣，只是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最後，她自己來到耶穌跟前，並俯伏於地。請注意：耶穌的延遲正在加增這婦人的渴望，同時也加增她的謙卑。於是她拜倒在地乞求：「主啊！援助我吧！」

這次，耶穌的回應依然不是「好」或「不好」，而是另一個更難理解的陳述：「拿兒女的餅扔給小狗，是不對的。」

這是一個抽象、推論性的陳述。從推論的角度來看，耶穌幫助她確實是不對的。耶穌提出一個事實：祂的食物只屬於祂

的家人，而非僕人，當然更不應給狗。這個意思是說：這位婦人沒有權利得到任何的援助。但這並不意謂著她就得不到任何援助。

在耶穌的話中有一個暗示，使祂自己的反駁無效：「那是不對的。」這句話通常是人要讓步的時候，提出的微弱抗議。或許這婦人已經感受到耶穌的退讓了。無論如何，她毫不退縮地懇求耶穌，接受羞辱。事實上，這句話並不是非常明顯的拒絕，否則這位婦人定然違背耶穌的美意了。倘若耶穌真的說「不」，她也許就灰心放棄了，因此耶穌並未說「不」。儘管耶穌的回應像是拒絕，實際上卻是一連串的「誘導」與「充滿希望的邀請」。

在這場對談中，婦人的信德逐漸盛開出自信的花朵。她完全浸淫在耶穌沉默的奧秘裡。她看出耶穌那令人難以理解的拒絕，其實只是意謂著行動的延遲而已，並非置之不理。為能賜她所求，這個遲延反而成爲耶穌提升她的機會，透過奧秘的恩寵，將她從信德的領域提升到望德，最後達到完全的自信。沒有一種真實的信心不是建構在耐心、掙扎與天主援助的經驗上的。

當信德成長到自信的程度時，信德的關鍵性危機就完成目的，且危機自身也被解除了。此時，內在深處的平安又會重新佔據我們。

主確實聆聽了。耶穌的沉默是祂慣常用來喚醒我們，達到完美自信的方法。完美的信德會引領我們進入謙遜與愛中，進而獲取我們所求的一切。

若我們詢問那些遭遇天主考驗的人，他們通常會說：「我想我退步了」；「天主似乎不再愛我、不再聆聽我的祈禱了」；

「祂從不賞賜我想要的」；「我無法在書本中尋見祂」；「我的祈禱真是一團亂，分心不斷接踵而來」；「各式各樣的誘惑從不間斷」……

然而在這些斷垣殘壁之下，他們卻保持堅忍的精神和與天主結合的渴望。這顯示恩寵仍秘密地工作著。事實上，真正被摧毀的是我們的方法，我們那一套走向天主的方法。這些天主鍾愛的靈魂，正被耶穌邀請，進入與客納罕婦人相同經驗的信德領域裡。記得！這位婦人最後得到了賞賜。當她的信心達到耶穌所期待的程度時，祂就默許了她：「婦人，妳的信德真大！就照妳希望的給妳成就吧！」

在信德的關鍵時刻裡，什麼是我們想要的？什麼是聖神推動我們去渴求的？答案不就是我們在存有最深處與天主聖言的相遇嗎？那是與基督天主性的接觸，我們與永生的天主面對面的相會。藉著信德，我們知道天主是寓居我們內的絕對者；藉著望德，我們深信祂將賞報那些尋求祂的人。

## 等待的時間

回顧剛才的事件，其中所揭露的靈性成長，不是我們可以感受或理解的。靈性成長中所蘊含的價值與其他成長過程，例如經營一個事業、進修或是習商等，所帶來的價值截然不同。若你在後者有些進步，你會更熟練、滿足，也更能掌握技巧。然而這些自然性事物的成長，與靈性的成長完全相反。客納罕婦人的事件就是個好例子。

她明理，而且有自信，來到耶穌跟前，懇求祂。她知道耶穌是仁慈與憐憫的。她聽說過耶穌助人無數，也耳聞祂所行的奇蹟，並且她相信了。同時，她從未懷疑過她的祈求會遭到拒絕，因為那是個非常合理，也極為謙卑的懇求。她向耶穌懇求的方式，正如其他人一樣。她的信德和望德是他人的典範。

然而接踵而至的，是一陣沉寂。你要稱這陣沉寂是索然無味、枯竭或荒蕪都可以。這是一種可怕、內在的過程。無論你嘗試得多麼努力，喊叫得多麼大聲，從永恆的彼岸不會傳來任何回應。

我們一向憑感受來下判斷。所以除非我們已經穿越了信德的危機，否則我們無法了解耶穌的作風。我們以為耶穌像其他人一樣，也忽視我們，我們在心中說：「祂已經不再愛我了！」假使我們對某人說話，而他卻總是掉頭走開，我們必會下結論：



「再這樣下去也沒太大用處了，單方面的努力是無用的。天主不在意我，祂不愛我。」

信德的關鍵性危機，其目的就是要將我們從感受的偏見中釋放出來，使我們能夠依照信德與理性來判斷及行動。

我們是以色列家的人，是天主家中的小孩，因此擁有食物的權利。那些做了許多善工的人認為天主看顧他們，所以也應該擁有食物的權利。一般而言，當我們為天主做了許多奉獻，奮力不懈地服事祂一段時間後，我們開始覺得自己是良善正直，而且值得稱許。或許我們已負責要理班數個月之久；或許我們每日參與彌撒數年了；或許對那些傷害我們的人，我們壓抑著賞他一耳光的衝動……。為此，身邊的每個人便開始稱讚我們說：「這真是個有信德的人！」

若你善於說服人，且成功地勸說某人回到教會，或回到聖事，甚至你成功地歸化某些可憐的惡魔；之後，你開始覺得天主應該感激你。確實，你是個不錯的人，至少其他的人都這麼想。然而我們何以仍然感到矛盾呢？

我們通常期待別人認為我們好，並且喜歡他人的讚美。因此我們想，天主必然也如他人一樣看待我們，祂或多或少依賴我們，為使這個世界運轉，使祂的教會繼續成長。

然後某一天，我們就像客納罕婦人一樣，提出請求，卻得不到回應。我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們做錯了什麼？我們是不是退步了？事實不全然如此。首先，在靈性成長中，當我們革新的關鍵時刻來到時，第一個記號會是：我們憂慮自己是否是天主的好友。這個憂慮雖不一定令人惶恐，卻會撼動我們那龐大自我滿足的根基。我們不會感到不安，除非那些我們慣於依賴的基礎開始瓦解。

耶穌給予客納罕婦人的第一個回應，或更好說，耶穌向她顯示的冷漠，是爲了把她拉得更低下。因爲，她下一個懇求時，拜倒在耶穌跟前了。耶穌一步步地拉走她腳下的地毯，最後使她鼻子貼地，俯伏於塵土中。婦人只花了短短的時間，就達到如此謙卑的狀態；爲我們而言，卻至少要數年的光陰。

事實上，我們大多數的人並非真的相信原罪，特別是當我們諸事順遂的時候。我們有時候待人和善，有時候不受任何的誘惑，於是我們想所有的困擾都已經結束了，我們已經達到天使般的生活，不會再經驗憤怒或其他感官方面的悸動。我們開始驕傲：根本沒有原罪。但原罪確實存在，並且如此真實，以至於我們忽略了它。具體地說，如果我們是真正謙遜的，我們必須接納現實的全部，而原罪在現實中，至少佔了一半以上的分量。

當耶穌透過祂的苦難與死亡恢復了我們的恩寵時，祂並非完整地給予我們。這意思是，我們須以理性與意志去控制我們低下的本性，這兩者正是祂賞給原祖亞當的恩寵。這當中唯一的困擾是：我們只是陶土，而祂卻是陶匠。因此，如果我們抱怨天主：「看，爲何祢不完成祢的工作？祢既然已經做了許多，只要再做一件即可！祢能重建我們人類敗壞的本性，回復尚未敗壞前的樣子。」其實這根本是無濟於事的抱怨。

天主的計畫並非如此。祂不完全恢復我們回到原本的狀態，是爲了在我們敗壞的人性上，彰顯祂恩寵的能力。或許，祂希望確認這一點，在恩寵內，因爲人性軟弱和經驗的缺陷，沒有人會再一次犯下與亞當一樣的錯誤了。

亞當是人類之父，他使我們的本性停留在可怕的軟弱、盲目與無知裡，就是敗壞的原罪。然而耶穌藉著苦難與死亡，將

我們提升到一個更高的超性與尊嚴的境界了。當聖神在一堆腐敗的肥料中，放入恩寵的小種子，誘發它開始成長，並使所有的垃圾與殘渣轉變成天堂的樂園時，這就是基督苦難的勝利！

若我們願意為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做見證：天主解放我們，使我們從軟弱變為自由，並將這所有的光榮歸於祂，那麼基督自己將會完成這一切過程。祂反對的是這種態度：「我已經為此付出代價了，看！我做的多麼糟糕。」

我們的靈性成長，首先必須接受原罪存在我們內的事實。要說我們對此事實沒有任何的沮喪，是很困難的。針對我們的人性，存在著兩個誘惑：絕望與驕傲。每一個想要過分簡化與快速解決靈性問題的人，很容易被驕傲、或是被絕望所誘惑。這樣的人不是放棄靈性的生活，說：「我太糟糕了！」就是說：「很好！我有所有的德行，真是十全十美！我的一切都穩妥了。」前者犯了望德的罪，後者則是虛妄的罪。

在客納罕婦人的場景中，耶穌只願溫和堅定地引領她與祂自己結合，且帶領她面對整個真實。祂教導那位婦人：她什麼也不是，不配獲得任何東西；然後繼續引領她承認，即使是最小的關切，她也不配獲得。耶穌最後誘使她在祂跟前，匍伏於塵土之中。然而因著祂親自給予的神秘恩寵，婦人絲毫不在意耶穌的延遲，持續不斷地企望著祂。

我們面對天主的正確態度，就是等待祂。人不能任意使喚天主。但每當我們向天主說：「給我這個；給我那個」，或者「懇求祢，給我吧！」我們的態度就是在使喚祂！

有些人甚至會厚顏地說：「若祢不給我這個，我就再也不祈禱了！」或是「祢怎能如此對待我呢？」

然而天主對這類人的回答都是：「好呀！你以為你是誰？」

沒有什麼比等待更加謙卑的了。這就是天主為何要創造時間，好讓我們學習等待祂。當我們等待的時間愈久，我們愈能更謙卑，也愈能體認那位讓我們等待者的地位。而這也是為何一般人無法持續，而起身走開的原因了。

## 拉匝祿

在說明下一個福音事件之前，我們必須很快地看一下先前的一個事件<sup>1</sup>。耶穌與一個家族有極深厚的友誼，其中包括拉匝祿與他的兩位姊妹瑪爾大和瑪利亞。他們住在伯達尼，一個靠近耶路撒冷的小鎮。在這裡，耶穌找到了一個旅程中的歇腳處。

聖史路加在福音中描述，當瑪爾大忙著準備耶穌的餐點時，「瑪利亞卻坐在主的腳前，聽祂講話。」瑪爾大惱怒妹妹，責備她對預備餐食這些瑣事漠不關心。然而耶穌好像對晚餐不怎麼焦急，祂為瑪利亞的歇息辯護。在瑪利亞身上，我們看到一個人已被愛所加深的信德。她全神貫注於耶穌本人，而非祂的話。她已經開始融入基督的人性裡，並擁抱祂的天主性。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拉匝祿從死者中復活這個戲劇性的事件<sup>2</sup>。這個事件將瑪爾大與瑪利亞之間的信德做了有趣的對比。我們來看看，面對相同的環境，她們兩人如何反應。耶穌顯然想藉此機會，提升祂好友的信德與愛德，使她們攀登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巔峰一個人交付的極致。

她兩人的例子，正可用在我們身上。我們生活中一些令人震撼的事件、一些攪亂我們正常生活的危機，往往都成為天主

---

<sup>1</sup> 路十 38-42。

<sup>2</sup> 若十一 1-44。

神聖行動的起始點。耶穌等待著合適的時機，賜給我們特殊的恩寵，為使我們的動機歸回原點，或為向我們（也向其他人）彰顯我們擁有或缺乏的好意向。靈性生命是一種生活。它有兩個走向：或是成長，或是衰敗。

在這裡，拉匝祿是耶穌的好友。他生了病，幾天後就死了。然而耶穌卻告訴門徒說，拉匝祿只是沉睡。當然，耶穌自己知道，祂能夠將拉匝祿從死者中復活起來。

在福音中，耶穌總共從死者中復活了三個人：雅依洛的女兒<sup>3</sup>、納因城寡婦的兒子<sup>4</sup>，以及拉匝祿<sup>5</sup>。聖奧斯定建議我們，可以將這三種死亡理解為三種罪惡的象徵<sup>6</sup>：

- (1) **秘密的罪**：以雅依洛的女兒為代表，她在自己家中復活；
- (2) **公開的罪**：以納因城寡婦的兒子為代表，他在被帶往墳墓的路途中復活；
- (3) **慣常性的罪**：以拉匝祿為代表，他不僅已經死了，且正在腐爛。

他們每一人都是已經徹底地死去。我們從聖經上了解，死亡是罪惡的懲罰，且是靈性死亡的標記。因此這三個人，象徵那些經歷靈性死亡，內在開始逐漸腐敗的人。

一個靈性生命死亡的人，是無法活動的，除非基督親自前來，將他從死者中復活。這就是和好聖事最極致的意義。

這三個耶穌所復活的人，都是相當不幸的圖像。任何一個圖像，為我們都是一個警告。拉匝祿是其中最具震撼性的警告，

---

<sup>3</sup> 路八 40~56；瑪九 18~26。

<sup>4</sup> 路七 11~17。

<sup>5</sup> 若十一 1~44。

<sup>6</sup> *Homilies on St. John*, Tract XLIX, 3.

因為他是耶穌稱為「我們朋友」的人。他象徵一個已經領了洗、卻又陷入慣性罪惡的基督徒，不僅生病、死亡，而且已經腐敗了。除非耶穌將他從靈性死亡的墳墓中復活，否則他是個毫無希望的死人。

讓我們更進一步推敲這象徵。拉匝祿不僅象徵一位領了洗但迷失了的基督徒，而且還是一位與耶穌有親密關係的「朋友」。耶穌在最後晚餐廳中向門徒們說：「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而是朋友」<sup>7</sup>，指的就是像拉匝祿這一些在靈性生命上已有一定深度的人。

拉匝祿的例子象徵一個已經開始靈性旅程，遇到信德上的危機，卻失足的人。首先，他開始有些病症，然後因罪惡死了，接下來，他的遺體開始腐敗，這意味著他習慣性地犯罪跌倒（慣常性的罪惡）。怎樣的罪惡呢？驕傲、貪婪、暴食、虛妄、野心、情慾等等都是。一個度靈性生活的人不會比其他的人更免於這些誘惑。

拉匝祿的兩位姊妹以完全的順服與信德遣人帶訊給耶穌：「主啊，祢所愛的病了！」當她們發現事情開始不對時，開始為他祈禱。然而耶穌卻對門徒說：「這病不至於死，只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並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榮。」

「耶穌素愛瑪爾大及她的妹妹和拉匝祿。所以，當祂聽說拉匝祿病了，卻仍在原地逗留兩天。」聖史若望在他的描述中，指出他對於耶穌延遲拯救的驚訝。

最後，耶穌向門徒建議前去拉匝祿那裡。事實上，從耶穌使命的角度來看，出現在耶路撒冷附近是危險的，因為猶太人

---

<sup>7</sup> 若十五 15。

的領袖正想捉拿祂。無論如何，門徒們不喜歡這建議，甚至反對。耶穌於是說：「我們的朋友拉匝祿睡著了，我要去叫醒他。」

關於這一點，聖奧斯定註解：「相信基督，基督就在我們心中；而我們心中基督的沉睡，就是信德的疏忽」<sup>8</sup>。因此，若信德開始覺得昏沉，接下來的就是退化、生病與死亡。

當耶穌抵達伯達尼時，拉匝祿已被放進墳墓裡四天了。「伯達尼靠近耶路撒冷，因而有許多猶太人來到瑪爾大和瑪利亞那裡，為她們兄弟的死安慰她們。」

現在，讓我們注意姊妹倆的反應。瑪爾大一聽說耶穌抵達伯達尼，就立即到外頭去迎接耶穌，但瑪利亞仍留在家中。瑪爾大對耶穌說：「主啊，若是祢在這裡，我的兄弟絕不會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祢無論向天主求什麼，天主必要賜給祢。」

她的信德已經擴張到準備相信耶穌能從死者中復活拉匝祿了。她知道耶穌可以阻止她兄弟的死亡。

耶穌說：「妳的兄弟必要復活」。祂要瑪爾大相信拉匝祿將復活。於是，她的信德提升了：「是的，主，我確實相信祢是默西亞，天主子，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位。」

「她說了這話，就去叫她的妹妹瑪利亞，偷偷地說：『師傅來了，祂叫妳。』瑪利亞一聽說，立時起身到耶穌那裡去見祂了。」

請注意：瑪利亞並未立即前去。在她未被召喚之前，她並未前去。無論如何，瑪爾大因個性熱切，便倉促地起身去懇求耶穌。然而她卻未完成任何事情，因為耶穌仍留在原處。

---

<sup>8</sup> Belief in Christ is Christ in our hearts, and the sleep of Christ in our hearts is the forgetfulness of faith.



瑪利亞一直等候著，直到她被召喚。爲何她要向外去尋求一個已經常駐於心的人呢？她擁有從深度愛情而來的明辨力，是一種超性的靜謐—不催迫自己前進，只平靜地等候恩寵來到的時刻。當耶穌召喚她的時候，她即迅速起身，奔去與主相遇。從任何角度來看，她都顯示她是自己的主人，不預先邀請天主，不緩於服從，也不爲強烈的情緒所驅策，即使耶穌召喚她。她領受了耶穌探視的恩寵，卻不失掉她的冷靜。

瑪爾大過度熱切，反而未成就任何事情。

接著，所有的猶太人都跟著去看瑪利亞的去處。瑪利亞一見到耶穌，就投身到耶穌的腳前，說了與瑪爾大同樣的話：「主，若是祢在這裡，我的兄弟絕不會死！」一樣的話，卻得到不一樣的結果。她那更大的信德與愛德，掙得了這個奇蹟！

她在耶穌前哭泣！主動了憐憫的心：「耶穌看見她哭泣，還有同她一起來的猶太人也哭泣，便心神感傷，難過了起來。」

耶穌問：「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

他們回答：「主，祢來看吧！」於是耶穌流淚了。

究竟什麼感動了耶穌？猶太人注意到：「看！祂多麼愛他啊！」

然而耶穌只爲拉匝祿哭泣嗎？有些人說：「這個開了瞎子眼睛的，豈不能使這人也不死嗎？」

這種隱含判斷的膚淺推論，好像耶穌不怎麼關心拉匝祿似的，必定讓耶穌聽起來格外難過。

「於是，耶穌心中又感傷起來，就去到墳墓前。」祂說道：「挪開那塊石頭！」

這個命令震驚了所有跟隨祂的人。拉匝祿的遺體已在墳墓內四天了，墳外還有塊大石。此時耶穌要求瑪利亞與瑪爾大相

信，祂能夠將她們的兄弟從死者中復活。這為瑪爾大而言有些難度，因為她尚未到達這樣的信德程度。瑪爾大以一貫務實的個性提醒耶穌：「主，已經臭了，因為已有四天了。」而瑪利亞什麼話也沒說，她的信德堅定。因為她信德的深度，耶穌行了這奇蹟。

於是他們動手挪開這塊大石，腐敗的臭氣從墓中沖出，他們有些躊躇。

但耶穌堅定地說：「我不是告訴過妳：如果妳信，就會看到天主的光榮嗎？」

他們顫抖的手挪開了大石。瑪爾大心中焦慮，但是瑪利亞表現沉靜。所有人的眼光都定在耶穌身上。

「耶穌於是舉目向上說：『父啊！我感謝祢，因為祢俯聽了我。我本來知道祢常常俯聽我，但是，我說這話，是為四周站立的群眾，好叫他們信是祢派遣了我。』」

「說完這話，便大聲喊說：『拉匝祿，出來吧！』」

「死者便出來了，腳和手都還纏著布條，面上還蒙著汗巾。」

「耶穌向他們說：『解開他，讓他行走吧！』」

耶穌的呼喊是怎樣的強烈啊！莫非這就是天主對罪人的愛情強度？因為祂為祂的「朋友」而喊叫，一位已經迷失、死亡、必須被召喚回到生命中的朋友。

## 瑪爾大與瑪利亞

耶穌對一些看似相同的請求，經常顯示出極不同的反應。王臣如何積極地懇求耶穌到他家中去醫治他的兒子，但耶穌拒絕動身；百夫長爲了他的僕人前來懇求耶穌，耶穌卻主動地表示願意與他前去。前者需要信德；而後者有信德，卻需證明。爲我們自己的請求而言，基督給的回應也是一樣的。

在復活拉匝祿的故事中，我們觀察耶穌的反應，同時提醒我們祂對待王臣與百夫長的方式。瑪爾大走出去見主，然而祂卻留在村外；瑪利亞在主尚未召喚之前，未有任何舉動，但她尚未提出請求時，耶穌就進入村內了。

福音上說：「瑪爾大一聽說耶穌來了，便去迎接祂」<sup>1</sup>。但耶穌無視於瑪爾大的請求，繼續留在原處。

當瑪利亞在耶穌的邀請下含淚前往會晤時，祂卻深深地動容，立即進入村裡，從墳墓中復活了拉匝祿。信德的關鍵性危機就在此刻發生了。它的目的，是爲引領我們到一個單純地依賴信德而生活的根本意願裡，放棄那些可覺察的安慰來支持我們。

王臣與百夫長的對比，說明一種弔詭；正如瑪爾大與瑪利亞之間的情況。當你尋求耶穌具體臨在的時候，你要的是一種

---

<sup>1</sup> 若十一 20。

可感受到、可理解的安慰性臨在，這時你反而找不到祂。然而就在你放棄尋求祂具體臨在的安慰時，祂就前來了。

《羅馬書》中引用了《依撒意亞先知書》的一段話，便表達這種觀點：「未曾尋找我的人，找到了我；對未曾訪問我的人，我顯現了」<sup>2</sup>。

靈性成熟的過程，就像從孩童期進入青年期的成長過程。我們必須了解耶穌是真天主，以信德來尋求祂，並且完全接受這其中所包括的一切事實。真正的信德不是依賴本性上的支持，或是以任何一種可感受到的安慰來尋求祂。

當瑪爾大出去見耶穌時，意味著她出去尋求耶穌那可被感受的臨在。瑪利亞留在家裡，意味著她已在信德中擁有耶穌了。當瑪利亞被召喚時，她已經預備好立即動身。她那令人讚嘆的明辨力，值得好好觀察。她被耶穌召喚時才前去與祂會面，這表示她在做任何其它事之前，已經謙抑自下。當她在耶穌面前落淚時，祂就徹底地心軟了，並賞賜給她超過她所敢祈求的恩寵。

如果我們尋求的是耶穌那可被覺察的臨在，就和那些只尋求安慰、卻非耶穌本身的人一樣了。這是靈性旅程上多麼大的阻礙啊！

這也是隱修生活中苦修的緣由。

像聖十字若望這樣的靈修家便已觀察到：當人們獻身於默觀生活時，會很快地進入這種信德危機之中。那些在祈禱中未謹慎自律的人，反而會較慢進入這種危機，甚或不會遭遇這樣的危機。這些人可能在生活中分心走意，消耗了他們面對天主

---

<sup>2</sup> 羅十 20。

與自己所需要的時間及能量。但是若將他們放在一個缺乏具體安慰的環境，或是教導他們別過於尋求這些安慰時，信德危機逐漸就會在他們身上展開。

靈性生活的剛開始，耶穌在他們的生活中逐漸重要起來，宛如一個人性上的朋友；但逐漸地，耶穌開始遠離。這時他們必須開始依靠信德而生活。這種真實的信德生活，對他們來說好像是個無比的打擊。基督將祂時常置於門徒前的問題，也擺在那些祂嘗試引領進入相同信德危機者的面前。他問：「你們的信德在哪裡呢？」<sup>3</sup>「為什麼你們這樣膽怯，你們怎麼還沒有信德呢？」<sup>4</sup>

福音中，耶穌屢次抱怨人們缺乏信德<sup>5</sup>。一旦祂找到了一絲火花般的信德時，就以極為讚賞與歡喜的心情<sup>6</sup>，甚至帶著極大的驚嘆，召喚人們去注意它。

如果你為了祂可感受的臨在才尋求祂，祂就隱藏起來。如果你以信德尋求祂，只尋求祂本身，你就會找到祂。這就是瑪爾大與瑪利亞信德的差異。她們兩人說了相同的話，卻得到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

<sup>3</sup> 路八 25。

<sup>4</sup> 谷四 40。

<sup>5</sup> 瑪十四 31；十七 20；路九 41；十二 28。

<sup>6</sup> 瑪八 10；九 29；十五 28 等。

## 信德關鍵性危機的目的

生命的考驗，無論內在或外在的，都是天主為使我們能完全預備好天國，而引領我們的靈魂一步步臻於成熟的方法。祂整個培育人靈的計畫，不像報紙上所描述的日常生活。人必須自己經歷過這種本性上的苦和靈性上的苦，且缺乏看得到的或可理解的神慰。如果你能感受到自己將置身何處，痛苦或許會減少一點，這可能是你唯一的安慰。有時，天主自己會掀起帳幕的一隅，向你揭露那些正在成熟的小小果實。然而，卻也僅此而已，舞台的帷幔是從不完全拉起的。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其他關係在信德關鍵時刻中的退化。某個人進入了一座修道院，他心裡可能這樣抱怨著：

「在修院外，每一個人對我都相當和善。他們讚美我、尊重我。然而在這裡，每當我做錯了什麼，這些聖人們總讓我日子難熬。看來，他們並不欣賞我。他們期待我做我從未做過的工作，我怎麼可能滿足他們呢？」

在修道院中，不被人所欣賞或注意，的確是件令人沮喪的事情，特別是你在修道院外擁有成功的人際關係，外人都信任你的能力。若一位初學生無法理解究竟什麼正在發生，他可能會自問：「或許，我來錯地方了！若我留在一個能夠散發光芒，且被欣賞的氛圍裡，我定能做得更多更好的。」

當然，這樣的態度不會使人太過遠離修道院。但是這種被羞辱的感受，卻能成為朝向正確方向的動力。通常聖神利用這種機會撕碎我們建構在與他人之間的自我滿足——我們提供服務，被感謝而覺得喜樂，這是我們服務的報酬。令人沮喪的是，當我們進入上主的殿宇時，那些感謝就一一消失了。

其他的人際關係可能變得更令人沮喪。儘管聖女大德蘭先前是如何地善於交際、多麼討人喜愛，當她經歷這樣的考驗時，她恨不得將這些人嚼碎！她與其他修女發生口角時，她心裡想到的，並不是希臘教父們所建議的「心平氣和」，反倒是盡量克制自己不去反咬她們。事實上，你或許會自問：

「我究竟怎麼了？在外頭我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我從未拍死過一隻蒼蠅！但現在我卻有個強烈的感受，想從天花板上拿一根橫樑去砸碎某人的頭！」

這種情緒不只是奉獻生活的張力，更是天主在行動，祂要真實地撕毀某物。具體來說，天主所撕毀的，並非我們的德行，而是我們對那些德行的過度依賴。換句話說，我們在走向天主的路上，常以為這德行是我們個人的努力。天主就是要撕去這個想法。個人的努力只會帶我們遠離天主，最後，人為努力的不適當性，就會被揭露出來。我們必須逐步進入客納罕婦人的景況裡，她對所有的資源都感到無望，只寄望耶穌，她不顧一切地從心底呼喊：「幫助我」。這三個字對那些曾經歷徹底毀滅、喪失所有從人而來的幫助、最後完全轉向天主的人而言，其所表達的意義是無窮盡的。信德關鍵性危機的終向和目標，就是人對天主全然的依靠。

《若望福音》中，在耶穌受難前有一些皈依的希臘人希望

見到耶穌<sup>1</sup>。通常耶穌面對群眾，都是相當親切的，例如尼苛德摩<sup>2</sup>、撒瑪黎雅婦人<sup>3</sup>等。然而，當這些人說「我們願拜見耶穌」，請門徒代轉時，祂的表現卻是毫不在意的樣子。那時候，耶穌正瀕臨苦難的時辰，因為祂正是爲此而來到這世界的。

祂的回應只是：

「人子要受光榮的時辰到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在現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於永生。<sup>4</sup>」

這是將祂的使命帶入世界的一個機會。但祂即將面臨死亡的時刻近了，他心中清楚：唯有透過自己的苦難與死亡，而非透過交談，世上的人們才能得救。因此，耶穌此刻更關切的，不是與人談話，而是引領祂的門徒們了解，經歷死亡之後的復活生命更完滿。耶穌教導他們，死而復活是何等重要。唯有經歷沮喪和苦難，且交付自己，我們才能真正得到生命。其它的活動（包括使徒工作）與死而復活這件事比較起來，都應暫時擱置，直到祂救世工作完成。

看來，耶穌可能會對我們這樣說：「你以爲你可以全部靠自己的力量嗎？除非你允許自己本性生命死了，你才會結出豐碩的果實來！」

我們對默觀文學有一種誤解，以爲走靈修這條路的人，會到達一種人間樂園，至少是靈性生命的樂園，樂園中充滿難以

---

<sup>1</sup> 若十二 20~36。

<sup>2</sup> 若三 1~21。

<sup>3</sup> 若四 1~42。

<sup>4</sup> 若十二 23~26。



言喻的神慰與無盡的喜樂。倘若我們真這樣以為，那就錯了。

默觀文學所堅持的，其實是人經過一定時間的歷練之後，在本質上得到突破。它暗示人們將進入一種美妙的內在自由之中，那是天主寓居之處。神秘家的經驗引領人們相信，這些都真實發生過。我們也必須這樣認知。否則，我們可能會天真地以為，只要伸出魔棒，在我們生命最後的五年或十年間，我們就可以變成超人，百害不侵。

我們活得越久，就越能理解神秘家那些美妙經驗，只是短暫的。除此之外，這些神秘家與我們實在是沒什麼兩樣。或許，當我們第一次閱讀聖女大德蘭的自傳時，我們並未太注意到這個事實：她神魂超拔的經驗只維持了半個小時。我們卻以為它有半輩子之久。那半小時，與剩下的廿三小時又三十分鐘之間，有極明顯的差異。

任何一個真實的默觀生命，都包含著極大的苦難。如果有短暫的一刻，甚至一個半小時，恩寵沛降，這短短的一刻會使其餘的時間變得更難以忍受！偉大的教父們從未給世上的靈性疾病一個萬靈丹；他們說：基督徒的生命唯有到達天國，才得以成全。任何一個想在此世尋求賞報的人，不僅會失望，還會走上錯誤的道路。

對於聖史若望所描述的這個事件，耶穌怎樣反應呢？在那個事件中，耶穌似乎先預嚐了苦難：「現在，我的心神煩亂！」<sup>5</sup>

耶穌相當靠近生命的終結點了，僅剩幾日可活；祂害怕那即將到來的死亡，祂的心神憂苦煩亂。無疑地，祂將經由一個美麗的、祥和的、毫無痛苦的死亡，進入天上之父的懷抱。然

---

<sup>5</sup> 若十二 27。

而，祂也有一個強烈吶喊、猛烈掙扎、正承受可怕痛苦的肉身。祂感到被天父遺棄的痛苦。耶穌的勝利，就在於祂能完全地**接受**（注意！不是「享受」）這些情境。祂說：「父啊！在這些嚴峻的考驗中，拯救我吧！」

隨即而來的，是祂英雄般的交付自己：「我在此，正是爲了這個時辰。」換句話說，「我要去面對這嚴峻的考驗！」祂要面對的不是其他，而是在祂面前的嚴峻考驗！

認爲受苦會變成享受，或是它會完全停止，這是不可能的！福音中從未說過做一個基督徒，你必須去品嚐或欣賞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痛苦和苦難。在恩寵中成長，不是說失去了我們的人性或情感。事實上，耶穌是在人類的存有中受苦。然而祂與我們有一點不同：祂備有天父的愛，去承受天父願意祂承受的任何苦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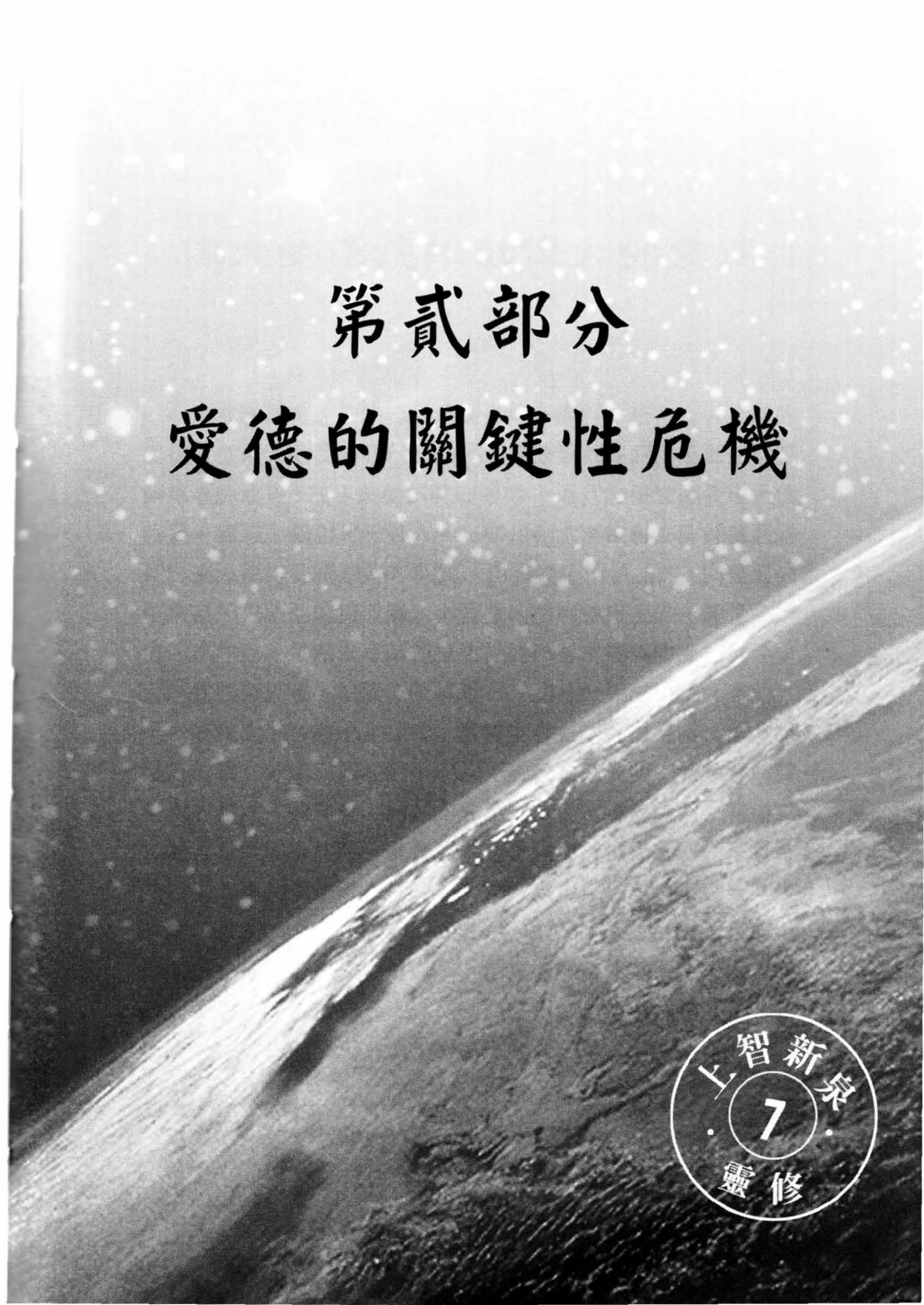
這也是客納罕婦人所做的。雖有外在的羞辱與痛苦，她仍堅持、信賴，且在盼望中懷著盼望。這正是所有基督徒該有的態度，爲將他們引領到一個極高程度的靈性成熟。當信德、望德與愛德成爲我們走向天主的唯一途徑時，我們樂意其他方法被取走或被撕碎。當天主向我們提出邀請，而我們也真實地效法了基督時，那我們就是祂的僕人了。

耶穌在這事件中，向祂的僕人延伸這個承諾：「誰若事奉我（效法我上十字架），我父必尊重他。」<sup>6</sup>

或許不在此世，但肯定在來世。

---

<sup>6</sup> 若十二 26。



第貳部分  
愛德的關鍵性危機



# 偉大的信德推動偉大的愛德

聖女瑪麗德蓮的瞻禮，為禮儀學者而言，是個令人費解的慶日。從聖大額我略時代開始，瑪麗德蓮就被認為是那位以眼淚為耶穌濯足，並以頭髮拭乾的罪婦<sup>1</sup>。近代的研究卻發現這個慶日，實際上紀念著三個人。它原是紀念那位曾去耶穌墓園遇到白衣天使的瑪麗德蓮的事蹟<sup>2</sup>。但福音中所敘述的，則是另一位來自加里肋亞的悔改婦人；彌撒的禱詞中出現的，卻是伯達尼的瑪利亞，是懇求耶穌使拉匝祿從死者中復活的那一位。

我們可以說，禮儀似乎將這三人的身分弄模糊了。

事實上，若進一步探究，禮儀本身並未錯得離譜。儘管將這三位婦女分成三個慶節來慶祝，能使禮儀分明，但教會所要慶祝的是同一個理念，同樣的靈性經驗。當你比較發生在這三位婦人身上的事件時，就發現瑪麗德蓮與那位悔改婦人，以及伯達尼的瑪利亞的靈性經驗，其實極為相似。教會所慶祝的，是她們在巨大的考驗中，因著堅持信德而產生偉大信心與愛情。這三位聖婦成功地越過了「信德的關鍵性危機」。所以我們在禮儀中所敬禮的，不僅是她們三人，也是那些經歷過苦難與羞辱，成功獲得天主之愛的每一個人。

---

<sup>1</sup> 參：路七 36~50。

<sup>2</sup> 參：若廿 1~18。

藉由比較這三位婦人的經驗，來看看我說的是什麼意思。伯達尼的瑪利亞在耶穌給予她和瑪爾大的試探中，保持著信德。她堅信耶穌將把她們的兄弟拉匝祿從死者中、甚至從開始腐敗的身體裡復活起來。她對耶穌的信心不會動搖。

在耶穌的命令下，拉匝祿從墳墓中走出來。你可以猜想瑪利亞心中對耶穌有什麼感受？任何一個通過這種巨大的考驗，依賴天主神聖援助的人，都會了解瑪利亞一定萬分感激耶穌。她的信德並未錯置對象。

逾越節的前六天，伯達尼的瑪利亞在癩病人西滿家中的晚宴上，慷慨地證明她愛耶穌<sup>3</sup>。她帶著一斤極為珍貴的香膏「拿爾多」出現在晚宴中，希望能藉此表達她對耶穌的愛、感激和完全的奉獻。於是，她在耶穌的頭與腳處，傾倒了整瓶香膏。這個動作已經成為她全部存有的象徵，這也是為何耶穌對它如此看重。耶穌心裡清楚香膏與那慷慨的動作所標記的愛情。因此，祂對坐在桌前那些工於計算的人，讚美瑪利亞如此寶貴的「浪費」。

再來看看耶穌墓前的瑪麗德蓮。耶穌死後，瑪麗德蓮以沉重與困惑的心情尋覓祂。耶穌首先顯現給她，彷彿為了報答她熱切與急迫的渴望。當耶穌輕喚瑪麗的名字時，她沉重的心被釋放了。一股感激與喜樂的潮水湧流她內，使她完全專注於耶穌。

在《路加福音》中，悔改的婦人經歷了類似的恩寵<sup>4</sup>。但她的困難較屬個人性質的。伯達尼的瑪利亞因為耶穌復活了她摯

---

<sup>3</sup> 參：若十二 1~8。

<sup>4</sup> 參：路七 36~50。

愛的兄弟，對耶穌滿懷感激。她是那些因著對某人的愛，而達到這種感激程度者的典範。她為象徵大罪人的拉匝祿祈禱，使她如同那悔改的婦人一樣，經歷了內在的轉化。悔改的婦人見自己的罪過已被赦免，因此更加愛慕耶穌。

福音告訴我們，耶穌被邀請到一個法利塞人家中坐席。在沒有任何預警之下，一位在城內聲名狼藉的婦人走了進來。

「她一聽說耶穌在法利塞人家中坐席，就帶著一玉瓶香液。」看來，在那個時代，他們已經可以製造玉瓶了，伯達尼的瑪利亞在膏抹耶穌時，也用了類似的瓶子。事實上，這兩位婦人，有許多極相似之處，但她們的性情卻相當不同。

「她站在耶穌的背後，靠近祂的腳大哭起來。」她為自己的罪感到痛悔，希望被耶穌寬恕，然而她不知道做什麼來贖罪，這就是她的考驗！她只在意自己的罪過，而非他人的。她自覺到自己是個大罪人。

於是她順服於一個內在的衝動（依結果來看，那肯定出自聖神的感動），「用眼淚滴濕了耶穌的腳，用自己的頭髮擦乾，又熱切地親吻祂的腳，再抹上香液。」

宴會的主人全程目睹整個事件，自言自語說：「這人若是先知（也就是說，若祂有任何分辨能力的話），必定知道這個摸祂的是誰，是一個罪婦。」

我敢說，為一個先知而言，祂不難認出她不是良家婦女。然而因為她痛悔已罪，不再是過去的罪婦了！

耶穌看透了主人的心思，說：「西滿，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說。」西滿回答說：「師傅，請說吧！」

「一個債主有二個債戶：一個欠五百德納，另一個欠五十。因為他們都無力償還，債主就開恩，赦免了他們二

人。那麼，他們中誰更愛他呢？」

西滿回答說：「我想是那個多得恩赦的人。」

耶穌對他說：「你判斷的正對。」耶穌遂轉身向著那婦人，對西滿說：

「你看見這個婦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一般性的禮節），她卻用眼淚滴濕了我的腳，並用頭髮擦乾；你沒有給我行親吻禮（一般性的禮節），但她自從我進來，就不斷地親吻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一般性的禮節），她卻用香液抹了我的腳。」

耶穌將法利塞人與這位婦人的心意，做了嚴厲的比較。

耶穌指出來的，是婦人與法利塞人獲得赦免後的反應。因此祂說：「我告訴你：她那許多的罪得到了赦免，因為她愛得多！」

接下來是諷刺的語氣：「當然，那赦免的少的，因為他愛得少！」

換句話說：「正因為你不認為自己是個犯罪多端的罪人，因此你無法多得赦免！」

這位法利塞人的例子，代表那些對自我認識不足的人。這些人不認識自己的罪過，或多或少滿足於自己的功德和對天主的服事。他們通常想天主虧欠他們什麼。這種人沒有自我交付的能力，也沒有真正地去愛的能力。

從這位悔改婦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一個明瞭自己不幸與悲慘的典範。對於她過去沉浸於罪惡的事實，她誠實地面對自己與天主（當然，也面對了每一個人），並且祈求基督的愛來拯救她。

她並沒有說：「沒問題，我既欠了你五百德納，我就會以

每月五德納的比例來歸還你。」她沒有這樣做。她就只是俯伏耶穌腳前，並且百分之百地依賴祂的仁慈。

當耶穌對她說：「妳的罪得了赦免！」我們可以想像婦人的心情如何感激，這正是她渴望聽到的話！她並未要求耶穌讓她成爲一位聖人，或是成爲神秘家什麼的。她所求的，極度渴望的，僅是擺脫她的罪而已！她觸碰到耶穌柔軟的一面。具體來說，耶穌就是爲這理由從天而降：「我來是爲拯救那迷失的人」，不是爲那些只有部分失落的人，或那些外表不好的人。祂來，是爲那些毫無盼望的人！

換句話說，耶穌要在虛無上建立一個新的恩寵境界。祂要求人們除了真誠認識自己，以及信賴祂的仁慈之外，別無其他所求！

當悔改的婦人聽到耶穌的話後，她是顫抖的。因爲主的話實現了，當下她就被赦免了。

其他人開始竊竊私語。但誰會在意那些人心裡想什麼？婦人更是不在意！於是耶穌對她說：「妳的信德救了妳。」

這位婦人相信了什麼？**她相信了祂的愛情！**這個信德拯救了她。她筆直地投擲她的箭，正中耶穌的心！她爲自己，也爲其他了解她、跟隨她芳蹤的人，開啓了一道主耶穌的憐憫之泉。耶穌就在此時此刻，聖化了她。

因此聖瑪麗德蓮慶日所紀念的三位聖婦，在靈性生活上，其實是同一個。當一切人爲的援助都付諸闕如時，她們繼續堅持信賴耶穌的愛情！

我們在這幾位聖女的慶日中，慶祝那賞報的時刻已經來臨，那是信德與愛德完成工作的時刻。在這日子，那些越過了羞辱與苦難危機的人，與耶穌基督結合爲一！



## 靈性成長

在上一篇關於聖女瑪麗德蓮瞻禮的省思裡，我們發現：儘管在同一慶日中紀念三位不同的聖婦，她們在靈性生命上卻是一個整體。她們都達到對基督深刻的認識，不僅透過理性，更是經由愛。只有愛是通曉神聖的唯一途徑。這三位聖人都通過信德與望德的考驗，並經由羞辱與苦難而到達天主那裡。

在《聖詠》中，有許多的範例表達人對天主賞賜這類恩寵的感謝。《聖詠》卅四篇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位。這首詩是達味從培肋舍特王阿基士面前逃跑後所寫的<sup>1</sup>。

以下是整個事件的背景。

達味被撒烏耳追趕。在這之前，撒烏耳想用槍將達味釘在牆上，卻讓他逃走了<sup>2</sup>。之後，撒烏耳便開始像獵犬般在曠野中追趕達味。於是，達味躲進培肋舍特王的營帳中。很不幸地，有一個撒烏耳的臣僕—多厄格—也在那裡。達味是個被追捕的人，所以他唯一的權宜之計，就只有裝瘋賣傻了。這對那曾經殺死哥肋雅斯的偉大戰士而言，不啻是個莫大的恥辱。但是天主願意達味在此刻謙卑自己！於是達味斜靠著牆壁，像個瘋子般，鬍鬚上流著唾沫，以此方式裝瘋賣傻。

---

<sup>1</sup> 參：撒廿一 11~16。

<sup>2</sup> 參：撒上十九 8~10。

阿基士王想在他的軍隊中增添偉大的戰士。但當他看到這情景卻說：「你為何帶這個瘋子到我面前呢？難道我這邊傻子還不夠多嗎？把他帶走！」因此達味得以順利地逃脫了。

事實上，達味對於天主救援的反應，與前述的三位聖婦是一樣的。那是對天主的禮物與祂恩寵的一個絕妙回應。達味的整顆心都溶化在對天主的感激裡。我們在《聖詠》裡屢次聽到這種深刻感激的迴響。這就是為何《聖詠》是我們在祈禱上的導師，它教導我們如何面對天主的恩寵。倘若《聖詠》的精神能融入我們的生命中，我們就會明瞭如何真正的祈禱了。

這就是伯達尼的瑪利亞的心情。當她目睹已經腐敗四天的拉匝祿從墳墓中走出來時，她心中充滿極深的感激。那位悔改的婦人也是如此。她明瞭她獲得了衷心所渴望的，即救主白白地赦免她的罪。她們感謝祂。在《聖詠》卅四篇的啟發下，她們讚美耶穌的愛：「我必要時時讚美上主，對祂的讚頌常在我口！」

讚美是愛情結出的果實。基督徒信仰團體的核心是讚美天主。它體驗到感謝天主的迫切性。感謝天主不只是短暫的一刻，而是時時刻刻！天主每一刻都在世界中將恩寵傾注給人們。三位聖婦與達味都處在相同恩寵之下。他們深入基督徒團體的核心——基督的奧體，這認知使他們衷心地讚頌天主，愛與感激催促著他們！

《聖詠》作者詠唱：「願我的心靈因上主而自豪，願謙卑的人聽到也都喜悅」。這裡，「謙卑的人」意指那些與作者一樣被壓抑的人，他們可以理解為何他如此喊叫、為何謝恩、喜樂，以及雀躍不已。《聖詠》作者體會到：天主何等的美善，竟如此恩待人！

「請你們同我一起讚揚上主，讓我們齊聲頌揚祂的聖名。」天主的聖名代表天主仁慈與美善的化身，達味王深深體會到了。然後，他才回顧這整個事件：「我尋求了上主，祂聽了我的祈求：把我從一切驚惶中救出。」

當時達味的心情極度驚恐。就像悔改的婦人一樣，他全然不知天主是否會答覆他的呼求。

「你們要瞻仰祂，要喜形於色，你們的面容，絕不會羞愧。」這是個受盡折磨者的呼求。天主聆聽了他，將他從一切不幸中救拔出來。「在那敬畏上主的人四周有上主的天使紮營護守，救拔他們。」如今，達味心中毫不疑惑，他將從生活的天主手中領受恆常與確切的保護。

這是最有興趣強調的一句話：「請你們體驗，請你們觀看，上主是何等美善！投奔祂的人真是有福。」

基督徒團體常在感恩禮的彌撒曲中詠唱這一段經文。它啓發我們愛的奧秘：我們認識天主是透過愛祂，而非經由理性反省。透過愛才能達到對天主的深度認識。

對一般事物，我們先認識、了解，然後才能夠去愛。比如說，你必須先學習多年的哲學或其他科學之後，才能漸漸享受解決問題的過程。至於超性事物，它所經歷的程序卻正相反。按照《聖詠》作者的描述，我們必須先品嚐、享受，然後才能理解。在我們認識，並以達味與聖婦們的方式回應天主之前，我們必須先愛天主。

靈性的感官可用物質感官來做類比。它有視覺、聽覺、觸覺與味覺。在肉身上，味覺與觸覺是最親密的，在你品嚐或是觸碰時，對象直接臨在；而當你觀看、聆聽或聞它時，對象就不那麼直接臨在了。靈性觸覺是體驗對象的內在呈現。在本質

上，天主寓居於我們靈魂深處，我們可以感受到祂的臨在的話，最適切的類比表達就是品嚐！這是最親密、最直接的感官經驗。這經驗只是個類比，而非感官上的事實，但它卻是靈性上的事實。

教父們不斷地提醒我們，靈性感官的體驗必須透過我們外在感官的淨化。經由這淨化的過程，我們才不會依賴外在事物與本性知識尋求天主。所以，爲了活躍靈性官能，外在感官必須被淨化。達味告訴我們、邀請我們、也催迫我們要謙下自己，去走他經歷過的路，就是羞辱與苦難之路。如此一來，我們方有「品嚐」天主的經驗，也能認識祂是多麼美善。

Quoniam suavis est Dominus 這段拉丁文的意思是「天主是何等的美善」，也就是說：體驗天主的感覺是多麼適切、多麼相稱，以及何等正確，就像回家的感覺！

耶穌也說了同樣的話：「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爲我的軛是柔和的（suave），我的擔子是輕鬆的」<sup>3</sup>。Suave這個字很難翻譯。它的意思是說，天主的旨意是「合身（tailor-made）」的。它很適合你，且完全貼合你的身軀、毫無皺折。

天主的旨意完全正確，爲你剛好，是你所期待的。在你尚未抵達天鄉之前，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完全滿足你。然而，透過靈性感官的體驗，你會感到震撼，彷彿已經安全地回到家裡一樣。天主總是在那裡，你將在那一瞬間明瞭，祂確實就在那裡。所以請你仔細地品嚐與觀看吧！

靈性感官的經驗會將我們全然地轉向天主，這也是那三位聖婦所做的見證。伯達尼的瑪利亞在耶穌的頭上傾空整瓶的香

---

<sup>3</sup> 瑪十一 19-30。

液<sup>4</sup>；瑪麗德蓮將整個人投入耶穌的懷裡<sup>5</sup>；福音並未告訴我們那位悔改的婦女做了什麼，我們必須自己推斷，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們三位都用了自己的方式，吟唱了《聖詠》卅四篇。

若我們通過了生命中的考驗，我們也會高唱同樣的歌曲！

---

<sup>4</sup> 參：瑪廿六 7。

<sup>5</sup> 參：若廿 16。

## 靈性的感官

關於靈性感官的教導，起源於初期教會的教父們。人們注意到心靈覺醒後對天主的專注，這種專注力，我們稱為靈性感官的經驗。靈性感官的經驗震撼了精神領域的各個層面。我無法具體地定義靈性感官，因為這些類似官能的經驗屬於靈性層面；而靈性上的事物僅能以否定或象徵的方式來描述。也就是說，我只能在「不告訴你它們之為何物」的情形下，將它們點出來。

《路加福音》告訴我們，在耶穌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晚上常在一個地方歇腳，一處祂在聖殿繁忙教導後的憩息之所。有一天，祂與伯達尼的瑪利亞談話。她坐在耶穌的腳前，瑪爾大則忙於晚餐。瑪爾大抱怨瑪利亞在她最需要幫忙的時候卻十分悠閒。事實上，瑪利亞並非閒度時光，她正凝神專注在主的話。另一版本的英文聖經這樣翻譯：「她正在聆聽祂的話」。「聆聽」這個字，暗示著她的注意力正隨著話的內容而逐漸加深，全神貫注在說話的人身上。試想，當我們面前有個令人著迷的人，我們會有怎樣的感受？當這人開口說話時，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過程就發生了。你沒有注意他到底說了些什麼，因為你已不是以耳朵聽，而是以「心」去傾聽。

如果我們願意加深與基督的友誼，就必須在福音的特別字句中，划向深處，轉而進入說話者本身，就是那位降生成人的

耶穌，祂是自我啓示的永恆聖言。伯達尼的瑪利亞爲我們示範了一種對天主聖言更深層次的專注。一旦我們警覺到正與我們交談的是基督的位格時，我們就在靈性專注的起點上了。

每一個靈性操練與祈禱的目的，都是爲了帶我們進入與基督位格對位格 ( person-to-person )、存有對存有 ( being-to-being ) 的關係裡。當我們與耶穌相遇時，祂不只是話語，或只有肉身，而是耶穌基督的整個位格：取得人類肖像的永恆聖言。

「靈性專注」這個無法以思想和情感的方法所認識的概念，將逐漸地成爲我們靈性生活的習慣。天主的臨在悄悄地進入我們祈禱意識中，不斷地向我們揭露祂自己。教父們要教導我們的就是這一點。當我們專注於靈性感官的體驗時，它們幫助我們了解隱藏在其中的寶藏。

教父們指出，天主臨在的最初體驗，就好似香氣，這是靈性的嗅覺。靈性的嗅覺如同我們外在的嗅覺感官，當一個令人喜悅或是討厭的氣味出現時，我們會馬上感受到被吸引或厭惡。這立即的感受，不會延長到我們判斷這個氣味是好或不好。紫籐香味吸引人；若是大蒜或其他不討喜的氣味，我們自然就會避開它們。

祈禱、孤獨與靜默誘發靈性的嗅覺。那是一種渴望在寂靜與愛的專注中，等候天主的吸引力。這種無法令人抗拒的吸引力，帶領我們與基督相遇，即使我們已長久未感受到祂的臨在。有一首讚美歌的歌詞說：「引領我，我們將在祢那令人喜悅的香氣中追隨祢。」這句話並不是說，我們將去體驗那令人愉悅的香味，而是說，我們經驗到天主對我們的一種內在吸引力，祂的臨在彷彿是一股發自我們內心的芳香，而我們深深地被這香味所吸引。我們無法控制這香氣，只能接受它，或將我們自

己放在這馨香滿溢的路徑中。這種靈修的芬芳，全憑天主的意願，祂以自己的話語自我通傳。

當祈禱與內在寧靜吸引我們時，無論我們是否感受到安慰，然而這是我們正要進入默觀祈禱的記號。靜默的恩寵吸引我們日日不忘祈禱。

教父們覺察天主的臨在，是透過默觀祈禱而達到內在覺醒。內在的覺醒並非靜態的，而是動態的。那是一種開展的過程，變得與天主益形親密、愈趨一致，關係也更加深化。意志是靈魂的口。當聖神傾注聖愛於這個官能時，我們整個存有有經驗到天主臨在。這不再只是一種吸引，而是一個真實的臨在經驗。這是一種被天主擁抱的內在體驗，教父們稱它為靈性的觸覺。

在最後晚餐中斜躺於基督胸懷的若望，代表這第二種內在覺醒。福音告訴我們，若望將他的頭安歇於耶穌的懷裡。在那個時代人們用餐時，習慣是一手休息，一手吃東西。所以，若望坐在耶穌的身旁，且將頭斜躺進耶穌懷裡，十分輕鬆親密。「胸懷」指的是胸部的凹陷處，就是中央的位置，因此若望無法再更親近耶穌了。他將耳貼在耶穌的胸膛上，那是祂自我揭露的至聖所。

靈性的觸覺比靈性的嗅覺更接近天主的臨在。靈性的觸覺，如同靈性的嗅覺，不是一種身體上的官能感覺，而是我們的靈魂被天主觸碰或擁抱的經驗。我們彷彿感覺到天主從天而降，擁抱我們，或是從我們內擁抱著我們，親吻我們的靈魂。此時，我們幾乎忘我了。天主成了一切的一切。這種喜悅從靈性泉源的深處溢出，漫流到整個外在的感官，使我們連同肉軀都一同歡躍。天主聖神轉換我們整個有機體，進入一個充滿愛、



祥和與喜樂的盛大慶祝裡。聖奧斯定形容這種驚喜的經驗，就是轉身躍入「一個阿肋路亞」裡。

天主另一個更深的自我傳達方式，是靈性的味覺。《聖詠》的作者催迫我們向這種恩寵開放：「請來品嚐並觀看，天主是如此的甜蜜。」我們極靠近地觸碰某人是一回事，滲透他的靈魂又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寓居於我們內的天主才能使我們經驗到如此親密與深刻的程度。

當我們品嚐某物時，我們會吃光它，讓它進入我們內，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在靈性的結合中，天主臨在的經驗不僅像一股無法抗拒的吸引力，或一個親密的擁抱，更像是我們存有最深處一種整合性臨在的經驗。這就是五旬節的恩寵：基督活在我們的生命之中，更精確地說，基督與我們結合為一了。

當我們整個存有根植於天主時，我們在萬物中看見祂，也在祂內看見萬物。這並非只是一個單純體驗的果實，不是一種規則，而是靈性感官完整的發展過程。一旦我們進入到靈性味覺這層次，我們就可以在靈性感官上前後移動，猶如雅各伯夢中天梯上的天使一樣，那象徵我們的存有在靈性發展每一階段上，如何經驗天主的過程。

也許有人會對此表示反對，說：

「伯達尼的瑪利亞坐在耶穌腳前，聆聽祂的話，這聽起來很好；但為一個從未認識耶穌的人而言，他怎能期待相同的恩寵呢？又譬如：若望躺在主的胸懷，但又有誰能和他一樣奢望享受這樣的特恩呢？」

天主特別厚待祂揀選的人，這是事實。是的，祂向伯達尼的瑪利亞通傳祂臨在的內在芳香，也以神聖的行動碰觸了若望。然而在最後晚餐中，天主卻透過奉獻餅酒，將祂肉身和靈

性上的臨在，賞賜給所有的宗徒。這一刻就是天人神聖結合的恩寵時刻。因此，當我們領受聖體時，我們也領受天主自我給予的恩寵，經驗到靈性味覺。這是靈性覺醒的最高境界。

顯然，賜予被愛者的芬芳並非最大的恩寵；同理，觸摸過耶穌基督、品嚐過天主、體驗到與天主結合，這些也都不是最大的恩寵。天主的臨在不僅邀請我們與祂結合（union），更邀請我們與祂結為一體（unity）。

注意耶穌最後如何區別二者。這種超越的體驗，無論多麼超性和深刻，它都會存留在純信德與純愛德內。我們不需自我反省，藉著信德與愛德，就能與天主結合。天主自己的能量如此強而有力，又與我們如此親密，沒有任何官能覺察它的純一性，更不用說理解它了。但是，人藉信德卻能領受與天主結合的恩寵。信德的成長源於靈性的體驗與默觀祈禱的淨化。我們的靈性逐漸被喚醒，到達全信德的真實之中。這過程好似一條窄路，引領我們到達純粹的愛德。聖十字若望在他的著作中，描述這種純潔的信德是黑暗中的一道純光。當一道純光通過真空區時，人們無法察覺它，除非其中雜有塵埃，才可反映出光的能量。然而，即使純光無法被察覺，它的能量仍存留在那裡。

信德的祈禱將我們從期待以及任何靈性感官的附屬物中釋放出來。默觀祈禱不僅是靈性的感官覺察天主的臨在，並在祂的臨在中持續加深官能的專注力；它同樣也透過信德和愛德彰顯出來，也就是說我們相信天主的德能已經傾注在我們的靈魂內，但是由於它過於純淨和超越，以致我們無法覺察出來。這種聖神的傾注正是默觀的本質。聖十字若望稱此為通往與天主結合的隱密階梯。

## 從望德到愛德的動向

我們在福音中已經觀察過不少的人。那些人有共同的特徵，他們都希冀些什麼。王臣、百夫長、伯達尼的瑪利亞、瑪爾大、瑪麗德蓮、客納罕婦人和悔改的婦人，這些人都想向耶穌懇求些什麼。在受苦與羞辱之後，他們終於獲得他們懇求的恩惠。耶穌全然掌握一切，祂一步步引領這些人，從軟弱的信德，進入到堅強活潑的信德中。祂要逐步轉化人的信德成為望德。他們仰望耶穌，全然地轉向天主。人對天主完全的皈依，就是信德關鍵性危機的最後目的。

福音說：「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已經近了。」<sup>1</sup>

「悔改」的意思是「被改變」，或「回心轉意」。皈依天主，並不是要去做一系列的宗教操練、忍受一連串的考驗，或嚴厲地對待自己，而是「允許內心深處被改變」。

這才是信德關鍵性危機的成熟果實。它要根本地在我們內改變我們的價值，我們的信德、望德與愛德。伯達尼的瑪利亞看到她的兄弟從墳墓中走出之後，就在她存有的深處轉向耶穌，將自己全然奉獻給天主。在西滿家中的晚宴裡，她以傾空她珍愛的香液在耶穌身上的奢侈動作，來表達她的全部奉獻。

我們看出：信德的危機如同我們成長過程的第一部分。透

---

<sup>1</sup> 瑪四 17。

過聖洗的恩寵，我們被邀請去完全領悟天主愛的「寬、廣、高、深」<sup>2</sup>。因此，爲了完全領悟天主的愛，我們必須經歷另一個危機。當我們從青年期進入成年期時，也有類似的過程。

第二個危機是愛的煉淨。

我們需要愛來煉淨我們的靈性生命嗎？

我們回憶一下伯達尼的瑪利亞、客納罕婦人和悔改的婦人。她們在獲得赦罪的保證後，心裡滿溢著感激的浪潮，致使她們溢流出對天主的愛與讚美。那種喜樂是無法在幾小時或幾天內消退的。這經驗使得她們每一位與基督穩固地結合。實際上，她們寄望於耶穌的仁慈。從今以後，無論膽怯、考驗、困難，甚至耶穌的死亡，都使她們堅持這種剛強的望德。

現在我們設想，因著天主的恩寵，我們的信德已經被淨化，並且經驗到我們對耶穌的望德與信賴，成熟地進入愛的境界。我們知道我們愛天主不是尋求祂的恩惠，而是祂自身。這樣堅強的愛情仍需要被淨化嗎？

我們來看看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的例子<sup>3</sup>。或許人們認爲聖母從起初到現今在愛與恩寵的領域裡已經是成全的。然而天主對愛的看法卻與我們的極爲不同。

如果福音描述耶穌童年時期的敘述是正確的話，按照猶太習俗，聖家每一年必須前往耶路撒冷聖殿一次。有一回，當耶穌十二歲的時候，祂走失了！當時，瑪利亞與若瑟已經在回家的路上。在小耶穌走丟後，他們已經走了一天的路程。爲了尋回耶穌，他們回到耶路撒冷，花了三天時間才尋回祂。爲瑪利

---

<sup>2</sup> 弗三 18。

<sup>3</sup> 參：路二 41-52。

亞與若瑟而言，這件事是耶穌死亡的預像。這走失事件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聽到關於祂小時候的事情了。

我們很想問聖母找到她兒子時所問的相同問題：為何耶穌不事先告訴祂的母親祂要做的事情？若在現代，一個男孩離家出走，會被認為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小孩，他最後可能會落在社工人員的手中。

瑪利亞和若瑟找遍了各處。當父母遺失小孩時，一位心中的憂愁都會加增另一位的。他們必定這三天日夜都失眠，並且心煩意亂。當他們在聖殿裡找到了在拉比們中的小耶穌時，他們的訝異是可以想見的。顯然他們感到極大的喜樂。福音並未告訴我們小耶穌與拉比們爭論過什麼事情，但是每一位拉比都被祂的聰穎與回答所吸引！

小耶穌的雙親極度高興地看著祂，並且擁抱祂。然而聖母不得不唸了小耶穌一句，小耶穌畢竟是聖母的小孩。她向小耶穌說了一句極為普通、任何母親都會對離家或走失的小孩所說的話：「孩子，為什麼祢這樣對待我們？我們的心情多麼沉重；難道祢不知道，祢的父親與我都在找祢？」

此時聖母瑪利亞無法隱藏自己的感受。她的憂愁如此地深邃，唯有說出來才能減輕她內心的張力。然而小耶穌似乎沒有任何道歉的跡象，且對於這樣的景況相當地滿意。

之後，祂說了一句不尋常的話，只有天主自己才能這樣的斥責祂的母親！這是一位心急的母親。小耶穌說：「你們為什麼尋找我？難道你們不知道.....」。祂的意思是：你們應該已經知道「我必須在我父那裡」。

但是他們不明白祂對他們所說的話。瑪利亞和若瑟都愣住了！

說了這話後，「祂就同他們下去，來到納匝肋，屬他們管轄。」這正是祂的天父在那時刻要祂做的，一做就是許多年。

這個事件必定是由聖母告訴路加的。或許她願意我們知道，即使是她，也必須經耶穌提醒：天主的旨意應該優先於其他的責任與情感，包括那些最合情理的親情，那些祂極願向自己母親表達的愛情。

根據天主教的教義，聖母瑪利亞沒有原罪和其後果；她全部的感受與情感，皆從屬於她的意志之下。因此，她是完美的恩寵之子。但是，即使是她這樣完美的人，也需要耶穌提醒：天父的旨意高過一切。在尋子的考驗中，儘管她與天父的旨意完美地結合，她仍是對耶穌的回應感到困惑。就像耶穌在其他事件中所表達的那些令人困惑、狀似斥責的回答一樣，祂要的是穿透純潔心靈的深處，邀請人到達聖愛之境。祂提醒自己的母親說：「別忘了，我不只是妳的小孩而已，我還是永生天主之子！祂是我的父，我必須做祂所交付於我的工作。」

注意！這暗示了：從一般的角度來看，若瑟不是祂的父親。

耶穌向來是一個恭順的小孩。難道祂的父母需要人提醒，祂並不完全屬於他們，就如同祂也不完全屬於天主嗎？難道他們也需要提醒，天父的旨意必須優先於其他任何事物，包括他們作為父母的在內嗎？

當然，他們怎會知道天父的旨意是要求他們的兒子履行這樣的使命，最後還要冷漠地離開他們。

這樣的景況也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就在我們以為我們以全部的力量愛著天主的時候，或是當我們體驗祂的愛情時，在我們平靜與穩妥的時候，或是正當我們成功地通過了信德的考驗，到達一種對天主堅固的望德時。突然地，在沒有明顯原因

的情況下，一個新的內心淨化、一個再次追尋聖愛的召叫就來了。

當聖誕節期的禮儀宣告這段福音時，禱文祈求的意向是讓我們顯露出「美好的、悅納的、並成全的天主旨意」。這祈禱暗示了對天主旨意的委順有三個層次：天主的旨意是美好的，高過一切情感，且是成全的，即祂的旨意高過任何其他的愛，包括我們對自己的愛。

聖母對天主旨意的順服是無可置疑的。然而，小耶穌卻願意更進一步成全聖母，確定她對天父旨意的堅貞與純一。

在提醒聖母之後，小耶穌拾起祂的小行囊，與聖母下到納匝肋，再次成爲一個非常恭順的小孩，直到祂必須實現祂的時刻，爲了拯救世界而永遠地離開祂的母親。

## 寡婦的小錢幣

關於愛德的關鍵性危機，《路加福音》向我們揭示了另一個例子。那是聖經中對於天主最偉大的啓示之一。

有一天，耶穌來到聖殿，「祂舉目一望，看見富人把他們的獻儀投入銀庫內」<sup>1</sup>。

或許那只是一個箱子，就像現代聖堂門口所放置的那些奉獻箱一樣。無論如何，祂注視著人們如何奉獻出獻儀。行善的士紳們陸續將獻儀投進箱子。然後耶穌注意到一位可憐的寡婦投進兩枚小錢幣。看到這一幕，耶穌眼中充滿著喜悅的淚水。祂告訴門徒們說：

「我實在地告訴你們：這個寡婦比眾人給的都來得多。因為眾人拿的是餘錢給天主作獻儀；這位寡婦卻是從她的不足中，把她的一切生活費都投入了。」

就在這個事件之前，耶穌對經師們頗有微詞：

「你們應慎防經師！他們喜歡穿長袍遊行，喜愛街市上人們的致敬，喜歡坐會堂裡的高位和筵席上的首座。他們吞沒寡婦們的家產，又以長久的祈禱作掩飾。這些人必要遭受更重的處罰。<sup>2</sup>」

---

<sup>1</sup> 路廿一 1-4。

<sup>2</sup> 路廿 45-47。



耶穌鄙視那些公開的作秀行爲，特別是與虔敬天主相關的。然而在那些士紳之後，來了個可愛的小女士。她不曉得耶穌正注意著她的動作，更不知道她如此地震撼著耶穌。耶穌既沒有將她喚至一旁，輕拍其背地鼓勵她，也沒有將她的慷慨奉獻退還給她。

這位寡婦是誰？她是寡婦，沒有丈夫可以支持她。而且她還是一位乞討的婦人。她將她的小錢「放進銀庫裡」一教會的獻儀箱。她投進的是她的所有一兩枚小錢。我們可以用兩枚小錢來支持我們人性上的需求，就是身體與靈魂的需求。這位寡婦已無其他多餘的物品。除了她的身體與靈魂之外，她沒有什麼可以奉獻了。但是正因為她奉獻出她的全部所有，因此她奉獻得比其他人多。

這就是福音中不斷提醒我們的道理：天主在我們身上尋找的是一件來自我們最深存有處的禮物，就是我們的自我，而非我們的錢包。這件禮物比起其他我們可以奉獻給祂的東西，如講道、教導、管理、社交能力等天賦，或是說舌語、行神蹟、醫治病人等神恩，都來得珍貴。這些都是許多好人慷慨奉獻到教會的銀庫裡的東西。

唯獨這位寡婦與衆不同，她是一個完全將生命意義根植於尋求天主，別無他求的人。

她所能奉獻給天主的東西極少：她的貧窮、孤寂、軟弱，也就是她的極度匱乏。

事實上，這就是約伯的奉獻。在撒旦使他一無所有之後，約伯向天主奉獻他的一無所有<sup>3</sup>。他所有的資產、成就、地位，

---

<sup>3</sup> 參：約二 8。

與那些我們稱爲**身外之物**的一切，都被取走了。然後他奉獻給天主的，才是真正的禮物，就是他**自身**。

若我們已參透此事件的意義，我們就了解祈禱內修生活的力量與奧秘。儘管我們想要合理地運用我們的塔冷通，例如：服務他人，或是執行我們的工作等等，但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事物。天主希望我們奉獻的禮物，比其他種類的事物還要困難許多。因爲祂要的禮物，是我們存有的全部，即我們最深的自我。這種奉獻通常包括我們的許多不幸、軟弱與罪惡在內，而這些事物，通常主宰著我們的意識層面。這些奉獻出自我們的匱乏和我們的無能。當我們長年在服事天主上一無所獲卻仍願意繼續時，基督將如何地喜悅啊！當這些貧窮的人進入天國時，一切都將真相大白！

極少的人會懇求這樣的禮物吧！或許這是今天教會爲何會分裂的原因吧！這兩枚小錢代表全部的自我，但這份獻儀並不太常被投進教會的「銀庫」裡。當耶穌看著銀庫，期望獲得一種喜樂，但機會實在太稀少了：可憐的寡婦在自己匱乏的情形下，依然投下所有。那兩枚小錢投入時，可能不會造成什麼聲響，因爲實在太少了，但這卻是她的全部所有。爲內修生活而言，這一點小錢不會特別被注意的，卻是內修者的全部所有。這兩枚小錢，它的力量在於它深深地感動基督的心。

## 寡婦小錢幣的賞報

寡婦的奉獻與伯達尼的瑪利亞<sup>1</sup>的奉獻，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你還記得瑪利亞奉獻給耶穌整瓶的香液嗎？每個人都知道她愛耶穌很深，香液確切地象徵著她的愛情。然而，是什麼使晚宴中的人們感到驚奇，門徒們見她浪費而感到憤怒呢？她的不尋常處，不是在傾倒那瓶珍貴的香液時只滴下幾滴而已，而是**傾空瓶中的一切**。

「瞧」，她這樣說（不僅用話語說，更是用行動說）。令人期待的一小滴香液被傾倒出來了……碰！整罐玉瓶被打碎了！全部的香液傾倒在耶穌的頭上！瑪利亞心中完全沒有考慮到為明天、或為其他人與她自己留下一些什麼。她毫不考慮任何的代價，慷慨地將她的禮物奉獻給耶穌。這正是這個故事真正的重點。耶穌被這愛的舉動深深感動了。祂願意這個事件萬世萬代被記錄著：「這福音無論傳到哪裡……」<sup>2</sup>。

福音告訴我們，這位可愛的寡婦奉獻出「她賴以維生的一切」<sup>3</sup>。即使那只是少少的兩枚小錢，卻是她的全部所有。耶穌立即注意到這一點。祂讓門徒們注意這個不尋常的行為舉止，

---

<sup>1</sup> 瑪廿六 6~7。

<sup>2</sup> 瑪廿六 13。

<sup>3</sup> 路廿一 4。

如同祂宣告祂朋友——伯達尼的瑪利亞——一樣。

對我們而言，如果我們奉獻的是這世界或我們自己眼中看來貴重的事物，那麼，這樣的奉獻心態毫無意義。聰明的人將他洋溢的才華奉獻給耶穌；意志堅強的人以克苦的生活或行動來接近祂。這兩種方式都很有用，但非終極目的，只是方法。無論我們過於依賴哪一種，都有把它們誤當成目的的傾向。

事實上，耶穌重視的是真實而謙遜的交付。如果我們要與基督完美結合，其他方法無法接近祂。真正的方法如此容易，卻也是如此困難！我們不必奉獻什麼特別的東西給耶穌，祂要的，是我們的全部。

在我還是個男孩的時候，學校有一個經過周詳設計的體育課程。那課程的設計，是爲了讓那些男孩在課餘時有東西可忙碌。這個課程包含一系列體育競賽，像是吊單槓、爬繩梯，或是爬杆、跳遠、跳高等等。每一個項目都會給孩童們一些分數，直至學年結束時，分數累積最高的學童可以獲頒一座刻有他名字的可愛獎盃。

體育主任是一位性情和藹的老師。這樣的人通常被熱情地稱爲「大頭目」。在競賽項目中，最困難、也最刺激的是爬繩索。大頭目手中有一個很大的馬錶，比賽者都向前一步，將他們的手置於繩梯上。當大頭目喊「開始」後，他們開始攀爬。若你在十秒內爬到頂端，就得到十分；在六秒內達成，就得到六十分；三秒內是一百五十分。你必須非常結實與強壯，才能快速地到達頂端。當你爬杆時，那流汗的雙足也許還能提供些許的摩擦力，但爬繩索時，則一點幫助也沒有，這時你必須全部仰賴你的肌肉！

有些小男孩以極快的速度躍昇到繩梯上。一個名叫喬的小

男孩緊隨在後。他是個聰明的小孩，但是很胖。喬發現，這個體育項目爲他而言是項極大的羞辱。事實上，他甚至不敢開始爬。

每次爬繩索競賽，喬都只能緊抓著繩索，做做樣子。每次大頭目喊「開始」後，喬就被同伴嘲笑，無助地懸掛在繩索上掙扎。爲喬而言，這個競賽是個得到 A 的絕佳機會，如同他在課堂上優異的表現一樣。然而他愈努力，他愈加臉紅脖子粗！他的同伴這樣地喊叫：「怎麼啦，喬？快一點啊……算了，下一位！」

有一次，又在舉行爬繩索競賽，輪到喬的時候，他堅決拒絕上前。大頭目是個精明的人，看了孩子們一眼，說：「喬，難道你不願意爬這繩索？至少試一下也好啊！」

喬說：「不」。群眾的喧鬧沸騰著。

於是大頭目從他的雪茄中重重地吐出了一口煙，然後堅定地看著喬，挑戰他說：「只要你嘗試，我就給你一分！」

只要嘗試，就得一分！其他人一天或許就能得到六十分、八十分、甚至一百分！那個挑戰聽起來像是施捨，但是喬聽見後卻向前走了一步，完全不理會同伴們的嘲笑。他將手置於繩索上，如同以前一樣無助地懸掛在上面！他氣呼呼地在繩索上支撐了三、四十秒，一點也沒有爬上去。最後他退下來了。那爲他而言，這個挫敗如平常一樣。但是大頭日用一支大筆在喬的名字下面加上了一分。

其他的人理所當然地贏得了那可愛的獎盃。但你想一想，若注意到可憐寡婦的**那一位**與喬的記分員是同一人的話，誰會得到那獎盃呢？

當計分天使要結束一學年的評量時，他們見到許多人得到

一百分。但是當他們來到喬的名字下時，他們將只見到一分而已。然而同時，他們也見到了喬為嘗試這一分所得到的羞辱。這時，計分天使們會拿起筆來，在那一字之後加上許多的零——喬以百萬分的成績結束這學期！

從天主的眼光看，祂要的奉獻不是成就，而是努力。如果我們接受自己的貧窮與不足，且仍然願意放手一搏，我們在天主的名冊上，將得到比其他人都高的分數，如同那位可憐的寡婦一樣。我們想想，是誰使她成為乞討者呢？天主神聖的行動正推動我們走向約伯所象徵的絕境之中。在絕境中，我們沒什麼可以奉獻了。然而耶穌要求我們嘗試努力，即使我們知道結果還是失敗。每當祂要求我們服從，吞下想批評的話，或是仁慈地對待敵人等等，每一次我們都不可能！但是天主卻會鼓勵我們：「你若願意嘗試，我就給你一分！」

理由就在這裡：若我們努力了，因為嘗試而獲得了那寶貴的一分，天主就會拿起祂的大筆來，在這一字的後面加上許多的零。但是如果我們放棄嘗試，因而缺少了那決定性的一分，那麼再多的零都無濟於事！我們最後的分數，就是一個「零」了。

耶穌論及那寡婦的奉獻說：「她所投入的比其他人來得多。」祂的意思是什麼呢？她只不過投入兩枚小錢幣。但是耶穌知道，祂會為她所努力得到的一分加上許多的零，使她最後得到那可愛的獎盃。她實實在在得到了第一名的獎賞，自己卻不知道！她從來不曉得自己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情。真正的偉大從來不會認出自己的價值：「她的左手的確不知道她右手所行的」<sup>4</sup>。

---

<sup>4</sup> 瑪六3。

耶穌的道理極其美妙。祂直接進入真實的深處，向我們呈現最真實的價值。祂去除所有的虛假、偽裝、表面功夫、次要的與附屬的。「我兒，將你的心交給我」<sup>5</sup>，這就是耶穌的渴望。有了這份禮物，祂就能夠為我們加上其他的事物，但若少了它，無論觀眾的掌聲多麼響亮，我們的分數都將是極低的。

---

<sup>5</sup> 箴廿三 26。

## 愛德關鍵性危機的圓滿

耶穌的行動是獨一無二的。祂顛覆了夫婦們在家庭生活中的恬靜，似乎祂有意要淨化他們。如果耶穌願意淨化他們的意向，那我們的呢？

讓我們來看看舊約中約伯的故事<sup>1</sup>。無論約伯這個人是否只是傳奇性的虛構角色，或確有其人，這都不是重點。但它帶給我們的訊息，卻是重要的。或許當我們知道，舊約中那些偉大朋友只是個傳奇的時候，我們會有些失望。但那若是真實人事，我們就必須接受。無論如何，約伯向我們呈現的，以及他在萬世萬代所留下的訊息，都已經真實地存在了。

約伯代表一個與天主達到深度與穩定結合的人。在舊約的描述中，他是個極其富有的人。他豐碩的資產，象徵他豐富的內在狀態。他做了許多善行，有慷慨的愛心和單純的生命觀。天主自己也悅納約伯種種的義行。

然而約伯聖善的生活，卻引起撒旦的嫉妒。若有人以為在聖化的過程中，他可以與撒旦打交道的話，那你就與二千年來基督徒的傳統經驗背道而馳了。你不必如同埃及的聖安當（St. Anthony of Egypt）一樣遠離塵囂，到曠野中挑戰牠；你只要在生活中循規蹈矩，牠自己很快就會出現在你眼前了。

---

<sup>1</sup> 參：約一～二章。



約伯用心地經營自己的事業。他聖善的生活使周圍的人都獲益良多！透過聖經的描述，我們甚至以為，約伯已經準備穿越此生，抵達光榮的彼岸了。

然而，聖經說：

「有一天，天主的眾子都來侍立在上主面前，撒旦也夾在他們當中。上主問撒旦說：『你從哪裡來？』撒旦回答上主說：『我走遍了世界，周遊了各地回來。』上主對撒旦說：『你曾留心注意到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因為世上沒有一個像他那樣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遠避邪惡的人。』」

撒旦表達了牠對這種人的嫉妒。牠毫不畏懼地對天主說：

「約伯哪裡是無緣無故敬畏天主的呢？你不是四面保護他、他的家庭和他所有的一切嗎？並且凡是牠親手做的，你都祝福了。你使他的牲畜在地上繁殖增多。但是你若伸手打擊他所有的一切，他必定當面詛咒你。」

天主並未回應這些話。祂必須承認這個可能性。事實上，約伯尚未完滿地證實他的德行。於是天主說：「好吧，他所有的一切都隨你處理，只是不要伸手加害他的身體。」撒旦得到允許，遂離開了。

面對這樣的景況，我們不能抱怨天主，因為魔鬼確實存在。一旦我們的恩寵生命茁壯時，我們無法從撒旦的嫉妒心前逃脫。但是天主利用魔鬼的狡猾，使祂的僕人成長更迅速、更強壯。約伯的愛德危機，從一連串意外的悲慘事件開始，這些悲慘事件包括他的產業、家人，最後是他的健康。

他與子女們坐在長兄家歡宴飲酒。信差們接二連三帶來噩耗。第一個信差說，他的牛驢群都被搶走了，除了逃回來報信

的之外，所有的僕人也都被殺死了。接下來，天降下大火將他所有的羊群與僕人燒死了；再來，盜匪劫走他所有的駱駝群。正當他想要平靜思緒的時候，第四個信差來報告說，一陣颶風捲起，房舍倒塌，他所有的兒女都在當中喪生了！

這時約伯的反應是什麼？「他起來，撕裂了外衣，俯伏在地叩拜。」

他表現了堅定的信德，說出了他心中對天主委順的話：

「我赤身脫離母胎，也要赤身歸去。上主賜的，上主收回。降臨在我身上的，沒有一件不是天主的旨意。願天主的名永受讚美！」

「就這一切事而論，約伯並沒有犯罪，也沒有說抱怨天主的話。<sup>2</sup>」

第一章以此話結束。你一定會想，他已經有獲得殉道者棕櫚樹枝的資格了；他已經達到如同在聖瑪麗德蓮慶日所紀念的那三位聖女，以及聖王達味那樣高的愛德程度了。但現在，他的愛要被試驗！約伯在痛苦中依然與天主的旨意結合。他證明他愛天主超過所有的家產，甚至所有的家人。

現在看看第二章說些什麼。撒旦並未在約伯的身上達到牠的目的：「又有一天，天主的眾子都前來侍立在上主面前，撒旦也在他們當中侍立在上主面前。」牠周遊各地回來，向天主說了相同的話。

上主對撒旦說：「你曾留心注意到我的僕人約伯嗎？世上沒有像他那樣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遠離邪惡的人。」

的確，在這一連串的考驗之後，天主才能給予約伯如同第

---

<sup>2</sup> 約一 22。

一次那樣的讚美。隨後，天主繼續說：「你雖然激動我加害於他，無端叫他傾家蕩產，但他依然保持自己的完善。」

明顯地，天主極不願意以那樣的方式來考驗祂的僕人約伯。祂有那麼一點被魔鬼那可憐的病態情緒逼入困境。

魔鬼說：「不！那只不過是以皮換皮罷了！人向來是願意捨棄所有，保全自己性命。但是，若你伸手打擊他的骨和肉，他必定當面詛咒你！」

經由這些話，魔鬼催促天主考驗約伯愛情的純一性，看看約伯究竟是否真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甚至他自己。

那三位聖婦與達味都準備好愛天主，但是他們仍希冀求得些許恩惠。他們都祈求些什麼。即使是那些慷慨地服事天主的人，或多或少也想得到些賞報。然而我們在此處所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真的只爲了天主本身而愛天主嗎？只因爲祂是無限的可愛者而愛祂，或者因爲其他的理由呢？**

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該渴望進入天國。雖然我們渴望天國，但我們的渴望常常是極微乎其微的，難以察覺。天主允許我們的渴望被焚毀，好使祂的僕人到達成全愛德的境界。這樣的境界，唯有透過深度的淨化才能抵達。這一類的考驗十分普遍。天主以特別的方式對待祂眷愛的人，並且在完成祂的目的之前，考驗絕不會停止。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挑戰就是：天主願意完成祂將自己交付給我們的旅程，只要我們也能完成將自己交付給祂的旅途。

現在讓我們回到約伯的故事。天主被撒旦催促，最後祂說：「任你處置他吧！但要保留他的生命。」

撒旦帶著這句話離開。接著牠痛擊了約伯。聖經精確地描述：「牠使約伯從足踵到頭頂都長了毒瘡。約伯坐在灰土堆中，

用瓦片刮身。」他的妻子試圖安慰他：「什麼！你還保持你的良善謙德嗎？你倒不如詛咒天主，死了算了！」

約伯回應說：「妳說這話真像一個糊塗的女人！難道我們只由天主那裡接受恩惠，而不接受災禍嗎？」於是聖經評論約伯道：「就這一切事而論，約伯沒有犯失言的過錯。」

這遭遇是多麼地普遍啊！當你失落並沮喪時，偏偏還有人來踢落你的牙齒，或對你說些挑釁的話。然而這是天主的恩惠，只針對你。

如同祂對待約伯一樣，祂不僅讓這些「壞事」發生在他身上，帶走他所有的朋友，並差遣三個所謂的「安慰者」給他！這些人以虔敬為名，不停地說些陳腔濫調來折磨他，指責他一些子虛烏有的罪證。這些虛假的「安慰者」使約伯的心情愈加沉重！

他懇求他們：「可憐我吧，我的朋友們！」換句話說：「請你們讓我安靜一會兒好嗎？」

那些虛假的安慰最後使他耐心盡失。約伯的耐心眾所周知。然而從經文中，我們發現他的耐心也僅至第二章為止。

這三位朋友一聽說約伯遭遇災難後，馬上啓程一起去安慰他。但是他們幾乎認不出他來。

「他們放聲大哭，撕破了外衣，把灰揚起落在自己的頭上。他們同他在灰土中坐了七天七夜，見他受苦太大，沒有人敢向他說一句話。<sup>3</sup>」

他們能對約伯說些什麼？他們保持著沉默。

最後，約伯打破了沉默，「開始詛咒自己的生日」：

---

<sup>3</sup> 約二 11-13。

「願我誕生的那日永遠消逝……願懷我的母腹，爲我成爲墓穴！願我一出母胎，立即死去……一切都要平靜，所有的事物都要變得安寧。我將與古王和公侯們深深地同眠在地裡……或像流產兒，未見光明的嬰孩，在那裡惡人停止作亂，勞悴者得享安寧……爲何賜不幸者以光明，賜心中憂苦者以生命？爲何這些人渴望死，死卻不至；尋求死亡勝於寶藏，見到墳墓甚感歡喜？像我這樣的人，只能在天主創造的迷宮中盲目地踏步前行。嘆息成了我的食物，唉嘆有如流水。悲痛淹沒了我的理智，一無所有使我感到頹喪。我所畏懼的偏偏臨於我身；我所害怕的迎面而來。然而我卻繼續持守信念，依舊安靜地忍受，直至最後憤怒征服了我！<sup>4</sup>」

無辜者的苦難向來是一件極大的奧秘。或許試圖去解釋它，倒不如將它視爲奧秘來接受它更好。明顯地，約伯並未在他的抱怨裡考慮到撒旦的作爲。如同我們在聖經的記載中看到的：先是物質上的資源，然後是靈性上的資源，天主一個接一個地拿掉了。「因爲天主是天主，創造者可以做祂任何想做的；無人可以對祂說：『你不能如此待我！』」這句話成了約伯最後的一絲安慰了。

當約伯漸漸接受了事實，安靜下來時，他純淨的愛德就飛快地成長。聖經最後描述他的景況：「天主照約伯以前所有的，加倍地賞賜給他。」（這景況再一次地象徵了他更加豐富的內在恩寵。）

---

<sup>4</sup> 約三 1ff。

## 若望：更大恩寵的象徴

我們已從福音中看到各種成功穿越信德關鍵性危機的人。事實上，我也可以提出失敗的例子，但還是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成功者的身上吧！這些渡過靈性轉型危機的人，早已從靈性成長上的襁褓期蛻變，進入青年期。現在該穿戴上符合此靈性年紀的衣著了。我們本性生命的開始是謙卑的，靈性生命亦然。我們必須調適自己的靈性生活到一個較為低下的起點。

若我們以自我中心的態度回應發生在我們生命中的事件；從早至晚恣意地放任各種情緒：就是敵意、爭吵、憤怒、仇恨、嫉妒、羨慕、焦躁、退縮、膽怯和情慾等感受，也就是說，我們讓自己的私慾偏情來掌控我們，那麼，我們仍舊只是個初學步的小孩。

當然，作為初學者本身並沒有錯誤。因為我們必須從某處開始。我們或許會自問：「喔，主啊！還要多久呢？」<sup>1</sup>在這樣的靈性年紀，我們需要一位母親。因此在這階段，恭敬童貞聖母瑪利亞是一個不錯的辦法。我們需要有人引領我們、安慰我們、教導我們走路，跌倒時有人把我們扶起，拭去我們的眼淚。

當我們進入靈性成長的青年期時，我們開始要以信德來回應生命中的事件。我們不再以自私的動機來處理我們情緒上的

---

<sup>1</sup> 詠七四 9~10。

問題，而是以從福音中觀察到的行為模式來處理它們。我們不會一次就獲得勝利，而必須經歷無數次的拉鋸戰。

當我們的信德產生危機時，天主要求兩種祭獻：一是曠野的祭獻，一是讚頌的祭獻。在先前所描述的事件中，我們已經看到它們如何運作。**曠野的祭獻**即是忍受誘惑的祭獻。當我們經驗到自我較為低下的本性反抗時，我們向天主奉獻我們的軟弱、悲慘與挫敗。這是一種在毫無甘美、毫無感覺的情況下，繼續服事天主，奉獻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工作與挫敗。

另外還有一種**讚頌的祭獻**，以聖女瑪麗德蓮的慶日所紀念的三位聖女，或是《聖詠》卅四篇為代表。在曠野中，我們一次次地被領到綠洲旁。有時候，天主允許我們經驗到祂的愛，並意識到祂的援助。當我們面對沙漠自覺軟弱時，我們將所有的盼望寄託在祂身上；當我們以為我們就要跌倒，卻由於一些不尋常的原因沒有失足時，我們只能感謝天主眷顧。我們的內心深處湧流出一股感激的浪潮。這樣的感激之情，有時極其溫和，有時如海嘯般排山倒海而來。我們稱這樣的感覺為「神慰」。

耶穌經歷過曠野的祭獻。祂在曠野中遭遇極大的誘惑。祂允許自己感受人性軟弱的暗潮，在極大的痛苦中呼喊，渴望逃離苦難與死亡。我們許多時候滿懷雄心壯志，渴望熱切地服事天主。但是當時刻來臨時，天主卻給予我們曠野的祭獻。剎那間，我們面對的十字架彷彿超過我們能力所及。於是我們的雙膝開始顫抖，並且對主說：「主啊！這件事，我們可以延後一些時間嗎？等到我靈性再堅強點就好了。」

主卻說：「就是今天，不是明天。」若我們通過了這個天主給的考驗，則我們對天主援助的經驗產生信賴，且更加深化。我們在絕望中懷著希望（hoped against hope），等待天主的援

助來到。

在成長的過程中，這兩種祭獻是常有的。確實，我們同時需要經驗二者。我們必須經驗自己的軟弱，在到達靈性青年期前，不斷地經驗天主神聖的力量。

說到讚頌之祭，《若望福音》中有一個特別的例子。它不同於伯達尼瑪利亞的事件。伯達尼的瑪利亞坐於耶穌腳前，深深地浸淫在耶穌本人整個存在上。很明顯地，她的靈性生命正從耶穌身上領受教導，更深入地認識奧秘本身。

然而在《若望福音》中，還有一個更大的恩寵<sup>2</sup>！當時耶穌為門徒們濯足，這是謙卑的標記。而且這必然喚起了若望對耶穌大的愛慕之情。耶穌這個動作，喚醒了若望愛耶穌一個新的深度。

「耶穌說了這些話之後，心神煩亂，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中有一個要出賣我。』」

我們看到祂正被痛苦煎熬著，心中並無喜樂。此時耶穌感受到曠野之祭：那是一種體驗到被自己所愛之人背叛的痛苦。

「門徒們互相觀望，猜疑祂說的是誰。門徒中有一個是耶穌所愛的，他斜依在耶穌的懷裡。」「胸懷」指的是胸口的凹陷處。若望將他的耳朵附貼在基督心上。他如此貼近耶穌，足以聆聽那背叛者在耶穌的心中引起的痛苦了！

我們或許會問：「若望如何能夠對耶穌做出那樣的姿態？」古人坐席時通常斜倚著左肘。因此為若望而言，這姿勢並沒有太大的困難。他依偎在耶穌的身旁，將頭緊靠在耶穌胸前。

伯多祿有些話想對耶穌說，但他見到若望所處的位置，就

---

<sup>2</sup> 參：若十三 1-30。



小聲地示意他：「你問祂說的是誰？」

於是若望毫無阻礙地問耶穌：「主！是誰？」

若望緊靠在耶穌的胸口處，已經無法更加靠近了。或許他當時必須離開這位置一會，去聽聽伯多祿說些什麼。無論如何，若望的姿勢具有標記性的意義。我們見到了悔改的婦人以淚水清洗耶穌的腳；我們見到了伯達尼的瑪利亞以香液傾倒在耶穌的頭上；然而此刻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若望，象徵了一個更大的恩寵！耶穌的胸懷代表什麼？將頭斜倚或歇息在耶穌的胸懷裡，又有什麼涵意？

首先我們知道，為猶太人而言，亞巴郎的胸懷是一個完美的位置，代表幸福、親密、保護、安全與熟悉的記號。我想指出的重點，就是親密關係。在富人與拉匝祿的比喻<sup>3</sup>中，那位可憐的拉匝祿被帶到亞巴郎的懷抱裡，在那裡，拉匝祿感到極其幸福，因為那是每個人都想去的地方。如果說亞巴郎的懷抱是樂園，那耶穌的呢？若望曾提及父的獨生聖子為「那位在聖父懷中的」。這樣看來，當若望歇息於耶穌的懷中，他就被耶穌帶進聖父的懷中了！

聖保祿說：「基督是男人的頭……而天主則是基督的頭」<sup>4</sup>。當若望歇息於基督懷中，基督就完全地成為他的頭了。

此刻的門徒們正準備領受基督的聖體。然而從靈性的觀點來看，若望已經象徵性地早所有人一步了。或許這是耶穌試圖教導若望聖體聖事的真正意義：**不是我們將基督領進我們內，而是祂將我們領進祂內**。每一次領受聖體，都是一次插枝的動

---

<sup>3</sup> 參：路十六 19~31。

<sup>4</sup> 格前十一 3。

作，使我們這些枝子能更深地進入**葡萄樹—基督—**裡。所以，此刻的小枝子—若望—已經被更深地嵌入葡萄樹中。他並未描述他所經驗到的，但顯然地，他的位置使他比其他的人都更容易了解耶穌心中的奧秘。

耶穌向若望揭露三件事情：首先，誰將要出賣祂；其次，祂對那叛徒懷有深情厚愛；最後，祂心中因為被愛徒出賣所受的苦痛。

耶穌的回答是這樣的：「我蘸這片餅遞給誰，誰就是。」

在傳統上，這個動作表達友誼。從耶穌這方面來說，這個動作可以被詮釋為：耶穌最後一次嘗試向出賣祂的門徒表達愛情：「我知道你就是那一位將要出賣我的人，然而我仍獻出我的友誼」。

「於是耶穌蘸了一片餅，親手遞給了猶達斯。隨著那片餅，撒旦進入了他的心。猶達斯吃了那片餅就出去了。那時正是黑夜。」

在耶穌的懷中歇息，並非無所事事。耶穌告訴我們：「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因此，歇息有一個特殊意義。那不只是片刻的小睡，也不是休閒。這裡的「歇息」是聖善的。那也是伯達尼的瑪利亞在耶穌腳前所享受的憩息。更好說：那是一種無論你正在做些什麼事，都憩息在天主懷中的恩寵。這是一種更大的恩寵，因為它結合了行動與默觀。若望所獲得的恩寵，是瑪利亞與瑪爾大的合併。但這恩寵的獲得需要更成熟的靈性生命。

當一切都平靜與祥和時，祈禱或歇息在天主內很容易；但是當你在奔馳的通勤電車上，或是當事務繁忙的時候，仍能歇息在天主內，這就不簡單了！若我們在與他人談話的同時，依

然歇息於主的懷裡，不需要爲了祈禱而中斷與他人的談話，這是多麼大的恩寵啊！這種恩寵比瑪利亞的更大，因爲獲得這恩寵在靈魂上與天主更親密，且將引領我們進入愛德中。

若望的憩息象徵的是一百零一個苦難後得到的平靜。痛苦已在信德中被撫平了。不是我們不再感受到痛苦，而是我們將一切都交付給天主了，並在祂內尋求翼蔭。這種靈性的憩息，連同被拯救的經驗，引領我們的靈魂進入更深的平安之中。那是主日的安息。這樣的安息，只在天堂中才能滿全。

「喔，主啊！請賜予他們永恆的安息。」教會爲那些在主內安息的靈魂這樣祈禱。這不是要使他們平安地坐在天堂的棕櫚樹下，而是說我們所有的渴望都已滿全了，即被三位一體的天主所擁有。

若望的憩息所象徵的，是那些在愛中活躍的人所獲得的安息；那是此世最高的活動形式—圓滿的愛情帶來最大的安息。

耶穌的母親瑪利亞正是這種恩寵的典範。這就是爲什麼度默觀生活的熙篤會，在聖母升天節的禮儀中恭讀瑪利亞與瑪爾大的福音故事<sup>5</sup>。聖母瑪利亞是一位完美的默觀者。她爲天主工作，也歇息在主內。這樣的恩寵只屬於那些已經穿越了信德與愛德的關鍵性危機，在內心深處進入天主永恆安息裡的人身上。

---

<sup>5</sup> 參：路十 38-42。

## 拉匝祿：基督徒覺醒的標記

拉匝祿的故事是耶穌走向死亡與復活的預像。拉匝祿象徵一個失喪的人，他藉著基督的苦難、死亡與復活，從罪惡的死亡深淵中進入天主的生命。在拉匝祿身上的病症，就是一個人的「假我」。這個「假我」包含了我們的軟弱、無知、驕傲，與所有從孩童時期到現在潛藏於我們無意識中的種種敗壞。拉匝祿從這些病症中被舉揚到神聖的生命，正是此事件的意義。拉匝祿復活，彰顯了基督復活的完整涵義。基督的復活重建了敗壞的人性。人性因此不僅被引入超性的生命中，更達到它的滿全。

耶穌這話暗示拉匝祿病症的意義：「這病不至於死，只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拉匝祿的例子，代表那些尋求更深沉浸於基督奧秘的人：一個願意他的假我死去、並耐心等待內在復活的人。這種內在的復活只來自於基督！

### (一)

「有一個病人名叫拉匝祿，他住在伯達尼，即瑪利亞與她姊姊瑪爾大所住的村莊。瑪利亞就是那曾用香液傅抹主的腳，並用自己的頭髮擦乾的婦人。患病的拉匝祿是她

的兄弟。」

「她們姊妹二人派人到耶穌那裡說：『主啊，你所愛的病了！』」

「耶穌聽了便說：『這病不至於死，只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並為叫天主子因此而受到光榮。』」

「耶穌素愛瑪爾大及她的妹妹和拉匝祿。當祂聽說拉匝祿病了，卻仍在原地逗留了二天。<sup>1</sup>」

拉匝祿的病，正是天主賞給祂朋友的一種特別病症。在耶穌還沒有來到時，拉匝祿的心中想些什麼？當兩姊妹見到拉匝祿逐漸死去的時候，她們的心中又作何感想？特別是她們還派了人告知耶穌拉匝祿病情的嚴重性！她們知道耶穌愛拉匝祿，也愛她們。耶穌將她們的住處作為歇腳處，白天在聖殿教導，晚上回那裡休息。若望描述這個事件時，似乎也相當訝異，為何耶穌沒有立即動身。他以有些虧欠的口吻描寫道：「祂真的耽擱了……」，好像是說：「我必須承認，在接到消息後，祂多逗留了兩天」。耶穌明顯地忽視祂朋友的請求和姊妹倆的痛苦。因這兩天的耽擱，祂不僅允許拉匝祿的病症惡化，還讓他經歷死亡，甚至連身體都腐敗了。耶穌最後來到時，拉匝祿已經在墳裡四天了。

拉匝祿身上的神秘病症究竟是什麼？特別是我們看到耶穌以這麼特別的方式來愛他。這病就是一種對「假我」的認知。這種「假我」包括懷孕的那一刻起，就存在於我們人格內的所有壞習慣。它包含從我們教養與環境中而來的種種情緒傷害；當我們尚無自我保護的能力時，他人在我們身上的傷害，

---

<sup>1</sup> 若十一 1~7。

無論是知情的或是不知情的；它包含所有藏在我們無意識中，爲了避免痛苦所養成的各種行爲模式。這些假我產生的人性悲劇，正是疾病與受苦所標記的。

事實上，拉匝祿一直是病著的，只是他自己並未意識到。最後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生病，經歷了所有症狀，最後死亡。唯有天主透過聖神的德能，才能舉揚他到圓滿的生命裡。這種完滿，是基督的死亡與復活所結出的果實。

拉匝祿陷入重病死亡的故事，與天主的朋友在面對他們的罪惡經驗時，所表現出來的考驗及內在感受是一樣的。他們的愧疚並未貢獻什麼，那愧疚之情只是原罪在他們的生命中所產生的效果而已。這種原罪的結果，正是天主要在他們身上與我們身上進行的淨化行動。當神聖的光芒開始光照我們的靈魂時，我們可以覺察到光的強度，它讓我們明白，究竟我們病得如何。

若我們坐在一間經過妥善打掃且燈光朦朧的屋裡，突然間有人點亮了一盞五萬瓦的燈泡，整個空間就會開始蠕動。這就像天主在我們內點燃那盞內在的亮光時，我們靈魂內所發生的情況。即使有人一直自認是天主的摯友，也將開始納悶，究竟他是否認識天主？約伯這樣描述他的經驗：

「我的邪惡罪過究有多少？讓我認識我的過犯和罪過吧！祢爲何遮掩祢的面容，將我視作祢的仇人？難道祢要喝走被風吹落的樹葉，追逐已枯乾的碎禾？祢寫下了我受苦的判詞，使我承擔青年時的罪過。祢把我的腳縛在木樁上，窺察我的一切行動，又爲我的腳步劃定界限。我的生

命已如腐爛的朽木，已如蛀蝕的衣服。<sup>2</sup>」

這裡，有兩個極端在這樣的病症中相遇了：就是神聖的光照與人的不幸。靈魂在天主前消溶了！它感受到靈性的本質被銷毀，於是以《聖詠》六九篇的話呼喊天主：

「天主，求祢從速拯救我！因大水已經到我的頸脖。我陷於泥濘中，沒有立足的處所。我沉入深水中，波濤掩蓋了我。我呼號得精疲力竭，咽喉已經焦乾。我常期望我的天主，望眼欲穿了。<sup>3</sup>」

或許當天主的尊威與人靈的極度貧乏相遇時，人特別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病症。約納先知體驗到被棄絕的感受，他在鯨魚的肚腹中祈禱：

「祢將我拋入海心深處，大水包圍了我。祢的波濤和巨浪漫過了我。我曾說：『我雖從祢面前被拋棄，但我仍要瞻仰祢的聖殿。』<sup>4</sup>」

這種病的另一些症狀，是覺得自己被懲罰、被監禁，或被棄絕，並且感覺天主拒絕聆聽他迫切的求救聲。耶肋米亞先知說過：

「在上主盛怒的鞭責下，我受盡了痛苦。祂引我走入黑暗，不見光明。祂終日再三伸手與我為敵，使我肌膚枯瘦，並折斷我的骨頭。祂在我四周築起圍牆，用毒草和痛苦環繞我。祂讓我居住在黑暗之中，好像久已死去的人。祂用垣牆圍困我，使我不能逃脫，且加重了我的桎梏。我

---

<sup>2</sup> 約十三 23~28。

<sup>3</sup> 詠六九 1~4。

<sup>4</sup> 納二 4~5。

求救時，祂掩耳不聽我的祈禱。祂用方石堵住了我的去路，阻塞了我的行徑。<sup>5</sup>」

這也許就是拉匝祿知道耶穌可以醫治他，卻沒有即時來的感受。爲了治癒病症，所有的症狀都必須先一一顯露出來。除了這樣做，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完成治癒。這也是爲何耶穌聽到拉匝祿的病況時，「卻仍在原地逗留了兩天」之故。

拉匝祿在墳墓中開始腐敗，這個圖像鮮活地描繪出那些遭遇內在煉淨者的靈修過程，他們顯然被天主遺忘和棄絕了！

## (二)

耶穌收到了姊妹倆的訊息：「主，你所愛的病了」。但是祂似乎忽視她們的請求。其他門徒問及拉匝祿時，耶穌回答說：「我們的朋友拉匝祿睡著了。」稍後，祂承認拉匝祿已死的事實：「拉匝祿死了。爲了你們的緣故，我不在那裡，好叫你們相信。現在我們到他那裡去吧！」

當耶穌最後抵達伯達尼時，祂看見死亡已四天的拉匝祿。祂聽見瑪爾大的祈禱，也看到瑪利亞的眼淚。瑪利亞的眼淚溶化了耶穌的心，祂的眼睛浸滿淚水。祂的心被此景撼動了！聖神降臨的那一日，宗徒們所聚集的屋子也被一陣強風撼動著。那撼動耶穌的心的，也是一股強大力量—聖神的德能—祂將會充滿拉匝祿的靈魂，如同祂充滿宗徒們聚集的屋子一樣。這個因聖神引發的深刻情感，使耶穌走向墳墓。「這墳墓是個洞穴，

---

<sup>5</sup> 哀三 1~9。



前面有一塊石頭堵著。」耶穌說：「挪開這塊石頭！」

「死者的姊姊瑪爾大向祂說：『主！屍體已經臭了，因為已有四天了。』」瑪爾大的信心開始動搖。耶穌迅速地拯救瑪爾大的信德：「我不是告訴過妳：如果妳信，就會看到天主的光榮嗎？」天主的光榮就是救恩的圓滿。

於是，在場的人將墳墓前的石頭挪開。然後耶穌向祂的父祈禱。祂知道人類再造的偉大工程，需要生命之源—天主的合作：

「父啊！我感謝祢，因為祢俯聽了我。我本來知道祢常常俯聽我，但是我說這話是爲了四周的群眾，好叫他們信：是祢派遣了我。」

耶穌感覺到祂內聖神的力量，於是大聲喊叫：「拉匝祿！出來吧！」

耶穌叫的不是「出現吧」，而是「**出來吧！**」—從舊有的生命走出來，從死亡中復活起來，成爲一個新標記的生命。拉匝祿就在衆目睽睽下「出來了，他的腳和手都纏著布條，面上還蒙著汗巾。」

耶穌說：「解開他，讓他行走吧。」

每一個真實地背負起自己罪過的人，也同時肩負起其他人的罪過，因此這世界也將藉著他的死亡而再次被拯救。他已經**死於死亡**了，這**死亡**正是虛假的自我。當他肉身死亡時，他就像基督一樣，成爲一個救恩性的標記。

每個人都有一塊自我中心的堅實核心，就像堵在拉匝祿墳前的大石頭。一旦人經驗到這塊石頭的重量，他就不會再判斷他人。他更能理解軟弱、無知與罪惡是如何沉重的負荷。而這，也是人類每一成員都必須在其生命中掙扎的重擔。

### (三)

拉匝祿的故事中有兩個重點：一是伯達尼瑪利亞的祈禱效果；一是拉匝祿的病及死亡的結果。

瑪利亞的眼淚感動了耶穌，使祂復活了已在墳墓四天的拉匝祿。她祈禱的力量具有震撼性！具體來說，拉匝祿復活後，耶穌開始走向十字架，為世界帶來救恩！瑪爾大走向耶穌，向祂祈禱了，但什麼事也未發生。瑪利亞走向祂，說了完全相同的話，耶穌卻立即進入村裡施行神蹟！復活拉匝祿的事件，使法利塞人更加確定耶穌必須要死。耶穌的生平事蹟都已被收入教會內妥善保存，好使它們在歷史中一次次重現。基督就活在此時此地，特別是在教會的聖事內。藉由聖事，祂向我們分享記載於福音裡的恩寵。耶穌可以用其他方法開始祂的苦難，然而祂因著伯達尼瑪利亞的祈禱（非任何一位宗徒的行動），選擇了祂的最後一步，走向死亡，拯救這世界。

我們必須將這個事實與拉匝祿生病及死亡所造成的結果作對照。假若拉匝祿沒有接受死亡，他就無法因瑪利亞的祈禱而復活。因此拉匝祿的死亡事實同樣重要，因為這促使瑪利亞向耶穌祈禱。死亡和祈禱兩者同時在神聖救恩工程中。

拉匝祿的病與死亡，在今日的世界中反映出一種普遍經驗。當今世界瀰漫在一種痛苦、被天主捨棄，或無法經驗到天主臨在的氛圍裡。這種天主缺席的感受，其特徵就是人們感覺生命缺乏意義。現代人感到寂寞、空虛及迷惘。在西方世界中，我們正在所謂的「後基督徒時代」。人們只要閱讀像 *Malcolm* 這一類的書，就會了解「後基督徒時代」是什麼意思。文化急速改變，極少數人能將過去的經驗與傳統整合於當今的轉變

中。失根的現象、失控的政策，加上改變社會的力量薄弱，這一切只會使現代人強烈感覺到末日已經來臨。

教會應反省這樣的經驗。基督徒蒙召進入這時代的痛苦裡，彼此在與天主疏離的相同經驗中分享。

耶穌從死者中復活拉匝祿時，許多人信從了祂。為那些願意在歷史中肩負起罪惡後果的人，這個福音啓示為他們帶來力量。罪惡的後果在當代極其可怕。我們與天主疏離的感受非常深刻。但是，那些看起來顛覆我們生命的事件，正是天主救恩計畫中的一部分。祂的救恩工程不僅僅為了我們，也為了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假如天主在這世界上可以找到夠多像拉匝祿與瑪利亞那樣與祂的奧秘計畫合作的人，祂就會為這世界預備一個大的甦醒。這些人擁有的是一種特殊的心靈貧窮，除了**死亡**之外，再無其他的字可以形容的完全貧窮。

#### (四)

拉匝祿代表那些在假我中成長、並在假我中死亡的人。走向這種死亡的道路，是極大的恩寵；從這種死亡的墳墓中走出來，則是更大的恩寵！通往此墳墓的路，對信德是一種挑戰。若人確信耶穌臨在，則病痛與死亡就沒這麼大的意義了。為了真正的信德，人必須體驗到天主的缺席。人對於天主的概念必須被粉碎，才會有病痛的癥狀。死亡的拉匝祿完全不知道墳墓外發生的一切事情。他不知道墳墓外聚集一大群弔謁者，也不知道耶穌最後真的來了。他更不知道耶穌如何靠近他。

墳墓中黑暗、陰沉、空氣缺乏，這些都是拉匝祿的心靈狀

態。墓口的巨石象徵他被禁錮的感受。當巨石被挪開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道刺眼的光芒立即驅散了所有的黑暗。人之所以如此喜愛黎明，正是因為長夜漫漫啊！一陣清新的空氣灌進墳墓內，使墳墓不再令人窒息。洞穴中也開始溫暖了起來，牆上的濕氣逐漸蒸發。拉匝祿開始從可怕的囚禁感受中解脫，他心內開始盼望，渴望被釋放。他對天主的愛已被點燃，但這只是個開始。他剛從靈性死亡的麻木中甦醒。

如今拉匝祿最深處聽到的那一聲呼喊，粉碎了他內在的圍牆！如同瑪麗德蓮<sup>6</sup>一樣，耶穌呼喚了她的名字。來自耶穌基督的召喚不是用耳朵就能聽到的，而是必須帶著信德，在存有的最深處才能聽見。那是一聲天主熟識你，並且愛你的召喚！那聲召喚是每個人都渴慕聆聽再三肯定的訊息。當天主對你的愛確定時，祂就召喚你的名字。當你理解了，這個認知將滲透你的整個存有——你的身、心、靈。

拉匝祿甦醒了，經由耶穌的喊叫，聖神傾注到他的靈魂裡。他完全地覺察到天主給予他的愛情。他起身，拋棄過去看待事物那種束縛的、不適當的方法。他的手腳仍纏著布條，因此他的第一步顯得蹣跚、跌撞。超性生命的甦醒，通常不是在傾刻間發生的，而是逐漸地進行。

拉匝祿努力地走到墓口。他的雙眼與基督相遇了。他等待著耶穌給予他擁抱，而祂早已在他內與他結合為一了。

直到那一刻，在至高恩寵沛降於拉匝祿之前，他內在的復活經驗都是不完全的。耶穌說「解開他，讓他行走吧！」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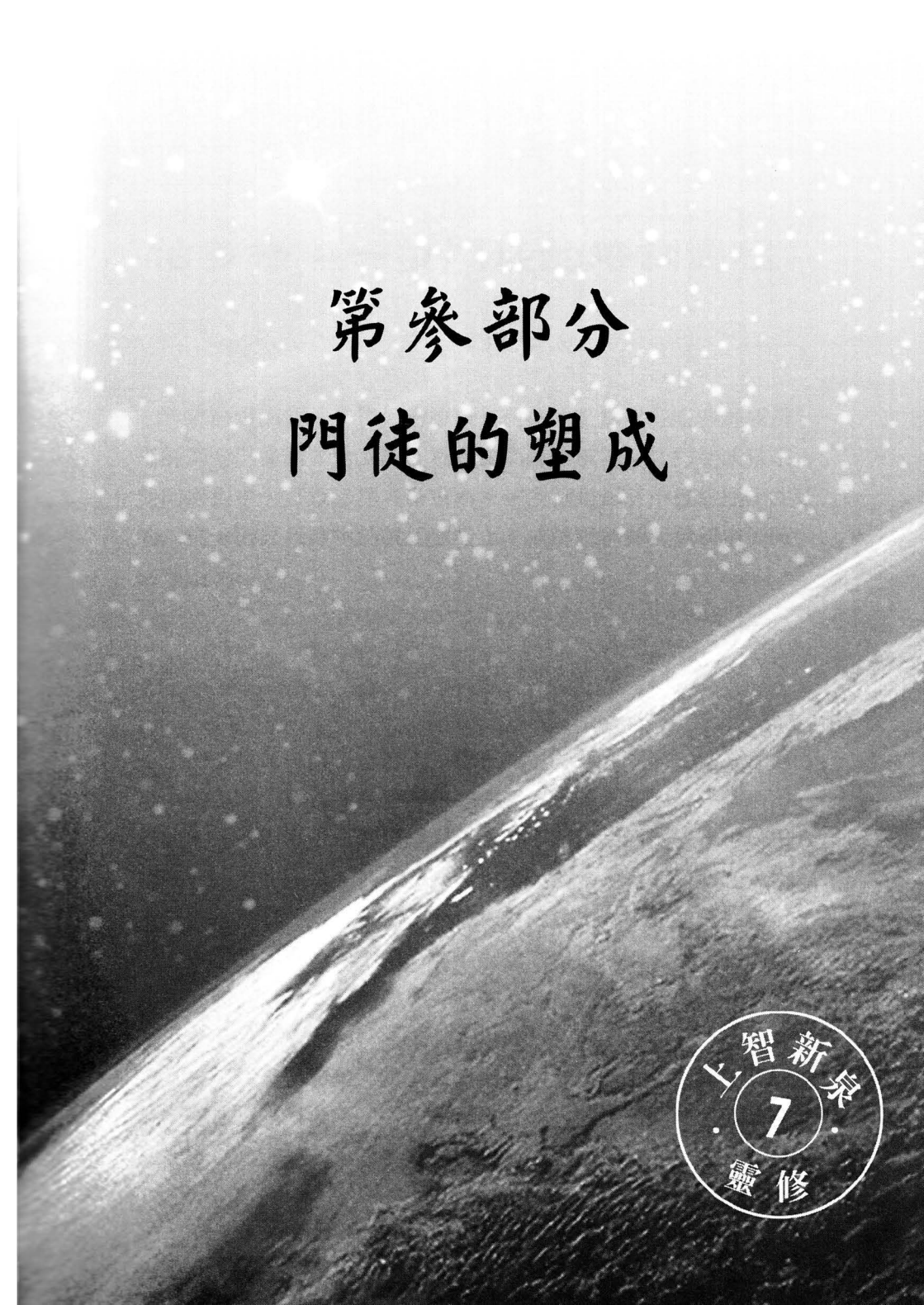
---

<sup>6</sup> 參：若廿 11 ff。

他先是站在墳墓的出口處，「腳和手都纏著布條，臉上還蒙著汗巾」。

這種釋放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拉匝祿已經從死亡與墳墓所代表的一切解脫。他的軟弱已經被耶穌的德能所取代。他的靈魂已經時時刻刻意識到寓居在他內的聖神。此刻的他，不再是被他自己的靈魂帶領，而是被那已佔據他所有官能的聖神所牽引。

此刻拉匝祿享受著自由的滋味，並經驗到聖神的果實—仁愛、喜樂與平安。他以一顆自由的心，品嚐那驅走所有恐懼的愛情，信任地依偎在聖父的懷裡，慶祝這場神聖結合的婚宴。那正是癩病者西滿家晚餐代表的意義：人在自由中履行天主的誠命；在自由中成為真實的自己—天主所造的他；在自由中歡欣歌舞，慶祝超性生命的奧秘，這奧秘就在我們的內部。



第參部分  
門徒的塑成



# 伯多祿：一位門徒的培訓過程

這一段描述伯多祿如何準備其使命，是為那些有興趣成為耶穌基督門徒的人而寫的。我們從耶穌培訓第一批門徒成為宗徒的過程中，可以學到許多東西。伯多祿是福音中最具標記性的人物，因此我將焦點置於他身上，並解說耶穌對他個別訓練的理由。

## (一)

伯多祿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在加里肋亞海的附近經營一個小小的魚販生意。他與岳母住在一起，這暗示他應是一個很不錯的人。他的妻子或許已經過世了吧？因為我們在福音中從未找到有關她的描述。伯多祿天性熱情、衝動，宛如一個大人物（至少是大家注意的焦點）。他總是流逸出心中的抱負，在言行中表現出一股領導之風。他也喜歡當領袖人物。不過正因為如此，他常常過於自信而導致挫敗。當然，我的目的並非要詆毀伯多祿。

我試圖表達的是，當基督決定挑選一位像我們這樣平凡的人，使他鶴立雞群時，這絕對是出於祂的意思，而非我們的。基督自己必定是在祂的事業中擁有最多股權的那一位，也必定

是使這事業成功的那一位。

若我們仔細查看天主在我們靈魂上的所作所爲，我們會發現，福音是我們的一面鏡子。在每一日那些與耶穌相遇的人群中，我們亦看見自己正與耶穌相遇。耶穌與門徒之間關係的成長，象徵著我們與祂之間關係的變化。事實上，自祂升天後，祂沒有太多的改變，只是變得更具有能力。

讓我們來看看耶穌召叫第一批門徒的情況。耶穌過隱居生活已有卅年，還沒人知道祂是誰，甚至洗者若翰也不認識祂。若翰曾被告知，當他見到一隻鴿子降臨於某人身上時，他將認出天主子默西亞來。這是啓示給他的唯一記號。

洗者若翰有屬於他自己的門徒：伯多祿的兄弟安德肋，與耶穌所愛的那位門徒若望。事實上，他們兩位先跟隨了洗者若翰。

耶穌受洗的時候，若翰看到如預言般的景況：一隻鴿子降臨在耶穌的頭上。於是，他明瞭耶穌即是天主之子默西亞。接下來，他暗示自己的門徒說：「天主之子默西亞，普世所期待的那一位已經來到。」

有一天，若翰與他的兩位門徒正在約旦河邊，看見耶穌經過。他注目凝視著耶穌，對他的兩位門徒說：「看！天主的羔羊。」

當他們聽到這話時，他們就被耶穌吸引了。他們默默地尾隨在耶穌後面。耶穌轉過身來（沒有人喜歡被尾隨的感覺），對他們說：「你們找什麼？」

他們著實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因尾隨而被逮，他們感到窘迫，只好吱唔其言說：「祢住在哪裡？」

祂回覆說：「你們來看看吧！」於是他們兩人就跟著耶穌



走。祂慷慨地邀請他們進入祂的帳幕內，那一天，他們兩人就在耶穌那兒住下了。

數年後，當若望撰寫福音時，他回顧這個經驗，並且記下他與基督相遇的確切時間：「那時，大約是第十時辰。」那是他生命中第一次認識基督的時刻。它深深地烙印在若望的記憶裡，如此地刻骨銘心，只要他活著，他就能夠精確地指出那個時辰。

我們的生命中或許也會有這樣深刻印象的時刻：或許我們正坐在計程車上；或是在游泳池畔晃蕩著雙足；或是正閱讀著一本書；或是正在聖堂裡……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突然間尋找我們，並讓我們意識到祂願意我們為祂做些什麼事，祂想對我們說：「如何？你願意成為我的門徒嗎？」

安德肋與若望遇見耶穌之後，就迫不及待想告訴他們的親朋好友們有關耶穌的事。安德肋在第一時間內告知他的兄弟伯多祿，且將他介紹給耶穌。

當耶穌一見到伯多祿就對他說：「你是若望的兒子西滿，但你要叫『刻法』（即伯多祿）。」

「伯多祿」是個暱稱，意思是「磐石」。看，耶穌多麼有人情味啊！當祂第一次遇見這位壯碩、率直的漁夫時，祂就打招呼說：「嗨！石頭，你好嗎？」

耶穌為何稱呼伯多祿為「磐石」呢？或許是因為他看起來像個彪形大漢吧？還是因為他看起來很頑固？或是因為伯多祿頭的緣故……？無論如何，伯多祿似乎喜歡這個暱稱，直到今日，人們都這樣稱呼他。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的圓頂下，在十八呎高度之處，你會讀到這幾個字 TU ES PETRUS（你是磐石）。

或許有些人會主張，這個暱稱乃是預報他將成為教會的基

石。然而從人性觀點來看，沒有人比伯多祿更不像個磐石了。因為他的性格不穩定、衝動，而且不可信賴。所以沒有人會因為他的個性而稱呼他為「磐石」。耶穌似乎幽了伯多祿一默。祂以好友的方式取這個暱稱，就像開玩笑一樣。總之，第一批門徒都為耶穌著迷，他們被祂那溫暖和幽默的方式所吸引。耶穌就是以這種樸實的方法尋覓這些門徒的。

## (二)

耶穌尋找伯多祿的模式，是每一個聖召的主要元素。許多人第一次聽到耶穌召喚「你跟隨我吧」時，甚少人會立即放下一切跟隨祂。根據對觀福音的描述，宗徒們好像都是立即丟下一切跟隨耶穌的，但我們要記得，對觀福音是初傳的記錄，也就是說，那是一種有關耶穌事蹟的摘要，宗徒們用它來教導群眾。它就好似《要理問答》一樣，不囊括所有的細節。

若你仔細地察讀福音，你會看到門徒們與耶穌有許多次接觸，並且在他們決定最後委身前，早已見過祂許多神蹟了。在耶穌詢問他們委身的意願之前，他們早已知道祂的事蹟好一陣子了。這是人類處理事情的普遍模式。當聖史們簡單地說：「耶穌看見載伯德的兒子正在船上修網，耶穌遂召叫他們，他們就立即拋下網，跟隨了祂。」那只是聖史對整個過程的簡化而已。

他們當日即跟隨了耶穌。但是在這之前，就如同任一種形式的永遠交付，都是需要一些說服與許多時間的。

耶穌正在考驗伯多祿，祂願意從伯多祿身上帶出些什麼。這一天，耶穌途經加里肋亞海邊，當時伯多祿正忙著他的工作。

耶穌從船上將他喚了下來，伯多祿就跟隨了祂。他開始經常性地拜訪耶穌，停留在祂那裡更久，也隨著耶穌到附近鄉野去。他目睹了耶穌在加納婚宴中變水為酒的奇蹟。這時他們的名聲早已家喻戶曉了。

有一天，耶穌來到伯多祿的家鄉葛法翁，進入伯多祿的家。這不是偶然的。葛法翁是一個小城鎮，倘若有一位名人來到某人的家裡（耶穌正是那樣極負盛名的人），這一定是件大事。

然而伯多祿現在有個小困擾，他的岳母正臥病在床。耶穌來到了，握著伯多祿岳母的手並醫好她，於是她起身招待眾人。伯多祿必定對此事滿懷感激。從那天起，城裡與近郊的人都將他們的病人帶到伯多祿的家，而耶穌也都醫好了他們。這為伯多祿而言是非常風光的。這些事開始加增他的自信心，使他對耶穌更感興趣了。

後來耶穌晚上悄悄地到曠野裡去祈禱。或許祂在繁忙的工作後，感到疲憊了吧！然而誰會去找尋祂呢？肯定會是伯多祿！這時，伯多祿的領導氣質已經開始顯露。若伯多祿生在我們的時代，他肯定會是扶輪社的主席！

當時城裡的重要人士聚在一起討論，他們打算派一位代表找回耶穌。因為耶穌行了許多奇蹟，也治好許多病人。這個城鎮需要一些不尋常的事物，他們說：「我們絕不能讓這個人離開我們。」

因為耶穌在伯多祿的家裡行了許多奇蹟，住在他的家中，並醫治許多病人。所以村民決定那位將耶穌找回的人非伯多祿莫屬。也可能伯多祿自告奮勇地說「這工作非我莫屬」！總之，伯多祿成為「追蹤耶穌」的那位代表了。

於是伯多祿走進曠野尋找耶穌，欲將祂帶回。他發現耶穌

正在祈禱。耶穌轉身向伯多祿之際，祂的眼中一定充滿著疑惑。當伯多祿稍稍鬆了口氣，開始解釋他的出現說：「眾人都在找你呢！」耶穌的回答卻讓他吃驚：「讓我們到別處去吧！」

「讓我們」意思是「我與你」；「到別處去吧」是說「關於眾人都在尋找我的事情，我沒有太大的興趣。但我有興趣的是你正在找我！」這情景就好像稍後耶穌將門徒喚到一旁，問他們說：「人們說我是誰？」在許多不同的答案之後，耶穌指出重點：「但是，你們說我是誰呢？」這兩種情景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耶穌對伯多祿說：

「我知道你對我充滿熱情，我也知道你希望我回到鎮裡去。但是你們縱有一大堆希望我回去的理由，卻不是單單對我這個人有興趣。然而我有興趣的，是你這個人——伯多祿，而非那些人希望我做的事。」

### (三)

有一天，耶穌站在革乃撒肋湖的岸邊講道。有一大群的群眾簇擁到祂的面前要聽天主的道理。群眾人數很多，祂連呼吸的空間都沒有。當時有幾艘小船停靠在岸邊。耶穌上了屬於伯多祿的那條船，在船上向群眾講道理。耶穌結束後，告訴伯多祿說：「划到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吧！」

請注意耶穌請求中所透露的微妙意義。事實上伯多祿所掌管的不是什麼大事業，但他卻誇口說：「我們已經丟下**一切**來跟隨你了。」真是誇大之詞，他只不過擁有兩條小船與一些雇

工而已。然而耶穌的語氣彷彿對一個大老闆說話：「要求你的雇工撒網下去吧！」

伯多祿有些反對，因為他是一位很老練的漁夫，相當熟悉他的工作，他說：

「老師，祢是一位相當專業的教師。因此我們並不指望祢很懂捕魚的事情。我們已經整夜勞苦，卻毫無所獲。況且，這湖裡的魚在白天是不會上鉤的。」

伯多祿言下之意是：「祢學有所長，我也是如此。然而，爲了滿足祢的要求，我們會再一次撒網。」

因此伯多祿大方地同意了耶穌的請求。雇工們於是開始搖著槳，往湖的中心划去，並在那裡撒下他們的漁網。然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網竟然開始撐緊膨脹，船也向一邊傾斜了。於是他們向其他船上的同伴們喊叫，好讓他們過來幫忙將網拉上船裡。若望與雅各伯也很快地離開自己的船，前來幫助伯多祿。這次的漁獲量出奇得多，網都險些破裂。最後兩條小船都裝滿魚隻，使得船幾乎下沉。這樣的奇蹟，任哪一位漁夫都會印象深刻——特別是在他們整夜勞苦而毫無所獲之後。

伯多祿見到所發生的一切，他的眼睛越睜越大。突然間，他跪在耶穌腳前。以前他習慣向他雇工和岳母下命令，這次又不改本性地脫口而出：「主，請離開我的船！因為我是個罪人。」他是這樣地興奮和害怕，以至於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

「因為他們所捕的魚，西滿和他的同伴都驚駭起來。」

這個事件堅定了伯多祿的心。這個捕魚的奇蹟，正是他成爲耶穌門徒的決定性召叫。這個召叫直接觸及伯多祿的心，並且適合他的人格特性、他的生活環境，甚至他的事業。那時刻，

是恩寵的時刻。

福音告訴我們，當船划到岸邊的時候，伯多祿、雅各伯與若望就捨棄一切，跟隨了耶穌。從此刻起，他們才算真正成爲耶穌完全的跟隨者。在此之前，他們只是部分時間跟隨耶穌而已。現在，他們把自己永遠地交付給耶穌了。從此以後，耶穌開始培訓宗徒，親自教導他們。他們開始正式進入「初學」。耶穌在後來的兩三年不斷地陶成他們。當然，期間有許多失敗與成功。

#### (四)

耶穌隨後行了許多奇蹟，有一件特別令人印象深刻，即復活雅依洛十二歲的女兒。當人告訴耶穌這小女孩的死訊時，祂對她的父親說：「不要害怕，只管信！她必要得救。」

耶穌總是鼓勵那些缺乏信德的人應該懷著信心；若遇見了有信德的人，祂則稱讚他們。

耶穌抵達小女孩的家，除了伯多祿、雅各伯與若望外，祂不讓任何人進入屋內。祂趕走所有痛哭哀弔的人，握起小女孩的手，使她復活。在這個令人驚異的奇蹟中，伯多祿在場做了見證。

稍後耶穌在所有的追隨者中挑選出十二位宗徒，並賦予他們使命。祂要求他們進入所有城鎮去宣傳福音。祂對他們說：「我賜給你們制服魔鬼並治療疾病的能力和權柄；告訴人們，天主的國已經臨近了。」

門徒們於是去執行他們受派遣的使命：驅逐魔鬼和醫治疾

病。所有的事情超乎想像地順利，他們感到相當滿意。

他們歸來時，耶穌召集他們，帶他們退往一處地方，在那裡休息和祈禱。等門徒都靜下來了，耶穌說：「你們不要因那些你們所行的奇蹟感到歡喜，你們應當歡喜的，是你們的名字已經登記在天上了。」

耶穌以溫和的方式轉移他們過度的熱情，將他們的注意力從次要的事轉移到重要的。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詮釋耶穌的話：

「你們已經被我的父所召叫，祂愛了你們，那為你們才是最為重要的事。你們能夠行使奇能異事，這固然很好，但也不要過於在意它們。」

接下來，我們看看五餅二魚的奇蹟。有一大群人聚集一起要聽耶穌講道。天色已晚，宗徒們對此甚感憂慮，說：「我們最好將所有的人遣回各自的家裡去吧。」

耶穌卻回答說：「不。你們將所有的餅和魚給他們吃吧！」

於是門徒們開始這樣做。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他們手中的餅和魚竟然增多了！在這個場景中，他們主動參與這個增餅和魚的奇蹟！你可以想像一下，伯多祿此時心中的感受。耶穌從眾人中挑選他，他見證了小女孩的復活的奇蹟；他的宗徒事業做得有聲有色；現在他親自參與了增餅和魚的奇蹟！伯多祿一定感到飄飄然吧？這或許可以稱為他生涯中的「上升（up）」時期吧！

## （五）

耶穌喜歡使用「上升（up）」與「下降（down）」的意象

來教導祂的門徒。不久之後，一個令伯多祿「下降（挫折）」的事件就來了。我們或許可以稱這件事為「伯多祿落水記」。耶穌可能認為讓伯多祿此時冷卻下來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去游泳一會吧！

五餅二魚的奇蹟之後，耶穌退到山裡祈禱。門徒們上了船，按祂的指示先划到湖的對岸去。

「耶穌即刻催迫門徒們上船，先到對岸去，這期間祂遣散了群眾。耶穌辭別了眾人之後，往山上祈禱去了。到了夜晚，耶穌步行於海面朝他們而來。」

當門徒看見行走在海面上的人影時，他們都驚慌起來，喊叫說：「是鬼！」

耶穌說：「放心！是我。不要怕！」

耶穌走在水面上，朝他們的船走過來。當耶穌喊「不要害怕！」這句話像一陣狂風，吹起了伯多祿的驕傲。他不想與船上其他人同等，就對耶穌說：「主，讓我（又是命令的語氣）從水面上走到祢那裡去！」

主回答說：「你過來吧！」

於是伯多祿爬到船緣，雙眼定睛注視著耶穌，開始朝祂走去——在水面上行走。

突然一陣強烈的海風吹起了巨浪，他開始驚慌起來，洶湧的巨浪嚇壞了他。這時，他開始往下沉。他喊叫說：「主啊！救我！」

這一聲求救聲正是耶穌所期待的。祂立即伸出祂的手，將他從黑暗的水中拉起。耶穌踏進船內，其他人將那可憐、全身濕淋淋的漁夫拉上船來，伯多祿現在看起來真像落水老鼠。這個漁夫變成了魚的場景，定然使伯多祿深感羞愧，特別是在



朋友面前出醜了。

從這個事件中，耶穌給我們上了一堂靈修課。對某些人而言，你無法告訴他任何事情，只能讓他從自己的經驗中學習和體會。若你試圖告訴他說：「看！用你的頭撞牆，你會撞得滿頭包，會奇疼無比。這就是為何……」——他們絕對聽不進你的話。你可以給他們科學或神學上的理由，但他們不會相信。使他們學習的唯一方法，就是讓他們真正地撞牆，感受一下腫痛的滋味。此後他們才會同意你的話。在實際體驗之前，他們不會相信。

那些比伯多祿聰明的朋友非常高興目睹他的不幸事件。他們笑他不是個完美的漁夫，倒是一條不怎麼好看的魚！

其實，耶穌可以事先提醒伯多祿：「聽著，伯多祿，爲了好，你應冷靜！像其他人一樣待在船上吧！」然而耶穌卻反其道而行，對他說：「來吧！」

當伯多祿弄乾了他的頭髮，或許眼中還淌著淚呢。耶穌注意到了，說：「伯多祿，你的信德這樣的小啊！」這斥責事實上是暗示伯多祿，其實他**可以**步行於海面。然而，藉著指責伯多祿小信德，耶穌讓他反省他的內在動機。或許伯多祿並不如自己想像般那樣愛耶穌。或許伯多祿踏出船緣的動機不是愛情。若他最深、最內在的動機是愛的話，他一定會成功。然而伯多祿真正想的，是藉自己的努力來提升自己，或者想在恩寵上領先衆人，使耶穌對他有更深刻的印象。正因爲他的動機是自己，耶穌讓他在衆人面前丟臉。

每一次當我們想要出風頭，或是想要令他人印象深刻的時候，像伯多祿這樣的窘迫場景就會發生在我們的身上，也就是說，耶穌會讓我們跌倒。接下來就是我們向祂懇求的時刻。我

們向祂坦承我們的錯誤，並且等待天主醫治我們。

當門徒們抵達岸邊的時候，群眾已經在等待他們了。耶穌開始一篇關於信德與聖體聖事的演說，然而有些人中途離開了。若望告訴我們，許多人難以理解耶穌所講的話就離開祂了。最後耶穌轉向祂的門徒問：「難道你們也願意走嗎？」

他們回應說：「不，我們將堅定地追隨祢。」伯多祿是他們的發言人。耶穌極其欣賞門徒們這樣有信心的決定。因為即使門徒們中，仍有人尚無法理解耶穌關於聖體的教導而離開祂，回到自己的家裡去了。

門徒的生命中，每當發生類似危機，他們都必須做抉擇。這是一個決定性的關鍵時刻，這一次伯多祿做對了選擇。

## (六)

接著有一件事困擾著門徒們，特別是伯多祿。耶穌公然地斥責、並尖銳地批評當時猶太人的領導階層，也就是那些猶太人的大人物。

「凡不是我天父所種植的植物，祂必要連根拔除！由他們去吧！他們是瞎子，而且是瞎子的領路人。如果一個瞎子帶領另一個，二人都要掉在坑裡。」

門徒們聽了耶穌幾次這樣的批評後，向祂說：「主啊，祢知道法利塞人聽了這話都起反感嗎？」「難道祢不覺得，只要祢的評論不要那麼的坦率，他們就會承認祢是默西亞嗎？」

事實上，門徒們在耶穌的身上投注的是政治上的績優股。他們把耶穌當成是一位國家英雄，或是一國之君默西亞，每個

人都盤算著自己的未來。然而耶穌不斷地嘗試要破除這種狹隘的思想，他們卻始終無法了解耶穌所談論的究竟何指。事實上，這正是門徒們的特徵：他們不了解耶穌。聖史馬爾谷告訴我們，在增餅奇蹟與演講聖體聖事的意義後，門徒們的心智完全空白，他們完全不了解耶穌話的涵義。

有一次在一個更大的場合中，耶穌轉向伯多祿問說：「你們說我是誰？」

人們對於耶穌有許多看法。有人說祂是這個，有人說祂是那個。然而在這一刻，伯多祿以偉大的信德說：「祢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

耶穌說了以下的話犒賞他的信德：「你是伯多祿（磐石），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

這是一個極大的承諾，比天主向亞巴郎、依撒格與雅各伯所做的承諾都大。但是耶穌說的是：「我將要（will）在你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而不是說：「我現在就要給你教會。」

所以伯多祿現在更有自信了。但是耶穌很快地又加上一句話：「不要對任何人說這件事。」此刻的伯多祿一定希望叫個攝影師來，將這一幕錄下來。事實上，伯多祿心中有個秘密的渴望（為其他人而言也許並不是秘密了），他想要坐在默西亞的右邊。現在他心想這個職位非他莫屬了。當耶穌看出伯多祿對於未來的榮耀過於神往時，祂開始向伯多祿及其他宗徒談論祂的受難與死亡。

「從那時起，耶穌開始向門徒說明：祂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從長老、司祭長和經師們那裡受到許多痛苦，並被殺害，但是第三天祂要復活。」

換句話說，耶穌指出，祂的國度不是建立在政治的力量、

野心或是名聲上，而是建立在受苦與十字架上。因此伯多祿必須改變他對宗徒之首的認識。

## (七)

伯多祿依然在意經師們與法利塞人的態度，因為在重要的公開場合中，耶穌與他們之間的氣氛似乎越來越不對勁了。下一個場景向我們顯示，伯多祿竟把耶穌拉到一旁對祂——天主之子——說教！福音這樣描述：

「伯多祿拉耶穌到一邊，諫責祂說：『主，我不認為前去耶路撒冷，被釘十字架是一個好點子。經師與法利塞人已經表示反對我們。祢也抨擊他們的立場。現在祢說自己要被釘十字架，那默西亞的王權呢？那我們呢？』」

事實上，伯多祿真正想問的是：「**那我伯多祿呢？**」

最後伯多祿告誡耶穌：「願天主寬宥祢！主啊，請別再談關於受難的事了！」

儘管耶穌才剛立了伯多祿為宗徒之首，祂這時氣憤地對他說：「撒旦，退到我後面去！」這是多麼尖銳的斥責！其他的門徒聽見了也都顫慄起來。耶穌的斥責如此大聲，是為讓所有人都能聽見。祂全部的義怒都針對伯多祿發出，因為伯多祿此刻干預了天國的本質，也就是天主父的旨意。沒有十字架，就沒有救恩可言！耶穌極願天父的旨意被實行。祂斥責伯多祿：「**從我面前消失吧！**」

耶穌怒叫伯多祿為「撒旦」，並說：

「你這個絆腳石！……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

而是人的事！」

我們可以想像伯多祿因這斥責開始自我收斂了。耶穌了解該如何斥責門徒，使他們回到原點。祂的斥責使一個處於頂峰的人，又成爲一個謙下自抑的人。當我們的野心向外擴張時，祂就讓我們看到自己的不當之處。

這樣公開的羞辱定然刺傷了伯多祿。耶穌的話必然像把利劍刺透伯多祿的心，而且是徹底地刺透，令他毫無招架與反駁的能力！

然而耶穌並不以此爲滿足。倘若其他的門徒像伯多祿一樣，依然無法接受十字架，祂也會將矛頭指向他們。耶穌對他們說：

「聽好！誰若願意跟隨我，就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如此才能成爲我的跟隨者。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爲我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爲他又有什麼益處呢？」

耶穌這一次確實給了伯多祿一記悶拳，而伯多祿也真正地被擊倒了！他需要一些安慰。讓我們注意一下，耶穌接下來如何回應他的。耶穌已經給了他的雙眼一記右勾拳，現在耶穌將給他一個很大的安慰！因爲我們跌得越重，彈得就越高！

## (八)

接下來的事件，我們稱爲「耶穌顯聖容」—那是任何人都想一睹爲快的極大神慰！耶穌再一次召喚伯多祿、雅各伯與若

望，讓他們與祂一同前往一座高山。耶穌在他們面前改變了形象。那隱蔽在祂靈魂深處的光榮開始流溢而出。祂的面容閃耀有如太陽，祂的衣服放射出美麗奪目的光芒，宛如白雪在陽光下閃爍。突然間，梅瑟與厄里亞出現了，他們正與耶穌一起討論有關祂死亡的事，那是即將要在耶路撒冷發生的事情。當然，宗徒們見了這樣的光榮，心中極其興奮。那種美麗充滿他們的感官，他們的內心感到十分溫暖。他們極願在那裡徘徊不去，享受這一刻神慰滲透全身筋骨的美妙感受。

照理伯多祿在這種場合一定會說些話的，因為沉默向來不是他的德行。他向耶穌說：

「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祢若願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個帳棚：一個為祢，一個為梅瑟，一個為厄里亞。」

伯多祿為耶穌與祂的訪客，慷慨地設想這些招待，然而沒有人要求他如此做。他仍在說話的時候，突然有一片光耀的雲彩包圍他們，其中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祂！」

他們極其害怕，伏俯於地。一會兒後，耶穌前來靠近他們。他們仍舊害怕得要死，不願意起身。耶穌於是將祂的手放在他們身上，並且拍撫他們，他們一抬頭才驚覺，現場只有耶穌獨自一人。

這一幕神視的餘輝必然是強烈的。當他們下山的時候，伯多祿已經從他的驚訝與恐懼中恢復過來。他想，若他能夠將剛才的神視告訴其他弟兄，該有多好，他在同儕中一定頗受欽崇。

然而耶穌卻轉過身來對他說：

「伯多祿，有一件事情我必須告訴你，那就是：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復活，你們不要將所見的神視告訴任何人。」

耶穌總是在伯多祿「沸騰」時，溫和地幫他降溫。祂不熄滅伯多祿的心火，但使他適時冷卻下來。

## (九)

耶穌顯聖容的經驗讓伯多祿處於信德的上升階段，他的靈性生活正往上攀升。不過，正因如此，他就陷入一種「爬得越高，跌得越深」的新危機之中。耶穌以這次機會做了一個小測試：祂再次向門徒提及祂的苦難。在他們周遊於加里肋亞一帶時，祂說：

「人子將被出賣，並被交於人們手中。他們要傷害祂，第三日祂必要復活。」

他們聽了，極度憂傷。這一次伯多祿不敢再多說什麼了。他已在前次挫折的經驗中學到該學的。他保持沉默。但是，另一個羞辱已經在前頭等著他了。

耶穌與祂的跟隨者進入了葛法翁，一位稅吏走近他們。這位稅吏看見伯多祿，伯多祿明顯地像是門徒們的發言人。稅吏向伯多祿說：「你們的師傅不繳納殿稅嗎？（每個人都應繳納殿稅的！）」伯多祿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要！我們的師傅當然繳納殿稅！我們總是盡義務的，因為我們是守法的居民。」伯多祿心想，任何事情詆毀了師傅，就是詆毀他。

然後他進到屋內。在他尚未開口之前，耶穌就喚他到身邊說：「讓我向你說幾句話。西滿，你以為怎樣？地上的君王向誰收關稅或丁稅呢？向自己的兒子，或是向外人？」

這問題使伯多祿緊張起來。耶穌是天主子，明顯地，祂天

上的父擁有聖殿。祂既是天主的兒子，就不該向祂收取殿稅。伯多祿只能回答：「向外人」。

耶穌繼續說：「所以兒子應是免稅的了。」耶穌言下之意是說：「你以為你是誰，要來找我繳殿稅。是你自己應該繳納殿稅吧！」

耶穌再問了一個直接的問題，使伯多祿詢問自己的動機。這一次，伯多祿顯出他的生澀。我們看到他犯的錯，以及他的人性觀點，最後導致他三次不認主。

首先，伯多祿為取悅稅吏而說了他認為「對的話」；之後，他為取悅耶穌而說了另一番他認為「對的話」。這樣一來，他陷入兩難之中——「我已說過我們師傅會付殿稅，但是我現在看出，耶穌實在是不必付稅的……」

現在伯多祿開始冒汗了，他已在煎鍋上。他的急躁再一次使他陷入困擾之中。他總是快人快語，其實他應先進屋與耶穌商討一下，耶穌並未讓他負責任何事情。這就是耶穌想向伯多祿指明的一個重點。「伯多祿，我要（will）在你的身上建立我的教會。」耶穌這句話所承諾的是**以後的事**。耶穌當下並未授權給他，所以伯多祿真的有些苦惱了。

不過，耶穌還是仁慈地讓他有台階下來。你可以想像耶穌笑著對伯多祿說：「這件事不該有矛盾。」耶穌針對伯多祿的困擾說：

「為避免他們疑心，你往海邊去釣魚，釣上來的第一條魚，打開牠的口，你可以找到一塊銀幣，拿它交給他們，當作我和你的殿稅吧！」

這些話充滿幽默與溫和的諷刺。首先，伯多祿是一個成天與漁網為伴的漁夫，而不是拿釣桿釣魚的人。現在他必須到海



邊去，將魚餌放在魚鉤上拋入海中，然後坐在岸邊等魚上鉤。他在時間慢慢流逝中等待，覺得越來越無趣，最後終於有一條魚游過來，張開大口吞下那魚餌。其他門徒也跟著他到海邊，想看看他怎麼做，他們鼓勵伯多祿，並恭喜他終於釣到魚了。這就是伯多祿令人喜愛的地方，當然，我們也看到耶穌溫暖的人情味。

## (十)

現在伯多祿正處於「下降」的階段。載伯德的兒子們心想，或許他們表現的時刻到了。他們兄弟倆說服母親，使她向耶穌關說：當默西亞的國度實現時，讓他們坐在最高的權位上。載伯德兒子的母親就來到耶穌跟前叩拜說：「我可以有個請求嗎？」耶穌回覆說：「妳要什麼？」

「讓我這兩個兒子在祢的王國內，一個坐在祢的右邊，一個坐在祢的左邊。」

你可以看到其他門徒們的血液正在沸騰。「為什麼這兩個載伯德的兒子這樣做？」伯多祿看到他以前這兩個同伴，正試圖謀取王國中最高的位置，還有誰比他更生氣呢？

耶穌並未直接回應這位母親，反而轉向這兩個門徒說：

「聽好！你們知道你們所求的是什麼嗎？你們能飲我將要飲的爵嗎？」

福音中，耶穌一次又一次把問題指出來。祂通常不直接訴人哪裡做錯了，或是哪裡做得不明智。祂通常會問他們一個問題，使他們內觀自己的動機，並自己做審斷。載伯德的兒子們

回答說：「是的，我們能。」耶穌對此的詮釋是：

「是的，我的爵你們固然要飲，但是對於你們所要求的，我無法給予你們。因為誰坐在右邊或是左邊，不是我可以給的，而是我父給誰預備了，就給誰。」

其他的門徒都惱怒這兩位兄弟。於是耶穌給他們全體上了一堂關於祂國度裡權柄的課程：

「誰若願意在你們當中為大的，就當做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為首的，就當做你們的奴僕。」

換句話說，耶穌要告訴門徒們：「你們對於坐首位的看法完全錯了！」

## (十一)

伯多祿的心情仍然有些低沉，所以耶穌拉了他一把。祂派遣伯多祿去預備逾越節晚餐。現在許多事件都將臨近結局，耶穌將奔赴祂的苦難。祂選定伯多祿準備逾越節晚餐，但是為避免伯多祿以為那是他的個人秀，所以祂亦派了若望同行並協助他。因此伯多祿與若望就一同去預備晚餐了。

當一切都安排妥當，所有的人都坐好了，耶穌開始清洗宗徒們的腳。在此我們又看到伯多祿犯了他慣有的錯誤。耶穌願意給門徒們一個示範：像奴僕般服事他們，一個個地為他們洗腳。當耶穌來到伯多祿面前，伯多祿說：「萬萬不可！祢絕不能洗我的腳！」這是他慣常脫口而出的說話模式。

耶穌回答說：「我做的你不了解，但是讓我洗吧，你會從中了解的。」

許多人像伯多祿一樣，你無法為他們做任何事情，因為他們總想為你做些事情。但是有時候主願意為我們做些事情，我們卻無法了解祂為何要這樣做。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祂這樣做絕非毫無意義。

耶穌告誡伯多祿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

結果伯多祿卻跑到另一個極端去了：「那麼，主啊！不但我的腳，而且連手帶頭都給我洗了吧！」

我想，若你我是耶穌的話，肯定會拿起臉盆整盆水潑過去的……！但是耶穌保持鎮定，容忍了伯多祿，並且洗完他的腳。

在最後的晚餐中，有另一場爭論是關於誰要為首的。即使在耶穌生命的最後一刻，門徒們的腦中仍舊無法了解跟隨耶穌的真正意義。

耶穌不斷嘗試向門徒們說明有關祂將離去及即將到來的苦難意義。然而卻不怎麼成功。他們就像圍繞在父親面前的小孩一樣，父親試圖向他們解釋發生在家裡的慘事，他們卻依舊吵鬧。他們就是不能了解，因為這為他們而言太過沉重了。耶穌盡可能地委屈自己，只為向他們解釋祂即將遠離。但是最後，耶穌還是必須放棄，因為他們稍後才會了解這一切。

耶穌曾經告誡過他們：

「你們的信德都將跌倒，因為經上記載說：『我要打擊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我從死者中復活之後，要在你們以前先到加里肋亞去，你們要在那裡見到我。』」

伯多祿又說話了：「即使眾人都要跌倒，我卻不然！」

這是伯多祿最擅長的魯莽。他就像巨大的飛彈一樣，以很大的煙霧與震耳欲聾的氣流，想要從發射台起飛，但什麼事情也沒發生。一切仍留在地上，空有巨響而已。

耶穌答覆他說：「我實在地告訴你：就在今夜，雞叫兩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伯多祿更加激烈地說：「即使我會同祢一起死，我也絕不會不認祢。」他對自己信心滿滿，非常確信自己的忠誠度與可信度，他的態度表現出他不信賴天主的援助與保護。在耶穌公開服事的期間，他從未學會最重要的課程。因此耶穌讓他留在原地，因為伯多祿必須從經驗中去學習。

## (十二)

在耶穌受難的期間，伯多祿不僅在花園裡睡著了，而且對耶穌沒有任何幫助與安慰。他還讓自己出醜，砍了司祭長僕人的耳朵，讓耶穌感到窘迫。之後他甚至逃跑了。但是他不久又出現了，站在侍衛的身後靠著火取暖。當他遇到侍女且被她識破時，他一次、二次，甚至三次否認了耶穌。在最後一次時，侍女向他說：「你是他們一夥的，你的口音出賣了你！」於是伯多祿詛咒並發誓，急著說：

「我與這人完全沒有關係！」

這就是那位要坐在默西亞的右邊、願意為祂死、願意為祂做任何事，並曾說過要「放棄一切而跟隨祂」的偉大伯多祿。這些誓言此刻都被粉碎了！當他剛說完這話，雞立時叫了！這叫聲聽在伯多祿的耳裡，會是多麼地扎心呢？

他記起主的預言：「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於是他走到外頭痛哭。在《路加福音》的記載裡，我們得知耶穌看了伯多祿一眼，他們的目光相遇，伯多祿才奔至外頭痛哭。

試想，當伯多祿看著耶穌的雙眼時，他心中有何感受？那是他生命中最為黑暗的時辰，因為他第一次理解到：「我根本不配做耶穌的門徒！」他走出去，打從心底痛哭起來。這是他第一次看清自己什麼都不是。他只是一個完全的失敗者，說了一大堆的空話。主的這個注視讓他看清自己。

當耶穌真想從我們身上帶出些什麼的時候，祂會以注視伯多祿的方式注視我們；祂會讓我們看清楚自己心靈的深處，並且讓我們察覺到，在我們許多的偽裝下，我們是多麼邪惡。就在耶穌注視伯多祿的那一刻，祂撕碎了他內心裡所有的偽裝與掩飾！

耶穌必須在沒有伯多祿或是其他宗徒的協助下，獨自完成祂的苦難。祂必須完成救贖的全部工程，且為他們交付自己的生命。在這之後，耶穌的使命才算是結束。只有耶穌能使門徒們再度甦醒。

伯多祿否認了主三次，因此他比所有人更沮喪。耶穌復活後，向第一次顯現墳前的婦女們要求她們給伯多祿一個特別的訊息：「去告訴門徒與**伯多祿**，說我已經復活了！」伯多祿逐漸甦醒了，那是個全新、更加洗鍊、也更加聰明的伯多祿！

### (十三)

為伯多祿而言，耶穌復活後最重要的顯現發生在提庇黎雅的海邊。耶穌曾經對門徒們說過：「到加里肋亞去，我將在那裡與你們相遇。」因此他們到了加里肋亞，在附近逗留和等待。伯多祿比其他的門徒看起來更煩躁不安！他說：「我去打魚！」

好像是說：「繼續在此枯坐沒有用，什麼也不會發生！」

其他人回應說：「好，我們也同你一起去！」他們坐上船，划進湖中，開始打魚。

夜幕低垂，天色越來越暗，什麼事都沒發生，這依舊是一個打不到魚的夜晚。我們長時間祈求卻一無所獲；我們不斷地求問，卻得不到任何回答，這與門徒們的情況是相同的。他們花了整夜在湖上，挫折與苦惱猶如夜幕般向他們襲來。

天快亮時，有一陌生人出現在岸邊召喚他們：「孩子們，你們捕到魚了嗎？」

他們有點氣憤地彼此相覷，心想：「他以為他是誰啊？」任何人都該知道，漁夫在這種捕不到魚的時刻，都不希望被發現。所以他們吼回去：「沒有！」

他們不客氣地回應一個陌生人善意的問候。這位陌生人繼續跟他們說：「你們為何不向船的另一邊撒網呢？你們會捕到魚的！」

的確，照著做他們不會損失什麼。於是他們把網撒向船的另一側。隨即他們發現這次的捕獲量竟令人意想不到！這一場景，與伯多祿第一次被召叫成為門徒時的情景極為相似。

若望當下即認出這位陌生人是誰，他對伯多祿說：「這位一定是主！」

若望這位耶穌所愛的門徒，具有從愛情而來的敏銳覺察力，因此立即認出了耶穌，這就是活潑信德的特徵！這樣的信德浸淫於生命中的每一個事件裡，並且在當中認出耶穌！

伯多祿立即跳入水中，游到岸邊。耶穌說：「一切都預備好了。」祂為這些飢餓疲憊的漁夫們烤魚。祂對伯多祿說：「你為何不去算算有多少魚呢？然後把你們剛才所打的魚拿一些來

吧！」

此時其他的門徒已經將魚拉上岸，並把牠們拿出來。

接下來，福音告訴我們：「他們與耶穌一同享用早餐。」耶穌邀請他們：「你們來吃早飯吧！」門徒中沒有人敢問祂：「你是誰？」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個人是主！

那一餐就像我們在感恩祭中與耶穌共餐一樣，在當中沒有外在的交換，只有真實的共融。那是一種全然內在、且超過言語的交換。耶穌為他們逐步預備的，是一種他們尚無法了解的臨在。一直要等到五旬節聖神降臨時，他們才能理解。

## (十四)

早餐結束之後，耶穌將伯多祿喚到一旁，沿著岸邊漫步。耶穌將手搭在伯多祿的肩上，伯多祿心情開始下沉。或許他的心裡這樣想：

「好吧，該來的總是要來！我的確否認了主三次。現在主要來提醒我的錯，並告訴我若望將取代我成為宗徒之長了。」

這種想法折磨著伯多祿的心。在這之前，伯多祿並未在復活基督顯現的場合裡說過任何的話。那三次否認主之後，他的心情太過沉痛，以至於不想再說任何話了。他知道他已經跌倒，若望有權利接管他的位置。伯多祿無從彌補過錯，耶穌會在他們當中另尋一個更好的人選來代替他。沒有人比他更糟了，他竟然否認主三次！

爲了讓伯多祿更看清楚他自己，耶穌允許伯多祿犯了三次

嚴重的罪過。現在爲了完成培育的工作，祂還必須做最後一個動作。因此耶穌很正式地問伯多祿：「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

伯多祿回答說：「是的，主，祢知道我愛祢。」然而他並未用「主的愛」來回應耶穌，而是用他「人性的愛」。

伯多祿傾其所能向耶穌表達他全部的愛情，一種朋友對朋友的愛情。但他不敢再誇口了！主回應說：「你餵養我的羊！」

當我們初看時，耶穌似乎給伯多祿三次表達愛的機會來補償他三次的否認。然而若我們更加仔細觀察，會發現在這樣的交換中，有更深層的意義出現。主以這種徹底的方式和令人苦惱的問法，將伯多祿從一個羞辱的深淵裡提起，然後再將他重重地拋到另一個羞辱的深淵裡。耶穌對待伯多祿的方式是一種心對心的談話，祂觸及了伯多祿這個人最寶貴、也最深層的部分——就是他對基督的愛，但是現在，連這個部分也被耶穌刻意質疑了。

耶穌第二次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真的愛我嗎？」

這一次耶穌詢問伯多祿的愛，是一種超性的愛德，祂說：

「你真的愛我，像我爲你而死並囑咐你們彼此相愛那樣愛我嗎？」

伯多祿不敢再妄言，他回答耶穌：「我真的愛祢！」耶穌再說：「你放牧我的羊群。」

伯多祿知道他宗徒之首的位置已經又恢復了。但是他花費了怎樣的代價啊？他必須徹底被羞辱！這就是耶穌培育門徒的目標：謙遜，祂要將他們引領到真正的愛德。

現在耶穌問最後一次：「若望的兒子西滿，你真的愛我嗎？」這句話必定傷了伯多祿。祂的意思是：「你確定你以人性的情



感愛我？」還是「你真的愛我？」

在靈性層次上，伯多祿那可憐與不幸的人性在耶穌的面前完全是赤裸的；他除了奉獻出耶穌所給他的之外，他自己已毫無任何東西可奉獻了。他每次接受羞辱之後，耶穌都以一個更大的恩寵來回報他：在伯多祿這塊「磐石」上召叫他，一次又一次肯定他，使這一堆的**散沙**成爲建立基督教會的**堅固磐石**。

福音告訴我們，耶穌問了伯多祿三次「你比這些人更愛我嗎？」這使他心中感到憂愁。

於是伯多祿絕望地喊叫說：「主，一切祢都知道的！」這時他開始哀求主的全知了。然而正因爲喚起主的全知，必然也會喚起主的神聖審判，所以他還是轉而祈求祂的人性觀點，第三次他說：「祢曉得（從人性的觀點來看）我愛祢！！」

事實上，他對耶穌的保證仍只是停留在人性情感的層面上，好像是說：「難道祢不相信我對祢的人性之愛？」

此時，伯多祿在耶穌面前已是絕對的謙卑了，他聽到耶穌對他說：

「你餵養我的羊群。因爲你的謙下，我要使你成爲宗徒之首。我要給你那你不宣稱擁有的超性之愛（heroic love）。有一天，你將爲了我的緣故而交出自己的生命。」

耶穌最後對伯多祿所說的話，與許久之前祂曾對他說過的第一句話相同，就是「跟隨我吧！」

這是同樣的一句話。然而爲伯多祿而言，當初與當下間，竟是這樣的不同啊！這些年來，這句話的意義一相同的聲音，相同的字句一竟變得如此深邃！聆聽這句話的耳朵是一樣的，然而他的心卻轉換了。我們也如同伯多祿一樣，在跟隨耶穌的路上，無論我們已經走了多遠，總是必須不斷重新出發。

耶穌親自培育宗徒們，祂也以相同的溫柔與堅定引領著我們。耶穌最終想問這些祂所培育出來的人的，並不是他們完成了什麼豐功偉業，而是他們愛祂嗎？

「你真的愛我嗎？」伯多祿答覆了這個問題三次，最後他成了耶穌真正的門徒！

## 《看，這個人——基督論文集》

上智新泉 1：黃懷秋 著；2000年初版；定價 300 元

本論文集以新約聖經——基督徒對基督最早的見證——為主要基礎，希望從這裡可以還原出歷史耶穌的生活面貌。基督，從祂身上所綻發的神聖性，祂深度的宗教經驗，祂對天主父融注式的追隨，在祂身上出現甚至就是祂自己的天國——這些將構成日後一切對祂的宣信的根據。我們不企圖證明什麼，我們只想呈現在這偉大的信仰背後的歷史。

## 《跟隨耶穌：十架苦路聖經誦禱》

上智新泉 2：上智新泉小組 編著；2001年初版；定價 50 元

本書遵照梵二《禮儀憲章》的基本精神，為教友編寫一套合乎禮儀精神，也符合聖經記載的「十字苦路」祈禱善工。基督的苦難只有在光榮復活的光照下才有意義。這全面性的神學觀點可以幫助教友得到更平衡的信仰經驗，更穩當的神學理念。

## 《伴你讀「保祿」》

上智新泉 3：黃懷秋 著；2002年初版；定價 250 元

本書為一「伴讀書」，共分八章。首章為全書導論。接著依次伴讀《得撒洛尼前書》、《迦拉達書》、《格林多前後書》、《羅馬書》、《斐理伯書》和《費肋孟書》。所有理論都盡量簡化，沒有逐句釋經，且不附註腳。除了簡略地討論各書信的整體性和寫作概況外，更注意書信寫作人和收信人的關係，還有保祿寫信時的心情。此外，每封書信末都另闢一段專論神學。

## 《赤子心·孺慕情：小德蘭的福傳靈修》

上智新泉 4：曾慶導 著；萬致華 譯 2002 年初版；定價 180 元

本書有鑑於現代教會福傳的巨大挑戰，深深體會到一般教友在此挑戰前的有心無力感，為我們介紹小德蘭這位傳教主保適合廣大群眾的福傳靈修，讓每一個基督徒在這新世紀的福傳中，都能克服此無力感，貢獻出每一個人不可或缺的「小小原子彈」的威力。

誰是這廣大群眾呢？是所有基督徒，就是你，就是我！

## 《雅琴的故事：從受性侵害到度奉獻生活》

上智新泉 5：惠蘭 口述；盧德 編寫；2002 年初版；定價 100 元

「雅琴的故事」以對話與第一人稱交織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的眼前，說明了它不是個人的獨白，而是誕生於一個訴說與聆聽的過程。這個過程孕育於一個友誼的空間，一個分享與安全的空間。本書要說給每一個願意聆聽的讀者聽，尤其是女性——身體與心靈曾遭受創傷的女性、蒙召度奉獻生活的女性，還有那些為聖召做分辨的人。

## 《聖山沙漠之夜—隱修導師談〈耶穌禱文〉》

上智新泉 6：Hierotheos Vlachos 著；盧德 編譯；2004 年初版；定價 100 元

每個人的一生之中，都有著形形色色、不同旅程的路徑，其中有一條就是靈修之路。本書就是給這條靈修之路作回憶，並解說其意義的作品。作者 Hierotheos Vlachos 主教以朝聖旅程的筆法寫成本書，他以朝聖者為第一人稱的角度，細細敘述出祈禱生活的內在深度、所得啟發、平安喜樂，以及神光的榮耀。本書的出版是對願意走同樣靈修之路的人提供助力，幫助他們找到靈魂上的平安，並與天主結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靈修發展中的關鍵性危機／多默·基廷 ( Thomas Keating ) 著；上智新泉編輯小組 譯。

--初版.-- 台北市：上智, 2005 [ 民 94 ]

面： 公分.-- ( 上智新泉：7 )

譯自： *Crisis of Faith, Crisis of Love*

ISBN 978-986-7873-36-1 ( 平裝 )

1. 天主教 - 靈修

244.9

93024583

靈修 F0013

---

書 名 / 靈修發展中的關鍵性危機

作 者 / 多默·基廷 (Thomas Keating)

譯 者 / 上智新泉編輯小組

---

准 印 者 / 洪山川總主教

發 行 者 / 鄧秀霞

出 版 / 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附設上智文化事業

100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21 號

電話：(02) 2901-7342 傳真：(02) 2902-7212

讀者服務 e-mail：wisdompress@pauline.org.tw

---

服 務 處 / 聖保祿孝女會

242 新北市新莊區三泰路 66 號

台北書局 / 郵撥：上智文化事業 19399740

100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21 號

電話：(02) 2371-0447 傳真：(02) 2371-7863

訂購服務 e-mail：stpaul@pauline.org.tw

台中書局 / 郵撥：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 21999096

400 台中市光復路 136 號

電話 / 傳真：(04) 2220-4729

高雄書局 / 郵撥：高雄聖保祿文物中心 42006873

802 高雄市五福三路 149-1 號

電話 / 傳真：(07) 261-2860

香港書局 / 聖保祿書局 [www.paulineshk.org](http://www.paulineshk.org)

e-mail：stpaulhkshatin@gmail.com

電話：(852) 9127-9624 傳真：(852) 2601-6910

澳門書局 / 澳門聖保祿書局 e-mail：Paulinas@macau.ctm.net

澳門主教巷 11 號 電話：(853) 2832-3957

---

印 刷 /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368-0350

100 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

基 督 教 / 華宣出版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235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36 號 3 樓

電話：(02) 8228-1318 傳真：(02) 2221-9445

---

總 經 銷 /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880 號 14 樓

電話：(02) 8227-5988 傳真：(02) 8227-5989

---

2005 年 6 月初版 2011 年 2 月二刷

定價 / 1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基督徒默觀的傳統源自福音，因而我們在此分享的靈性旅程，都是耶穌自己精心安排的。傳統的豐富，是按照福音最初呈現的指引而生活的那些人，他們的洞見與楷模增加了這傳統的豐富性。

基督徒的塑形過程中，會出現「信德的關鍵性危機」及「愛德的關鍵性危機」。這是基於神秘家聖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的理論。

聖經的詮釋永無止盡，經文裡靈性的官能一再地被教會中偉大的教父、教母們使用，好能在洞見中，有效地闡明靈性成長的不同階段。一旦聆聽天主聖言的能力經由默觀祈禱的習性而強化時，這豐富的說故事傳承，就能用來勾繪一幅靈性旅程的福音地圖，顯示我們靈性生活的轉變進程。



F0013 NT\$150  
Printed in Taiwan